燃藜室記述

本書ノ作製ヲナス甲乙二部ノ原本ヨリ謄寫セシ者ニシテ第
一巻ヨリ第十三巻ニ至ル者ハ甲部ニ據リ第十四巻以降ハ乙
部ニ據リシ者ナリ要スルニ乙部原本第十四巻ノ記事ハ既ニ
甲部原本第十三巻ニ於テ記載アリ仍テ特ニ第十四巻ヲ
除リモノトス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五目錄

宣朝祖故事本末

燃藜述記卷之十五

宣祖朝故事本末

壬辰倭亂　大駕西狩

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二百年我國
亦嘗遣使慶吊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後臨卒　成宗問所欲
言叔舟對以願國家無與日本失和　成宗是其言命副學
李亨元書狀金訢使日本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
上書狀言　成宗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日
本信使至接待如禮而已朝野記聞 懲毖錄

南師古者　明廟朝人家関東善風水天文卜筮相法俱
得不傳之訣言於心中　明廟末年嘗曰不久朝廷當分黨
又不久當有倭變若起於辰年則猶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

救文曰杜稷洞有王氣當有太業平之主出於其坊如是者不
可續乱朝廷自乙亥年間始擄二倭冦殄於辰年 宣廟句
杜稷洞潛邸入承大統 象村集
師古蔚珍人力學邃於易言事皆奇中屢捷鄉解而竟不
第或曰君能筭人命而不能筭己命年々為虛行何也師古
笑曰私意動處能令術暗合年以天文教授在京時太史星
祲視候平李蓄臣年老自謂當之師古笑曰自有當之者
數月師古果卒 識小錄
舊例対馬島倭人來朝者邊將尺量所乘船定大小差等
受粮倭人為貪得厚賜而大船不利風濤故來者亦鮮戊辰
年間島主請勿尺量時相有主其議者遂許之自是倭人皆
乘小船而冒受大船之粮慶尙道不能以列邑所儲軍資充

以朝廷恩之將復舊規柳仲郢啓曰倭奴輕剽旣許其請而
無故改易則曲在我矣未必不生怨起釁臣意請令承文院
先作書諭曰量船固旧規前日從島主所請者以島主自能
分大小明載書契俾無欺詐今乃奸僞日滋冒濫益甚不可
置而不問島主自今嚴飭下人悉如前約則固善不然不得
不令遵將依旧尺量如此則在我辭直而曲在彼矣從之 柳
觀察仲程行狀○仲郢西崖成龍之父

丁亥十二年春倭賊來寇全羅道地方鹿島萬户李大元以
孤軍力戰于損竹島援絶敗死左水使沈岩鄭制失律拿致
梟示 攷事撮要
初零賊數船來犯鹿島大元猝反未急傳報獨自捕獲岩
深恨之至是賊船又犯竹島巖以大元為斥候使先文鋒卒

僉 僉

舟師覘望不救而退大元以孤軍力戰死岩自知失律誣啓
賊勢熾蔓且徼外内地兵
以申砬邊協為全羅左右防禦使砬不罔夜馳下監司洪
汝淳在全羅州傳令列邑趣兵赴難過五六日海先賊驚遁
陣朝庭聞岩宗狀拿致島示
丁亥十一月日本遣對馬島倭橘康光一作廣來求通信不
許 攷事撮要入戊子
時 上以日本國廢放其主立新君簒弑之國不可接待其
使當以大義開諭入送命從二品以上議其可否密啓皆以
為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使臣出來當依例接對 上許
之 時政錄○懲毖錄曰丙戌康廣來誤
時豪抗之迄十餘年諸倭之往來令嚴不泄我國不知朝

時上令二品以上獻議多以通信爲便李山甫以爲不可許 芝峰類說

橘康廣歸爲關伯平秀吉所殺

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奴也 或云華人或云賤隷不知自出 採薪于山 明史曰始以魚販臥樹下 遇關伯源信長於道左右欲兵之關伯奇其狀貌釋不誅得卒於關伯 明史曰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 以爲將善戰積功至大將遂乘柄假關伯旗鉞討叛遠道国人怒其僭越反攻關伯殺之秀吉回閒軍戰捷仍大殲源氏自立爲關伯 一作秀吉殺其主自立爲關伯 明史信長爲其參謀阿奇支刺殺秀吉誅阿奇支遂爲關白 用兵四克并吞諸島統合六十六州鍊精兵百萬日本之盛古未有也秀吉志滿意得又慮内患遂欲侵犯中国以前世舟犯江浙終不得意欲先擄

朝鮮從陸進兵峽窺遼薊而我国邈然無聞 紫海筆談 懲毖錄合錄
秀吉言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橘康光平調信来致書要与通和且言国王源義藤遇逆國人不服新閑伯平秀吉代而不猶諸道推為閑伯民部卿僧法印用事云
秀吉書辞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康光時年五十餘容貌魁偉氣止倨傲与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怪之過仁同睨視執槍者曰汝輩槍竿太短過尚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康光使譯諷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燕君臣聲妓之間百無所為猶爲皓白何哉及至礼曹宴飲康光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康光歎爲譯曰汝国亡矣紀綱已毀矣
懲毖錄

朝廷俱答其書辭以水路迷昧未許遣使康光[illegible]
色歸報則秀吉大怒族滅之蓋康光與其兄康年自滯時
來朝我國受職故其言頗爲我國地至被慘禍云 懲毖錄

己丑五月日本使對馬島主平義智及平調信僧玄蘇來
聘求信使通好秀吉既殺康光又遣義智而玄蘇謂之副信
使將也 上以朝問甚重且聞玄蘇有文才命極擇宣慰使
館曾以吳億齡爲宣慰使曰吉 上將還吏曹正郎遣之價譯入京
義智獻孔雀一雙及鳥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
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國有鳥銃始此 懲毖錄

時倭使獻孔雀都中士女出而縱觀自京城至漢江慎(?)
雜沓閭里殆空 芝峯類說

義智者或云其國大將行長女婿爲秀吉腹心先是[illegible]

成金誠一典籍許筬爲通信使與義智等偕來四月渡海月到倭都 朝野記聞○寄齋日乘 懲毖錄○天黠從事

時秀吉欲加兵於我而無其釁托言將入寇中國假道於我 上以大義却之秀吉執爲兵端 紫海筆談

留館五朔始傳命秀吉只一番相接而禮數甚慢不設宴前置一卓熟餅一器瓦甌瓦行酒々亦濁數巡而罷有頃秀吉起入在席者皆不動我而抱小兒出徘徊堂中臨檻招我國樂工奏樂肆聽自安得傍若無人使臣將回不裁答書促之先行至界濱待之答書追來語意不續多無文理而極悖慢 懲毖錄

倭書曰日本國関伯奉書 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

聽朝政於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
遠島悉歸掌握窃諒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托胎時
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
表聞仁聲四海蒙威名依此奇異作敵心自然摧滅戰必勝
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矜閔孤寡故民富財足土貢
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
也人生一世不滿百齡焉能鬱々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
山川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以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
施帝都政化於億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国先驅入朝依有
遠慮無近憂者乎遠方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不可作容許
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余願無他
只顯佳名於三国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云々

誠一見書辭未暢且悖慢於殿下以閣下以札契為方物
乃貽書玄蘇辟書曉以大義言若不改此書吾有死而已不可
持去玄蘇有書稱謝以譏撰書者失辭但改書殿下禮幣等
字其他慢悖之辭托言此是入朝大明之意而不肯改誠一
再三移書請改不從允吉誠及等以為蘇僧倒釋其意些
必相持久留誠一爭不能得而遂還
時允吉等曰不可以此報　国王行長義智曰玄蘇遂改稿
而一超大明則依前
貪辛卯三月黄允吉未回自日本泊釜山先為馳啓情形以
為必有兵禍即復命
食 秀吉遣平調信玄蘇偕来稱為回禮使益其意遂年往來
以窺我国虚實也

上引見允吉曾相問賊情允吉以為賊必入寇誠一獨以
爲不見其[illegible][illegible]兵之勢可保無虞又曰允吉張皇論奏搖動
人心甚乖事宜 上問秀吉何狀允吉言其目光爍〻似是
膽智人也誠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許筬則執其中而稍
右吉允之言 上言三人所見若是不同何也柳成龍曰設
令秀吉雖順聞其擧止似無足甚畏況其書契要不過恐動吾
其未得實而經先奏聞則朝廷有違徵之擾擾則已極未安而福
建與日本不遠若使此奏落於日本之人耳則難保其無致
疑之隙決不可奏聞
允吉等既還一行傳播京狀朝野洶懼 日月錄
時成龍主誠一之論於是設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紛紜
未定亦與西人爭黨設表裏各護其類獨許筬以爲倭必來寇

黃度聞吳誠齡曰吾嘗到彼地見城池只是有瘦殘羸卒之
卒此乎賊之故智也當時以為不煩憂慮鍵之
成龍問誠一曰君言與黃有異萬一倭果來則如何誠一
曰吾亦豈必倭之終不來但黃言太早似若倭體使臣而來
人情洶洶故如是耳 懲毖錄
誠一使日本歸頂自持小無畏懼受書諸訟皆曰力爭矯正
同行縮首歎人嘆歎然稱以使四方不辱君命則吾恐有愧
也夫所為專持者豈皆慷慨節目之事 上聞敵情之意
皆以為賊來有徵識一則抗言不然深恐免吾輩自以為備
惹賊情明年傾國入寇於至 廟社不守民生魚肉其不得
要領如此者過漢高祖之時難免前使十輩之誅矣 讀漢記聞
上以倭報為盡令雖說之領相李山海之以為重明罪哉

私通倭國不如諱之獨大憲尹斗壽言不可不明白具奏以
為事大之誠柳成龍以為萬萬恐動之言不可遽奏天
朝自以不審之失 上遂問入侍之臣朴東賢極言君臣大
義不當有隱蔽不奏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反覆陳
上乃大悟奏聞 日月錄 名臣錄
時尹斗壽黃廷彧等以為不可不奏柳成龍以下以為不
必奏惟有 上獨以為必不可不奏而成龍等方執前論而
此乃備倭輕奏聞之說而師期及通信等曲折諱而不奏李
山海依違兩間無所可否李陽元素懦怯又沉於酒拱手唯
諾而已 鄭澈雜記
時斗壽之當奏之論成龍主不當奏之論其時於朝論兩
議爭卞不決日中乃顯云而成龍懲毖錄記奏聞倭情事顛

邪欲起兵據朝鮮，若先為奏聞，使貢路得通，則必無事而
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諭以大義不可。玄蘇又曰：昔
高麗導元兵擊日本，以此欲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
悖，誠一不復問。

四月二十九日。上引見玄蘇、調信等于仁政殿。上令
都承旨黃應寅謂調信：副使古無進爵賜爵之例，而爾則
非他使臣之比，故特令進爵云云。時日本情狀多可疑，故自
上男數殷勤以收其心。寄齋雜記

時上將親賜接待，憲府啓曰：接見夷人，禮莫嚴也，而若
以女樂肆然雜進，則非帝王遠女色而視遠人之道也。請命
該曹代用男樂。依啓。寄齋雜記

宣積等賚答書曰：兩國信義交孚，鯨波萬里，聘問以時

玄蕃等將附答書曰兩国信義交孚歡洽講書聘問以時
肅具具名般甚影衡遺亦精贈遺之誠頗出尋常但秦爾后
上書諱旨張皇識欲以超入上国而望當國之為嚮導於此書集
為而至誠自敝邦言之則詰犯上国不可相較於文字之間
而言之不宜酬酢亦非交隣之道敢此暴露幸有以亮之雖然東
国郡殿太師箕子受封之旧也禮義之美見稱中華凡幾代
矣逮我皇朝混一區宇職德遠被薄海内外無不臣服無敢生心
遣拒貴国亦嘗航海納貢而達于京師況敝邦世受藩封執
壤是恭修禮國懇故中朝待我亦視同内服赴告必先患難
相求有若家人父子之親者此貴国之所嘗聞天下之所共
知也夫黨者佛彼反側之謂人臣有黨必誅之況猶君父
而黨讎国乎嗚呼我国之間仁者所耻聞况於君父之國乎

敝邦之人素秉禮義知尊君父大倫大經賴以不墜今國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賦之常也豈不較然乎究切料貴國今日之憤不過恥見擯之久札義無所效關市不得通并立於萬國玉帛之例也貴國何不反求其故自盡其道而惟不臧之謀是依可謂不思之甚也二浦開路之事在 先廟約誓已定堅如金石若以使价一時之少倦而輕改久立之成憲則彼此俱失之矣其乎可哉 黃廷彧製

玄蘇輩留京書館壁云蟬噪慈螳捕魚游喜鷺眠此地知何地他年重開筵臨還義知曰欲由三陟直渡東海譯官曰陟去京千三餘里未可猝至義知張目出示我國地圖此國豈用千里之境至東萊畫客館曰明年若得東風便六十七州談笑中 乱中雜錄 日月錄

時上下遑遑莫措所措前縣監趙憲聞之自沃川徒步詣
闕上章略曰臣竊聞東槎絶返賊之舡棲海被陷我射天罟
明無路應機竊料則邊圉疎虞必爭之地迄無國之充經略
勿迎元使又無今周之抗議檜倫誤國臨安要陷綱常一墜
君父禍及臣竊料今日安危成敗只在呼吸惟有函斬虜使
飛奏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国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
云云疏入 上謂左右曰趙憲屢上狂悖之疏至於流竄而
猶不知止真無耻者也憲待命闕下三日而不報
憲日夜習步人間何自爲勞憲曰明年倭乱時見效日月
厭
黃進以黃允吉軍官赴日本捐橐買寶釼曰不久賊來吾
將用此釼矣進素耽酒色及還絶酒之不御色傾賊擾焉晝夜

習騎射曰大亂將作丈夫許國不徒死 谿谷集
五月平義智乘單舸來泊絶影島自言有急報願至京城
而陳不許又願與慶尚監司相會又不許 日月錄
時義智到釜山浦泊船不下言於邊將曰日本欲通大明
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
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十餘日
義知決然而去後倭不復至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稍
入歸至是春而一館空人怪之 懲毖錄
五月初十日雨人謂 太宗雨歷二百年始不雨有識者竊
憂之 寄齋雜記
回賀聖節使金應南等赴京移咨禮部報變既入上國界
所經一路見人往往指點耳語無親信意景色異前到山海

閣人皆大罵汝国與倭同叛俩故來耶使臣憂懼唐陵君洪純
彥老譯解事與閣老許国舍人俞深窺熟密書授深陳本
國事情俾達於閣老密賂人先送既而行到通州路上望見一
人坐高阜以手招之純彥與吏文學官許澂馳赴之乃俞深
也深言近曾日福建本處皆奏汝国導倭欲犯順論議藉閣
老獨力排之以為必無此理且言朝鮮節使今且至必有報
變文字如無則果可疑也科道官或欲上本待汝国使臣至
請鞫問者閣老云事不可知而先鞫使臣非柔遠之道也並
以此論議小寢將待汝国報變与否而處之今得書閣老甚
喜使我先報言訖恐傍人覘覷疾馳而去及到京呈咨文於
禮部侍郎韓世能亦壬申間來使我國者也以手書諭使臣
云 皇上覽本國咨甚嘉悅有葷必有恩賞臨還光祿寺宴

罷中宮自內出以皇帝命引一行入會極門門在皇極殿內內有太液池非他人所不到出酒饌令醉飽蓋數異也回辭勑獎諭賞存金紵絲緞絲段 西崖集

金應南 酉九月回 皇帝勑命我國要結暹羅琉球等国合兵擊日本 日月錄

時中朝客刧陳申還自倭中言關伯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儀後者被虜於倭為薩摩太守所愛聞倭將入寇潛使所親朱均旺投書於中国过帥曰關伯併吞八國惟関東未下庚寅正月率兵十萬征東曰吾即欲渡海侵大明遂命肥前州守造船越十月琉球遣僧入貢贈金百兩曰吾征大明以汝為先導召星裏時汪五峯之黨問之答曰明人畏日本如虎欲取大明如反掌也秀吉曰以吾之智

行吾之六出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之不破何国之不忘吾帝
大明奏高麗貢驛亦以語琉球者語之贈百兩辛卯七月高
麗入貢使閑伯連行十一箇月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三萬
大兵二渡入高麗令質兵五十餘萬閑伯親帥兵五十餘万
兵許一萬大兵一百五十餘負戦馬五万餘匹大鋤刀五萬斬
刀十萬長槍十萬斫柴刀十萬鳥銃三十萬長刀五十萬三
尺劍人々在處限來年壬辰春起事云々儀後失宗如此而亦
出倭奴矯作以脅其民也琉球国世子尚寧遣使報辭息
獨許國曰我曽使朝鮮習知情形朝鮮札義之邦決不然矣
及應入朝鮮招問日本國事情倭奴逆狀然後大悅乃訟
言于朝 疑稍釋 日月錄
冬至使李裕仁賫奏再陳賊情及暹邏羅琉球無緣寄信之

狀
僉八月遼東都司移咨我國具報倭情蓋因許儀後誣奏也
備邊司始決專使陳奏之議
冬十月遣韓應寅陳奏賊情回辨我國被誣事 帝降
勅獎諭賜白金綵幣日月錄
時皇帝久不御朝出御皇極殿引入使臣親賜臨問
續遣申點等陳謝 上令
陳奏使之還 上追念尹斗壽首先請奏特命放還始諫
又屢啓不可放不從特命量移海州
是時倭聲日急 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帥者擢加里
浦僉使李舜臣為全羅左水使左相柳成龍所薦也
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金睟為慶尚監司李洸為

[illegible]羅監司尹先覺為忠淸監司 先覺一名國馨 令備器械修
城池[illegible]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為怨聲載路兩
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闊大容衆為務 懲毖錄
[illegible]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淸全羅砬往京
畿黃海皆閱月而還所点者弓矢槍刀而已 懲毖錄 朝野記
聞

時以承旨金誠一為慶尚左兵使邊司啓儒臣不合此任不
允[illegible]

時都下士子百千朋聚佯狂作帖歌舞笑哭不以為羞赧
遂為異樣巫覡之狀極其幺駭名之曰登登曲名家子弟如
鄭芝誠白震民柳克新金斗南李慶全鄭協金誠立亦
三十餘人為之倡人以為亂亡之兆 日月錄

時災異變恠層生疊出 詳災祥曲故 市民於都城内外山具酒
樂以會挽暮歌舞春秋盛行庚寅辛卯之間京师傳言不
久當易世如生前醉飽競事遊樂或至破產識者以為
不祥 寄齋
壬辰三月望發〻官班定忽 健元陵上若有哽咽噓唏之
聲初不識爲何音爲聲言是何聲響尋聞則聲自
陵上而發官 上下莫不悚然而罷自後或一日一至或數日
一至盡一月不絶爲官及守護軍等習以爲常及五月倭
冦至積薪 柴丁字閣取火焚之柴盡而火自滅更不延
爇於棟楹如是者數四賊俱有神乃去至今丁閣如新白
沙集
雲峯人言 時有血巖乃 太祖勦滅拔都之地石上斑血至

今若執(?)…壬辰血流而倭寇至芝峰類說

四月十三日青虹起宮中井來副於 上 上避之丙辰三甎隨之開戶先止及聞是日賊陷釜山大惧有必避之許寄齋雜記

是日倭船犯釜山僉使鄭撥死之

平秀吉遣其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六一作四萬勤兵二十五萬入寇行長義智調信等為先鋒兵船四萬餘艘蔽海而來乘曉霧而直侵釜山時僉使鄭撥獵于絶影島初謂朝宗之倭不以為意俄見賊船稍近放銃而始蒼黃還鎮賊隨至登陸圍之城遂陷撥死之寄齋曰撥宿醉未解不放一矢而死城中之人無長幼皆殺之

一說撥拒戰良久衆寡不敵入城治守禦具且令賛喉衛

晏聞如平日軍民和靜不驚四十日曉賊薄城圍之百匝
發砲如雨所勵氣巡城士卒奮勇射殪賊無數賊三處尸
如山積象賢中九甲而死其妾年十八亦自刎死僉載
左水使朴泓聞賊至焚粮械棄城遁去
泓見鄭撥之死馳向東萊亦不入其城而逃寄齋雜
記
賊連陷西平多大鎮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死日月
錄
左兵使李珏聞倭聲息入東萊及釜山陷恇撓失措退陣
于蘇山驛東萊地
珏本悖戾無行善事逆習有罪亦見放聞報馳向東萊
又聞宋象賢將守城懼而不敢進曰將守蘇山寄齋

雜記

東萊府使宋象賢聞賊至率傍邑兵守城李珏欲去象賢留與同守珏不聽曰吾領兵千人托言我大將當在外掎角與其別將閉門遁去出陣蘇山宋象賢南門樓率軍民以禦賊賊々軍于聚兵塲先豎木板書立城中曰戰則戰不戰則假我道象賢亦書木板投賊曰死易假道難賊遂圍之三匝象賢督戰半日且進且進且退十五日黎明賊兵自城後山大進先作偶人紅衣青巾皆負赤幟帶長劍縛之長竿列示堞間城中震駭驚哭賊揮劍攔入助防將洪允寬右衛將梁山郡守趙英珪代將宋鳳壽教授盧盖邦亦皆死之象賢知未免急取朝衣穿甲上登南樓據胡床賊來逼端坐不動乃

數曰隣国之道固如是乎我不負汝汝何至此神色不變賊怒
遂被害 一說象賢奮劒〇日月 殺數賊而死
青野謾輯
時象賢據胡床不動賊兵遂集欲生執之象賢以戟尖
拒賜之遂遇害
城陷有一賊名平調益會隨調信往來得見於象賢象
賢待之款調益感之及是目象賢使避於城傍隙地象賢
不應調益疑其不覺又擧手牽衣指之象賢已下狀北向
拜半拜已手題扇面致于其父曰孤城月暈列鎭高枕君
臣義重父子恩輕令其下曰吾腰下有大痣如豆吾死以
此爲驗而收吾尸義智玄蘇等聞公死皆嗟惜之出賊
之害公者殺之尋公屍及公之妾見殺者葬於東門外立

木以表之爲詩以祭其後賊謂被擄人曰有國忠臣惟東萊府使一人而已

象賢字德求礪山人號泉谷自登第初以將才稱出宰萊也倭釁已成朝暮且有變人皆危之其父監察興復尚在獨毅然曰不辭難臣職也死將焉避 谿谷集名臣錄

象賢本以以書生超拜是職繕治粗完訓鍊軍兵嘗於城外四面治塹設柵極其固多樹襍木及是日巡城誓死自守南門賊攀附城外叢木之下以防矢石自卯至巳賊大至洪允寬知事急顧謂象賢曰事已至此奈何府後有蘇山堅險可守與我同往守之象賢曰不死守城朝廷必不饒我且去又何之允寬曰我亦當同死言未畢賊已斬之萬餘人

無得脫者 寄齋雜記
家買妾金蟾者咸興妓也隨公之府公急取朝服去蟾知公
取義即將與女奴今暮踰街墻往公所賊至集害公矣
蟾亦被擄罵不絶口者三日遂爲所殺賊奇之具棺並公
葬 名臣錄
李氏女者亦象賢妾也象賢以賊將迫遣還京師行一日
聞釜山陷慟曰吾寧死於所天處返東萊與婢萬今今春
共被擄渡海李李吾將納之李以死拒之李吉義以釋之令
與前關伯之女源氏處於別院竟全節而故及歸懷象
賢彩纓獻夫人相持號哭 尤庵錄 名臣錄
庶孽申汝櫓隨象賢赴東萊象賢以汝櫓有母恐被賊
遣還汝櫓道聞賊陷釜山謂人曰吾受公厚恩臨亂敢

殺死乎遂還詣象賢同死 名臣錄

官奴壹人哭扶象賢衣裾遂與同死賊益奇之 日月錄

裨將四人亞及鄕吏等力鬪皆同死 僉載

自是南門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減 尤庵集神道碑

乙未 上下敎于慶尚兵使金應瑞令其家人入賊陣與櫬而歸 廩其家官其子

時帥臣見賊將賊將具道象賢殉節事甚詳 上聞之特命贈官旌門官其子而遣官致祭 尤庵集

萊人之號哭追送公櫬于百里者七十餘人義智逢公櫬下馬引避而送之公親之在賊中也府人邁同者遇公諱

及卿辰必設祭之歲以為常後摠公之象仁家備叙公伏節
事嗚咽不能已饋之肉不食曰今日得見公之弟如見公矣忍啗
名臣錄芝峰類說

接伴使李恒福住宜寧聞象賢櫬返往為之収斂及棺槨
文以祭曰維月日
贈吏曹判書行東萊府使宋公之骸啟自賊中將以返葬
于鄉園柵厝于宜春之村舍其友李京賛儐南服道過
是縣謹以醒盎輸音之奠歸嗥四方上下招其魂而祭之
曰嗚呼月暈孤城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耶白刃交前
端拱而不動者非公之節耶嗚呼萊山蒼々南海渥々却
有長存而不毁者千嶺萬壑芳杝無空名南門夜夜紫
氣燁々八仰射于斗躔者非公之精耶無寧無害御風而上

回叩閶闔而訴九天鞭雷師駕厲鬼掃妖氛於三邊然後
飄然而下降遍八荒而無所不之亦或融為川瀆峙為
山岳于以捍衛于南陲是皆公之平生蘊蓄而未洩者庶
幾死而有施某義在遺編文不崇終降旅相逢滂湲充
從人間今夕地下千秋壹梧為辭萬里孤郎一白沙
集

乙未年間象賢之子仁及夢見象賢曰国家禍乱尚未定
前頭之事有不可言負志徒死瞑目何因咸一詩曰否運
重回士女殲丙丁之禍碧於藍西行鐵盒愁無酒東走金剛
喜有盞醉盖　鶯聲遂鶴喉黄巾竟碎漢靴尖他年
得干戈息吾骨須收瘴海南　日月録
十五日李珏自蘓山奔還兵營無意備守趣發人馬先送

走茲不見賊而走草溪守李惟儉放其軍使之散總而進并
寄齋雜記又詳下十八日
審陽府使朴晉少業文不成旋登武第躐至是府人皆以
年少恐不能稱聞釜山之陷急領兵往赴東萊東萊亦已
陷晉謂珏曰蘊山不守嶺南非我有也我前公可繼其後
晉自率百五十人陣於前賊長驅而其鋒甚銳珏遂棄去
晉無後援亦奔還 即十五日○寄齋雜記
晉自晉山遮守黃山棧道賊長乘銀轎張銀傘進而晉
力戰斬一級軍官李大樹金孝友中丸賊踰嶺截其歸路
倉戰日□阻鵲院隘路而御之賊見有守兵從山後乘
高蟻附散慢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 晉馳還本府
時自釜山至此無一交戰者獨晉率所三百餘人欲以密

陽前江爲守呼召散卒人皆怯之莫有應者未及治兵賊已來
來迫是日大霧莫辨尺寸以此晋亦未放一矢馳入城中賊
渡前江十七日晋焚倉庫突圍而去由是知名 寄齋雜
記日月錄

十七日早朝賊報始至 左水使朴泓狀啓 中外大震大臣與
備邊司堂上合會賓廳請對不許

以李鎰爲巡邊使下中道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
道趙儆爲右防禦使下西道劉克良邊璣爲助防將
克良守竹嶺璣守鳥嶺起復前江界府使邊應星
爲慶州府尹即日發遣夜四更辭朝皆令自擇軍官
以行

俄而釜山陷報又至 時釜山受圍入不能通朴泓狀啓但云登

高以望赤旗滿城以此知城陷

十八日賊船自釜山移副金海府使徐禮元守南門草溪郡守李惟儉守西門是夜惟儉詐稱夜驚斫門者追去禮元稱追惟儉出走城遂陷 日月錄

禮元閉門守城賊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 懲毖錄

是日列邑陷敗之報續至徵四方兵時邊書告急日具十數都內人民遑遑惴慄皆有崩壞之色

十九日 傳曰當此兵變孔棘之日不可徒守常規凡士大夫被罪罷散者咸使錄用以聽調遣武居臣憂在家者悉皆起復 寄齋雜記

上引見賜寶劒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劒斬
朝記聞
[illegible]柳成龍金應南同坐中樞府治行事軍官應募者
八十人書單子將入啓申砬忽自外來謂曰聞賊兵已過嶺
[illegible]將之嶺下朝廷使李鎰獨以孤軍在前而後無策應之
術勢甚危急体察雖下去非戰將賊勢若緩則猶可在後
[illegible]飭諸將今賊已逼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為鎰軍繼援耶
成龍[illegible]然答曰令公之言甚是但武將無可去者柰何砬應聲
曰國事方急誰不可去雖小人若令去則敢辭耶成龍歎曰令
公許國之忠人不可及即當請對陳達　上引見砬遂撥
巡邊之命砬立闕門名募軍官良久入樞府頗有怒色
謂在庭軍官曰汝輩何以撥歇厭苦不應我募砬因謂成龍

曰軍官無一人應募者可恨成龍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吾爵
募得若干人公可先帶去因以軍官單子授其前驅手持單
子而出泣吻亦同行 西厓集
命拿來慶尚右兵使金誠一 上曰金誠一大言倭必不
來使邊情解弛致此賊變予將鞫之時誠一討賊江右頗
有著孝人心惜之拿到稷山命赦之仍爲右道招諭使 諭
道內人民起兵討賊
以咸安郡守柳崇仁有戰功故超拜左兵使以僉知金玏爲
慶尚左道安集使
賊陷慶州時府尹尹仁涵以儒臣懦怯遁判官朴毅
長獨在城賊一派自彥陽從間道進薄毅長空城
遁去

龍宮縣監禹伏龍領軍赴兵營方食路邊有河陽縣[illegible]
將領軍數百屬防禦使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不
下馬拘之責以欲叛河陽軍出示兵使公文方自辨伏龍[illegible]
其軍圍而戮之無遺積尸滿野伏龍即以捕斬土賊追[illegible]
于放禦使巡察使以功聞伏龍陞拜安東府使後河陽人孤
兒寡妻每逢使行遮馬首號寃伏龍有時名故無伸
理者云 懲毖錄○巡營錄

賊陷左兵營時李珏及虞候元應斗先已逃走十三邑兵入
城皆潰珏武藝絶倫及徐本職放砲別用潜磨石如彈
丸爲十餘斗以試之群勢大震人頗倚重今[illegible]
又[illegible]到處先竄
時金睟不知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

可爲 懲毖錄

二十五日賊陷尚州巡邊使李鎰奔還忠州從事官校理尹暹

朴篪防禦使從事官兵曹佐郎李慶流判官權吉助防

將邊璣死之

初鎰率京中精兵三百名以去取兵曹選兵案親之皆閭

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點閱儒生具冠持試

卷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三

日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後領去 懲

毖錄

鎰到聞慶 二十一日 馳啓曰今日之賊有似神兵無人敢

當臣則有死而已 寄齋雜記

初聞慶尚道守令引兵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已數

日賊報漸近諸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裳沾濕粮餉不繼
夜半潰散守令皆以單騎奔還鎰至尚州牧使金澥遁入
山中判官權吉獨留鎰責以無兵將斬之貰使招呼
鎰又開倉誘聚散民収得數百人編伍為軍夕有開寧
人來報賊至鎰以為惑衆將斬之臨刑呼冤曰請姑囚我
明朝賊不來則斬之不晩鎰不聽是夜賊自善山進兵
已來屯於南面二十里長川里而鎰軍無斥候故不知也
翌朝賊之探候者二三為群來在北川隄前眺望良
久往還數次而軍中不敢発口鎰聞賊砲聲始出屯城
外以其軍民八九百習陣于北川邊望見城中數處
烟起使軍官往探賊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斬首而去
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至以鳥銃衝之中者輒斃我軍發

撫益顯公從我還曰將無以見 主上遂與朴篪同死[illegible]

行狀

朴篪金晬之婿鎰意有助補請以自隨時年二十二日月錄

○篪年十八壯元

賊追鎰急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體而走到聞慶馳

啓待罪聞申砬在忠州遂棄鳥嶺赴其軍懲毖

錄

二十一日鎰馳啓至宮中亦有不固之志遂貿繩鞋等

遠行諸具又命司僕寺整立馬匹於永康門內寄齋

雜記

以右相李陽元爲守城大將李戩邊彦琇爲左右衛將商山

君朴忠侃爲京城巡檢使使修都城上仝

二十二日起復慶林君朴金命元為都元帥治兵臨津上
仝
二十三日令内需司別坐金公諒率内需寺奴能射者三百
餘人入宿衛大内 上仝
宗親等聚閤門外痛哭請勿棄都城領中樞金貴榮上請
大臣請對請固守京城 上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 朝臣泣
聞
命抄坊民及胥吏三醫司各守城堞々三萬餘而人口僅七千上
當軍児吏輩從中受賂私放甚多軍政之解弛一至於此
上仝
二十四日前吏判兪泓疏陳大計請固守京城同九社
擾且回紙鞋非宮禁所用白金非御廚之物方羽檄

大恥而輒命貿易　殿下安得為此之國事乎[illegible]
李山海首建西狩之策泓詰闕極諫人皆知京城不可守
泓先令家人避兵而外為此言人多疾其詐[illegible]
時小民多避出外方者各司官員亦有之逃不仕者命[illegible]
悉令出其家屬于鄉 寄齋雜記
兩司合啓請堅閉都城勿令士庶闌出又出繩鞋等物以示效
死勿去之義 上仝
[illegible]還尹斗壽詒諫累啓不可不允 上仝
二十六日兩司合啓議政李山海身為首相不能鎮定人心致
有土崩之勢請黜于都堂不允 上仝

密間已有去邠之意山海以太僕提調兼開立馬事甚諫勸之 朝野記聞

黃慎撰諭軍民敎曰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懸指山海也諂諛固寵植黨倍公其禍至于今益甚罪固難赦至以西幸之擧并為罪案彼豈肯心服哉西狩之策有功於宗社甚大不可毀也 浯溪記聞

吏判李元翼自言有敢死士十餘人約為同死生願與此輩俱入賊營斬賊將頭以紓国家之急朝廷以為迂活不之用 寄齋雜記

二十七日生員具容權韠疏曰柳成龍之請和李山海之誤国實今日之秦檜国忠也請斬之以謝百姓不報 上仝

時李鎰敗報至閭巷一空雖欲守城已無人矣 上仝
初倭賊生得蔚山郡守李彦誠傳送李吉書契彦誠自賊
中回畏得罪自云逃還隱其書不傳尙州之敗寄諭曰賊到
密陽行長獲通事景應舜者又以李吉書契及送禮曹
公文一道授送曰朝鮮有意講和可令李德馨二十八日會
我忠州盖德馨爲宣慰使倭人驚重故也時事急計無所
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請行持答書挾應舜而去 懲
毖錄
德馨渡津見元帥金命元設陣于濟川亭厘鳩閭家射帿
蔽遮軍卒備伍而皆病殘但相與慟哭而別在道到竹山聞
忠州已陷元使應舜往探應舜爲淸正所殺德馨遂從中
路還復命於平壤 日月錄

二十八日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於是立光海君琿為世子百官朝賀草々不成東西班無印章教書（寄齋雜記）

熒惑犯南斗

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五道兵入援京師

以吏判李元翼為平原監司知中樞崔興源為黃海監司即日分遣元翼曾牧安州郡興源曾為海伯皆有惠政為民心所附故使之先往撫諭以備巡幸（懲毖錄）

李好閔為元翼從事柳永慶為興源從事

時賊陷尚州連陷咸昌二十六日猝入聞慶人皆駭散（縣監申吉元獨騎馬避入山麓賊追及欲降之吉元奮罵不屈賊斬其四肢而殺之）（日月錄）

賊兵一隊陷軍威北安一隊自長鬐陷延日安東豐基

令道金睟還居昌斬李惟儉賊入宜寧曺大坤走時嶺南六十餘邑盡淪右惟道六七邑僅免兵火而軍卒則已散矣上全

是日賊兵入忠州都巡邊使申砬從事官金汝岉敗績死

初砬臨行 上召見賊問何如砬意輕之 上曰邊協[illegible]言倭寇難敵卿何易言耶砬既行 上曰邊協誠良將予常不忘協若在予豈憂倭賊耶時協之沒僅三年 白沙集協碑

初砬詣賓廳辭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到龍仁狀啓中不署其名人或疑其心亂 懲毖錄

時應募者皆市井惡少而昇平日久全不知兵識者憂之到龍仁聞賊勢猖獗砬密啓曰賊勢甚盛實難防禦今日之事

彼步我騎迎入廣野以鉄騎蹙之無不勝矣不聽賊已
潛師逾嶺是日家分路大至勢如風雨汝岉又言先據
高阜迎擊之又不聽乃陣北月水賊出我軍後圍一匝之
闘始拿果皆奔潰將卒驚惶盡入撻水賊交刃亂斫浮
尸蔽江砬呼汝物曰君亦求免耶汝岉笑曰豈以我惜
死哉同至彈琴臺下手殺賊數十相與赴水死名臣
錄

汝岉字士秀 順天人戊申生 少英特多力便弓馬二十進士三
十魁文科丰神俊彩映帶數人一時豪傑無有先者大臣
薦狀義州辞連譯人之罪事將遠至 上令貰過責効及至
忠州知必敗共子書曰三道勤王之師無一人至者吾輩
奮臂無助男兒死國職耳但国恥未雪壯志未成是以含恨賊

數騎六十萬勢如狂濤一湧而進砬蒼黃欲馳奏視汝岉屬草操筆據膝箭鳴毫颯々卒書換筆無一字錯帳下覩者人人嘖嘖 名臣錄 後贈領相 正宗戊申諡壯毅

廣兵主簿李雲龍 二十八武科時年三十 自願出征赴申砬幕砬設背水陣雲龍曰此乃自陷死地也泣諫其非詐砬怒其惑言誤事機決棍三十雲龍洗血視事及軍敗躍馬突賊陣而死 上聞之命錄後復戶 彭城志○平澤縣号 彭城子孫居焉

李鎰脫身逃入山遇倭殺三射殺得一級渡江馳啓朝廷始知

砬敗後車駕卽介砬之戰敗而折皆不能知且不知死生或言入山爲僧或言下南中諸路亂或言方到海西惧

誅不敢出一日　上召羣臣與計事憂形於色曰賊鋒
果難當也都承旨李忠元仰聲迎達曰　上勿憂臣聞儲
可信也人申砬果不死在海西召用之則賊不足憂也
上呼曰當今將帥之人如都承旨者豈不好乎忠元起拜
曰臣誠着着不可為將聞者絶倒寄齋雜記　申砬字
平山人

十九日夕傳聞忠州敗報滿城俱震
上御東廂地坐張灯燭河源君鋥河陵君鏻侍坐急召宰
執議出避領相李山海曰事勢至此車駕出幸平壤可也都
承旨李恒福曰當今西向天朝以圖恢復而已掌令權悏力
請固守京城左相柳成龍曰權悏之言忠宗但事勢不得不
然

遂決西狩世子隨駕分遣諸王子于諸道使呼召勤王臨海
君珒往咸道領中樞金貴榮漆溪君尹卓然從之順和君
珏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彧護軍黃赫同知李墍從
之
初以韓準陪順和君初一日於東坡命廷彧等三人陪行
召準還蓋塞關東之望也特陞資寵送 日月錄○寄
齋雜記
以李誠中為巡禦使統事諸道徵兵李彦直為從官
命李陽元留守京城
時李恒福聞命入政院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進詣宣政
門以外便啓事俄命柳成龍守京城恒福謂盧士馨曰
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即上国之強應有剛斷

處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達善辭命成龍一人今大駕一
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成龍不可為遏敗績之將扈駕必有裨
益答請從行如何即構草不暇正寫以草紙入啓
上允之啓命陽元留守 西厓集所附白沙手書記
時 上欲去邠已治行具而始諫百司俱以為不可去宮中遂
密為裝束不使外人知之都人訛言大駕已宣仁門 著布衣
向北道久而乃定
時上自朝官下至軍校相繼逃竄城城門不閉夜漏不傳
人馬雜沓於仁政殿庭中上下號哭不知所為俄傳乘
輿已向北道諸僚顛倒入闕則乃虛語李廷立時住城
外聞報蒼黃追至楊州歷問道路皆曰不知乃還 寄齋雜記
令祠官奉 廟社主先行世子隨後義信城君珝定遠君 元宗御諱

陪從

夜深後李鎰狀啓呈而賊今明日間入京城云

初李鎰到忠州盛言賊勢大 上見報頗懼一日宮中有鳥飛

鳴於屋簷之上晝夜不止聲甚慘切向人哀號似若從其行者

益近聞之頗有崩潰之志 上亦怪訝遂決西行其形如戴勝

而尾且短人所未嘗見或言金剛山有之及晦日不知去向奇

異雖記 ○ 葡圃碎言日鳥鳴徹夜其聲異常聞以爲各々

北道或自洛々環刀

上以標信授兵判金應任便宜境帶標信欲有南指揮（應南）

而無一人應之者時夜已三更大駕將出而軍人未備 兵

曹佐郎李弘老持標信遍行四衛只有衛將成壽益

一人而已天又大雨夜暗如漆 上只與數三小宦坐板

寄無禮之人闌入大内掠取寶貨無所忌憚　寄齋雜記

曉四鼓　中殿獨與女侍數十人步出仁和門　李恒福執燭前導　中殿顧問嗟獎良久勉以忠義　白沙年譜

侍女等跣足脫衣或蹐或哭散出宮門聲震天地　李弘老持小燭跋導　上出四更而始出宮門　中殿嬪御皆乘屋轎而擔夫或七八或五六　上乘馬隨之戎服執鞭　寄齋雜記

三十日曉軍駕出敦義門　中殿以下皆乘馬見者攬泣百官馬竄從者僅百餘人到沙峴東方向明雨作京畿監司權徵進差　白沙年譜　○日月錄

御醫楊禮壽晚稱有脚疾雖權貴邀請多不肯往是倉卒
未暇备騎步隨駕至沙峴李恒福顧視笑曰楊同知脚疾亂
離湯是當劑也 上聞之命給馬
冒雨西行至碧蹄雨甚 上入驛少頃即出侍從臺諫多落
後過恵陰嶺雨下如注是夜駕薄臨津上下相失李恒福徒
步召集徒衆於泥淖中渡臨津命焚津南丞廳光照江北尋
路而行 白沙年譜
時谿澗漲溢道路泥濘津沿纔五六隻以此大小人等競
相取渡上下紊亂僕馬散失或步或騎達夜不能渡後宮
閔嬪乘轎眩暈仍留坡州 上乘船待之已近二更猶未
進夕膳顧謂内官進酒進茶皆曰不來内醫院人龍憲
着自頭髻告裏出砂糖半塊江水以晉進 寄齋雜記

三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晋長湍府使具孝淵畧設御廚扈
衛人終日飢困亂入廚中奪食將闕 上供晋孝惧而逃 白
沙年譜

四更 上始御糲飯世子以下皆闕膳柳成龍進米三升翌朝
炊進 寄齋雜記

翌朝 上召李恒福且曰趣召領左相尹斗壽亦安在并賜
對時斗壽自延安詣所承命赴行在 上揮涕以鞭叩地名
号諸臣曰李山海柳成龍尹斗壽事急矣策將安出恒福首
言我国素弱無以當賊今計惟有西顧 天朝 上曰予意
本如此 白沙年譜

上問駐駕之所恒福曰可進駐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
天朝成龍曰不可 大駕移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國有意恒

爲辭不置成龍曰今東北兵力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恒福悟而止旣退成龍謂李誠中曰爲我語李承旨何輕發難之囯論耶使公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爲婦寺之忠而此言一播人心瓦解孰能收拾耶 西厓行狀

上謂斗壽曰卿有大才可救囯家之急故特命放還死生相救勿負予意仍解所佩靑織帶以賜之曰無物可表情也斗壽泣謝而已 寄齋雜記

上獨立東坡館望見一士人趍走于外召問何人對曰臣乃崔滉之子別坐有源也 上曰爾乃功臣之子義當與國同休戚遂解紫革帶以賜之曰帶此勿忘予也 上仝

車駕出城亂民先焚掌隷院刑曹盖以二局公私奴婢文書所在也又入内帑庫搶掠金帛焚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无一遺者歷代宝玩及文武樓弘文館所藏書籍承文院日記皆灰燼又焚臨海君及洪汝諄家皆不待賊至而為我民所焚

西厓集

諸從官相倫次其來其去不能盡記 姑列書銜門如左 寄齋雜記下并同○扈聖功臣青点

領相李山海 左相柳成龍 右相李陽元 左賛成崔滉 右賛成鄭琢 左叅賛崔興源巡察黃海道去 舍人尹承勲 餘員皆缺

吏判李元翼巡察平安道去 叅判鄭昌衍 叅議李廷馣 正郎楨挺 柳永慶崔興源從事去 鄭光績江原御史未還 佐郎李好閔李元翼從事去 金時

戶判韓準 參判以下未記

禮判權克知 卒二日 參判朴應福 佐郎李慶流 死於尙州

兵判金應南 參判沈忠謙 參議鄭士偉 參知黃暹

正郎李弘老 到開城落後 具宬 罷職 到開城 宋諄 坡州 柳熙緖 金

令元從事去 佐郎徐渻 到開城落後 朴東亮 李覺 到寧边

從世子 崔瓘 平壤病去

工參李德馨 賊中未回 刑判工判以下俱未記

漢城判尹洪汝諄 右尹朴崇元 餘未記

大司憲李憲國 執義權恢 到平壤上疏去 掌令鄭煜 藩

李有中 持平李慶禩 到博川不辭去 南瑾 初不來

大司諫金瓚 到平壤上疏去 司諫李碉 獻納李廷臣 到寧边不辭去

正言鄭士信 初不來 黃鵬 平壤落後

校理李幼澄 沈岱 修撰朴東賢 任蒙正 初不來

副修撰尹暹 朴箎 二人俱死於尚州 洪麟祥 到東坡拜副學

都承旨李恒福 右承旨李忠元 右承旨李廷馨

左副承旨盧稷 平壤落後 右副承旨申磼 同副承旨閔汝慶 平壤落後

注書朴鼎賢 到安州不辭去 任就正 安州不辭去

奉教奇自獻 追至平壤 待教尹敬立 上疏赴父任所 趙存世 安州不辭去

檢閱金善餘 安州不辭去 姜秀俊 平壤上疏去 金義元

餘缺

杞城君俞泓 海平君尹根壽 海原君尹斗壽
護軍李山甫 柳根 洪進 洪麟祥 平壤上歸去 閔濬
尹自新 黃廷彧 李廷立 李瓘 成壽益
大司成任國老 平壤上歸去 直講沈友勝 博士李效元
文僉知柳希霖 鄭崑壽 右二人寄齋錄不入又口聞識
官從行者不盡記

司僕僉正朴應寅 內乘朴東彥 安滉 以下各司官只
記其從行者
宗簿僉正閔善 坡州落後 司贍奉事李愼誠 坡州落后 韋樂
直長李慶全 平壤落后 奉常奉事洪鳳祥 宣傳官崔賓
武兼韓澗 二人寄齋不錄
世子從官輔德沈岱 校理 弼善沈友正 文學李尙毅 說

書李光庭 副率姜絪 翊衛司官員皆不來故姜絪來
近侍之臣率皆扈從而持平南瑾正言鄭士信纔到盤
松亭使不知去處自初不來者惟任蒙老壹人[illegible]
及散秩或坡州或開城自任行止々不能不能記者[illegible]
全

五月初一日大駕將欲向開城而日將西午尚未進膳軍
夫亦未集長湍府使具孝淵逃匿不出承旨等親呼識
伯權徵使之指揮則卧而不起承旨等怒罵猶不應等
簡雜記

東駕發而士卒逃散無扈衛人海伯趙仁得領兵入援瑞興倅
南嶷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十疋匹宫中再不食索軍人
粮以充飢午至拍賢仁得設帳幕於路中以迎百官皆得食

夕次開城 上駐馬召城中父老欲慰諭馬逸未果
時百姓聚集或痛哭或垂涕而其中未强無識之類高聲呼曰
主上不念民事專以寵後宮為事以眷愛金公諒為第一策
今日到此何不令公諒討賊耶 至有向 上投石者而侍衛
單獨弱不能禁公諒之歛怨於一時可知 公私聞見
初更軍人驚呼自西而東人馬相踐宮人李氏在外
聞之以為變生自刎未絶二更又驚呼逾時乃止 寄
齋雜記

以尹斗壽為御營大將人心始鎮安
初二日兵曹佐郎具宬出自内門急呼曰命召三司入侍
矣洪汝諄攬敝納李廷臣衣曰誰所傳命而子等乃欲

入侍宇盖知其將 論李山海而召命不由政院故也宬怒曰我
親承傳教何敢不入仍執倣諫金大瓚手以起之諸臺遂
從入
上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言未已衆官皆言李山海交結金公
諒為心腹與李。洪汝諄。弘老趙挺宋言慎諸人流毒士林誤
国敗事去邠之日身為首相既不請止反請速出阿諛容悅
之態到今益甚今日之事無非此人所致請正王法 上曰李
山海雖与公諒相交豈以此誤国致冦此則不近之說山海豈
必親往公諒家乎李憲国曰乘夜潛往跳跡詭秘騎驢夜
行為邏卒所捉豈虛言乎 上曰去邠之事不獨山海言之
左相及崔二相亦言之黄鷳曰當時危急誰不以去都城為
可宬執鷳衣以出曰蒲乃山海之侄何敢問口柳成龍免冠

下階涕泣曰顥與山海同受誤国之罪渼曰臣則只以事君
危急暫避他處以爲後日冀異於山海等 上厲聲曰翰
注皆在此予豈虚言渼猶不避謝罪言語紛譁不似入侍之
時寄齋雜記
初三日 上出御南門慰諭人民且使陳其所欲言有士人十
餘対曰今日之事皆由李山海金公諒表裏用事内外人民
同懷怨憤以致寇賊之來也上令
時人民又有請召鄭澈者 上即命召澈急赴平壤同
護王子
承旨李忠元啓請召成渾 上曰豈無召用之人乎予不必
召來也 寄齋雜記○ 先是駕過坡州也有李弘老之誣
告故也

兩司劾李山海屢啓從之命罷職以柳成龍爲領相崔興源
爲左相尹斗壽爲右相
兩司又啓左相柳成龍不可揜兒誤國之罪兵曹正郎具
宬本非近侍之臣又非承命出入之任而及諸臣入對之後
同在從臣之列起居顛倒大失朝儀請罷之　上從之以
俞泓爲右相與源斗壽以次而陞
命俞泓李恒福陪信城定遠二王子先往平壤擢恒福吏參
鰲谷集
下罪己書于八道遣使各道　召集義兵
上欲徵兵兩南而人無應之者輔德沈岱言辭慷慨自請曰
時死不懼也臣願往　上曰人皆避之獨請自行良用嘉慰
欲陞堂上而送岱曰臣若不達而還則是虛受賞秩復命

之日亟命受之 上慰諭遣之 寄齋雜記
是日初三日 賊入京城賊初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起由中道
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尙州敗李鎰軍一起由左
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躪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
威比安渡龍宮之豐津出聞慶與尙州軍合踰鳥嶺入忠州
敗申砬軍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趍驪州渡江由楊根渡龍津
出於京城東一趍竹山龍仁出漢江之南又一起由金海出右
道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踰秋風嶺出忠清道永
同進陷淸州仍嚮京畿旗旗劍戟千里相連砲聲如雷血
流成川所過殘滅陵墓之慘有不可勝言又自東萊至
京畿十里五里或云三十里皆扼險設營塞留兵守之夜
則擧火相應晝則金鼓相聞 懲毖錄 朝野記聞

賊至驪州江灘道助防將元豪屯兵甓寺以斷津路賊不
能渡江相持者數日巡察使柳永吉檄召還本道賊遂毁
家及公廨取其材聯作筏以渡向楊根
是日賊先驅至漢江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勢浩
大亂先還亂落亭上不敢戰悉沉軍器于江中變服以逃從
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得及命元請回願守臨津以遏其後命
元遂向臨津副元帥申恪亦以匹馬走大軍崩潰留都大
將李陽元聞漢江軍潰知城不守出走楊州於是三路兵
皆至京城々中寂然無一兵馬之聲門且不閉疑有伏兵不敢
入屯于門外城中叛民出迎賊乃入據焚燒　宗廟宮闕公私
家舍搶索帑藏圖輸其國
先是梁山人被擄賊書示曰衛國何用防禦不過二十日當入

京城至是果如其言（迎營錄）

賊初入城搶燒宮闕而公私廬舍猶完其將平秀家館於宗廟夜間多有倭卒之止其內者往々暴死人言此宗廟有神靈不可久處秀家惧移寓小公主宅今南別宮而焚宗廟

時京城之人皆奔避來久稍稍還入坊里市肆依旧與賊相雜販賣賊守城門令我人帶賊帖者不禁出入於是民盡受賊帖依服役於賊毋敢違拒亦有媚賊相昵嚮導作惡者如有謀殺賊者輒爲其民所告燒殺於鍾樓前及崇札門外極其酷慘以示威髑髏堆積其下

初四日金命元至臨津狀啓言賊狀

上以命元無兵不問退遁之罪遞命更徵京畿海西兵

把守臨津
南兵使申硈棄名上來命爲統御使同守臨津以遏西下之賊
劉克良亦領兵來屬
是日　車駕發開城夕次金郊驛　日月錄朝
野僉載皆從懲毖錄作初三日發以下初四日至初八日并
同
初申磼李弘老受　上御札向京城初二日　將以慰諭遺民
到馬山聞道路訛傳磼懼而獨還言賊已入京城　上
即命治行
薄暮　駕行上下擾亂有甚於臨津夜到金郊宿扈從皆
露宿草中是夜衛人驚呼者四五人不得寢於韓應寅爲巡
察使領扈衛軍　日月錄雜記
初五日午到金岩　上令吏曹書扈從人員姓名以啓是日晚到

平山宿寶山上仝

初禮判鄭昌衍以爲 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五十餘匹令
着列郡皆空無力可運事甚倉卒必有狼狽不如預爲奉
安於淨潔之地以簡一行多官皆以爲當待新相出仕後
議之及聞 駕發昌衍不說諸大臣即奉 廟主安厝于
穆清殿之右到宝山海豊君耆蒂執尹斗壽手痛哭
曰公以大臣有司棄 廟社而不之覺何也斗壽勝然曰某
日乃吾作相之日我作相而相而国亡也微公言国不国矣仍歔
欷涕下遂遣札書叅議李廷立宗廟提學尹自新陪來初十日
始追至平壤 寄齋雜記

初六日當晝傳安城夕歇龍泉而安城龍泉俱闕支
供不得已陪站過劒水到龍鳳山日已初更上下飢乏

不得行大憲李憲國恐罵曰政丞及承旨皆犬子安敢使
君上不食而行乎馬上奮手有若拳打之狀人皆失
笑　寄齋雜記

初七日　駕到黃州叅兵沈忠謙謂長淵縣監金汝律曰
公之兄汝岉雖以文官亦死於賊况爾以年少武士豈可
安坐乎宜速請往以圖復讐汝律難之忠謙叱曰如汝多
怯可以梟示汝律遂請率軍自當一面　上以爲忠勇特陞
通政以送之　上仝

新置黃海兵使以本道巡察趙仁得移授以柳永慶爲巡察
使　僉載

初八日　上入平壤監司宋言愼領兵三千餘騎迎　駕戈鋋
耀日城中人民屋室有似京城扈從人等始有生氣

朝議以金命元申硈雖在臨津而兵勢甚孤遂以知事韓應寅
爲諸道都巡察使李薦爲防禦使 寄齋
初九日李誠中來言初三日賊入京城李陽元不知去向遂
以俞泓爲右議政都體察接兵三千行泓承命逾
日未有登程之色 上召問對曰脚底有腫以此不得
行李憲國叱曰公無才無德旣陞政丞恩至大矣恇怯
不行政如當宴之妓托足疾而不歌者也何敢如是
上命喻之曰先遣韓應寅可也泓竟不行 寄齋
雜記
遂遣韓應寅李薦率平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
擊賊忽々受命死御制 朝野記聞○寄齋○將行尹斗壽言於衆曰新人狀貌有朴氣必能辦
事矣

居數日 上御大司館門 父老羅拜前慰撫之生員楊
鎬直等上疏極陳致亂之由 答曰今日之事是予之罪
疏陳之意忠誠可尚翌五日 上御昌慶門親手指畫井田區畫仍
講守城之策
命陪從之臣進秩 上曰吏曹參判李恒福忠慮貞亮顛
沛之際尤當大用宜陞擢委以重任[illegible]判書又拜
兵判
臺諫論李山海交結誤國之罪三司皆發允山海竄平海又論
金公諒以公廢賤隷憑藉宮掖之勢交結權倖濁亂朝政士類
進退皆出其手人心悲憤終至於此請斷之以誅一國 答曰國
可亡無罪之人不可殺累啓乃允而公諒時已避亂于江原道
尋之不得亂定不復問 [illegible]

癸

十二日 教曰自古遇變之主必有自貶之舉自晉令[illegible]

補曆聖尊號一切勿用可也李誠中曰此盛舉也當承順成

美尹斗壽曰今日終歎此變無非臣子而尸勸 君上先自

貶損豈合於義乎遂以不可貶之義爲對衆議是之

十三日以李聖任爲巡察副使領江邊土兵來追者往赴行

前寄論

僉

李德馨自龍仁追到復命言于朝堂曰諸道人心無

不怨叛所在詈罵公然有犯上之意以今日事勢若無

大段舉措可以慰答衆情者則恐有不測之變出於朝

夕也尹斗壽變色不答徐曰國家雖危難人豈可將此

臣子不敢道之言耶 稍隱行狀但曰有一宰不言其

名

僉

時德馨與李恒福同宿盛言當行靈武之事恒福責
曰君久不還倭人封朝鮮王之說日播於
行朝而今欲發此論獨不畏死乎德馨曰苟利於國雖
死何以可不言達夜爭難而終不屈恒福曰第於明日言于
尹相德馨果發之斗壽瞠目熟視還閉目不答德馨
逡縮而退

斬副元帥申恪於 漢江之濱恪從李陽元於楊州收[illegible]拾散
兵南兵使李渾兵過至恪合陣遇賊于楊州蟹峴邀擊破之
斬首七十級自倭犯我國始有此捷遠近聞之稍動陽元時
在山谷間狀報阻絶命元在臨津啓以白恪違主將之命
擅適他陣招之不來請罪右相俞泓遂請斬之宣傳官既行
而捷書至十九日遣宣傳追止不及 寄齋雜記
宣之古捷書至
日月錄

恪雖武人素謹清愼嘗守延安修城濠李廷[illegible]
城人以爲恪之功且死非其罪人皆嗟惜又有九十老[illegible]
斬左兵使李珏於臨津珏棄城脫身而逃托以勤王棄[illegible]南
諭竹嶺來見于命元朝廷遣宣傳官斬之以徇 上仝
十七日劉克良申硈敗死於臨津諸將潰還初賊入京[illegible]
日道路訛傳倭遠來足繭困倒可制梃擊也行朝聞而信之[illegible]
限金命元不守漢江促令命元渡臨津進前圖復京城命元
不敢令韓應寅以奏請使回自燕京西界土兵千餘人亦至
皆嘗虜精銳遂以應寅爲都巡察使領之進屯臨津相持
進戰應寅遂不自疑馳到津口十二日命元馳啓曰臣與李
蕢劉克良以下諸將千餘人軍七千餘人士把住臨津設伏
碧蹄李薲多斬獲李陽元亦率李鎰申恪以下諸將十

餘人軍人五千餘人駐兵大灘方欲進取上下聞之莫不
歡喜皆以為不久當回鑾十三日柳徵馳啓曰此賊孤軍深入
足腫氣疲其勢已拙請勅元帥乘機急擊朝廷信其說連降
旨于命元嚴責其玩寇不討之狀命元羅布諸將把守臨津與
賊相持八九日賊不能渡一日賊焚廬舍載軍器為退遁狀
藏兵山谷示虛以誘之申硈欲渡江躡賊柳徵與硈意合或曰
我軍皆疲弱所恃者江邊之兵遠來疲弊稍待休息而舉
事則已可以取勝矣以為退遁邀斬數人別將劉克良年
老習兵力言不宜輕犯硈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
死為心所以云々者恐誤國事耳憤々而出率其屬先渡遇賊
邏騎數人斬之時命元亦言其不可而硈不從一說命元以應寅勿受自己節制故知而不敢言蓋朝廷倚硈為重使之乘便進兵不受元帥節制文乙

應設令盡其軍渡江碏統左右先薄賊壘壘上旗幟之賊望見
奇回命元以下遂見其狀皆以為我軍乘勝歡呼檢察使朴
忠佩督軍官洪鳳祥命元從事官以為我師必勝歡呼踊躍鳳
祥急渡江觀兵已而賊七八赤身舞劍而出直衝我陣伏
兵一時俱起九釼交接左右軍皆奔潰克良呼碏欲救陣
而退碏不應遂死克良下馬地坐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
賊矢矢盡而死諸軍亂投江尾賊奮長刀亂斫爭赴水
如風中亂葉鳳祥亦死日月錄寄齋合錄
時碏見賊兵小欲過江擊克良曰賊之羸誘我也慎勿輕渡
碏不聽棄舟而渏克良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而賊
兵大至碏狼狽還渡未半而溺克良據軺床不動麾兵力戰
而死之名臣錄

時鳳祥欲覩戰從渡命元止之鳳祥逼以砧斧用兵為脅固
請從行遂至於死 日月錄
克良延安人 移居松都 其母洪暹之婢也登武科歷官榮顯
毋謂曰我本京家婢也少時誤碎玉以杯恐被罪而逃遇汝
父生汝克良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歎上疏削科還為奴還
力拒之曰爾非我奴也何為出此言克良曰毋既言之何敢冒
法背主欺君乎還義之為放役文券給之克良謝而去每以
主稱之見謁之時自里門步進所獻之物手自持納嘗為
衛將分軍還入直禁中以小紙書招之即欲起去摠府官曰
分軍国之大事子何輕去克良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座
驚歎 名臣錄○官至副元帥謚武毅
命元德寅在江北望之喪氣急促騎馬去鞍而走時命元德寅

作之一者青陵衣江上之軍望之一時呼曰元帥來矣遂
浚命元應寅親出呼曰我在此我節還貴軍士在此營住
平人於是命元應寅命諸　行在權徵斧逃加軍將旬
十九日報至上下喪膽遂徵江邊並兵未發者並赴前上
仝
二十七日賊於臨津下流乘小船以渡一作有若直渡狀而試 賊單
副元帥李薲不得一矢先遁上下諸軍一時大潰李陽元等聞
賊已渡臨津遂潰向北道上仝
平秀家留屯京城分遣諸酋行長清正輝元長政等同
渡臨津衆二十五萬　至安城驛平山地謀議分擄兩界未決
所向各自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長政得
黃海道各引所統兵以行

二十九日報至　上命具思孟申磼具宬陪信城
是遠君往審邊時朝廷以臨津之軍足以抵當不復設防
至是監司宋言慎兵使李潤德面無人色俱失精魄着
繩鞋以行　寄齋

初朝廷以去邠之日百官之落後者肆不可一々皆罪至如摠
府衛將義禁府等官非如閑漫衙門之比盡令白衣從軍
以為立功自效至是大諫金瓚副學洪麟祥執義權悏宗廟
令權憘吏曹正郎朴東賢奉教姜秀峻大司成任國老等
前後上疏言父母所在之地賊皆屠戮願歸省之　上批曰允之以
此上疏乞歸者紛紜不止朝廷以為君親一体若使盡許放
歸則誰與為國乎請一切勿聽自後多不辭而去者　寄
齋雜記

六月初十日時臨津失守聲息益急　上命鄭[illegible]
澈首曰此非京城死守之比可令一大將守之奉　駕而出可
也沈忠謙李德馨從而和之衆議皆以為然獨尹斗壽李幼
澄朴東亮曰此大不可我国封疆南北不過數千里欲
往非道則窮無可去之地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復
可為雖或偷生朝夕亦何益哉平壤四面絶險易以防守
軍士過萬粮食亦多雖此壹步国事決矣尹斗壽力
主其說且曰国事至此急請救於遼東且待元帥諸將
之還以高死守　上曰国事已附卿好為也是夕李
廣至亦言此誠之外無可守之不可地更生他議
上曰予當先向前路世子守此誠遂出御大同館諭
父老使與世子共守沈喜壽宣諭言語悲切一城

父老上下從官莫不失聲哭 上仝
初二日命元應寅只率軍官五六十來李聖任李薦等
逃朝廷以臨津失守皆歸應寅之罪遂使防守江東諸處
使之立功自效 上仝
朝廷慮賊之統出陽德路命洪汝諄爲巡察使往陽德防守
汝諄請対多般怨言請北孩驛馬以備戦用尹斗壽曰汝
諄之如是不過不欲去之意遂請勿遣
李鎰在道啓曰臣率軍三千前往 行在但願堅守平壤勿
往他計臣當竭力畢命以效一死時群議洶々去留莫定及
覩此啓頗有死守之心 上召群臣議去就斗壽曰一城之人
皆願與 大駕死守此城 大駕若半當一時皆潰人心
亦必從以瓦解況此城之外不知何地可避何處爲固也

太杳杳也時　上顏色慘沮言語悲切臣僚不敢仰
視鄭澈出謂斗壽曰左相之言好矣獨不與見　天顏乎為臣
子者安忍挽留強欲守城乎斗壽厲聲曰公何為發此誤
國之言耶若使京城早有固守之計豈至今日乎公不欲
守此城奉　駕狒去之可也澈無以應李德馨洸忠
謙曰今封強已蹙只有咸鏡一道而已咸興為府兵多
濊廣足以拒守衆皆曰然斗壽曰咸興形勢本不及此
脫使賊追更有可去之地乎且此賊狒不往北道乎遂
言於　上曰自　上既不欲守此城則巡駐之處有三
急往寧邊繕修甿機召集江邊兵以守之事危則即向
義州赴愬　天朝上也遠向江界集諸郡之兵嬰城
固守則可支一二月事急則乘船以下乃上國寬奠

堡藏也咸興形勢臣所備諳城大而低四面無險欲
召土兵則北虜必乘虛入寇歟向南道則道路險絕賊
蹕其後必成圍困此則決不可行也家猶以北道路險
而僻賊必不往咸興可守　上命俞泓治行侍衛
中殿先向北道斗壽出曰李鎰宿將必有所見待其來
當決北道之行是午李鎰至滿朝咸仰鎰李口將何言
環擁而坐李鎰曰此賊不可當平壤可去咸興非比此
城最先受敵可以往也沈忠謙拊其背曰眞將帥也
也德馨亦喜曰所以為李鎰也斗壽曰失性不呆
言寄奇
初六日俞泓崔滉奉侍衛　中殿嬪宮王子發向咸興
時賊渡臨津十日朝廷猶不為哨探始募得勇士金[illegible]往[illegible]京

等十二人送之遇賊於黄州斬二級而還
上命斗壽率命元以下留守平壤 上欲使世子守平壤斗壽
命元等以為人心視 大駕為去就 大駕既出雖世子留[illegible]
此無益也仍啓曰臣等當極力守之世子不必留 上[illegible]
之
初七日朝賊勢稍緩副學沈忠謙率三司言且未竟此[illegible]
城之比不當死守之更思此外無如此誠之固者必以為不
可去也及午中知賊至報忠謙又率三司言賊勢已迫 大
駕不可留也
初八日賊鋒到大同江边 上遂命沿行宰臣盧稷[illegible]
社主先行吏民憤怨作亂挺刃縱擊
廟社主墜於地指宰臣 大駕曰汝等平日偷食國

裧謀国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使魚肉此
賊手乎幾致驚擾宮門監司宋言慎斬其倡亂者三
人餘皆散去
時諸臣皆失色柳成龍出立階上乎招土官年長者諭之
曰汝輩欲竭力固守忠則有之何得震驚宮門朝
廷方議守城汝等不職罪在不赦即棄兵叩謝而退[illegible]

時夜賊使裧擄人致書曰願見漢陰先生指李德馨也廷議
以為德馨接話試和不成不如使勇士擊殺調信[illegible]等
曰国勢雖如此豈可效盜賊之智乎寄餉
德馨請乘船邀見以看緩兵即不從將取二賊頭用李恒福曰
二賊甚微殺之不足以損賊徒先負不義名非計也事已泊

初九日德馨以扁舟會見于江中玄蘇曰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於此今亦借一條路使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然且令退兵后講解調信亦語頗不遜遂罷回 日月錄

德馨曰今日之舉何名耶玄蘇曰欲与貴国有所相通則自東萊至京城皆不得傳語轉輾至此耳德馨曰今既通矣盍退師乎曰月本但知進不知退一步也勇士朴成景等知事不成欲殺之德馨目止之 寄齋

初十日 駕將發宮人多先出去城中人民持斧杖要諸路亂擊之判尹洪汝諄被傷墜馬父老男女塡塞宮門之外痛哭呼曰我亦之不出欲情 大駕為之死守處欲棄我

果殺我也遂欲毁破宮門遂散諸宰承旨出諭以傳行猶不
之信李幼澄遂大書傳行字於板使人登屋上遍示始稍稍散
去 寄齋
時民人撃汝諄背曰金貫子玉貫子也賊平時食厚祿既
不能禦賊又欲棄 君棄我而去耶仍亂棰
十一日車駕發平壤向寧邊崔興源鄭澈等從命尹斗壽
柳成龍金命元李元翼宋言愼李潤德等留守于平壤 日月
錄
駕既發斗壽成龍命元元翼在練光亭言愼守大同城門潤德
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守長慶門巡城中士
卒民夫合三四千分排城堞而部伍不明或踈或密散掛衣服
於乙密臺松樹間以爲疑兵

大駕歷順安夕到肅川朝議以為国事已急 大駕北道之行
亦不可必 中殿豈可獨向北道不如追回于寧邊觀勢去
就可也 上從之寄齋
時上下遑遑莫知為計 上召羣臣問倭策李恒福李德
馨曰事急使臣等請単騎馳入 天朝上書求救二人爭
進至夜分 上沉吟不决忠謙曰臣聞天下之事勢而已今勢
若可救微二臣往兵自當出勢不可救雖二臣并往無益況
李恒福方為主兵官尤不可遠離 上乃命李德馨往
請將發恒福送之南門李德馨曰恨無决馬兼程疾馳李
恒福即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燕相見
也李德馨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綠江
也二人洒淚而別 白沙行狀

十二日　上到安州雲巖院人民逃散遂闕膳

上召史官皆已散去自此諸從官皆落后從　駕者不滿十餘而亦皆任意先後侍衛者無多夕到安州

十三日　上到寧邊城中人畜俱已散去上下皆闕飯是夜韓應寅馳啓賊已渡江東外灘　上遂召羣臣議所向且曰予與世子同往一處則更無可望不如分往承旨李硏曰上国父母之邦也今當往義州赴愬朝廷若不利君臣當同死鴨綠江中聲大義於天下可也李恒福亦曰此言大是　上曰予若渡遼誰能從我恒福李硏泣対曰臣等願從行　上謂曰崔興源李憲国李誠中　卿皆老矣可從世子又謂韓準曰卿有父母亦可從世子羣臣皆泣　上亦垂涕涕寄奇

柳　上欲向廢城鏡恒福極言咸鏡一道只有一條路賊若直

衛將東手就縛此危道也此方且乞兵 天朝萬一得請
天朝大兵一朝大來則無人迎接 天子聞之謂我如何直抵
義州迎接天兵以留萬一若不幸君臣上下歸惡 天朝
莫爲内附徐覘事勢以爲再乘未晩也及請對夜已向闌
上御寧邊東軒張燭而見李恒福曰陳利害
上曰予意本欲内附卿言如此可幸義州但内殿已向北
道奈何雲山郡守成大業自請往迎遂率其兵達夜
馳往
上曰事急矣予當内附父子同渡鴨江則國無主矣遂命世子
奉 廟社主別行進駐江原京畿等地使之收召四方以圖
興復領相崔興源等從之 白沙行狀
時 上將幸義州事若不幸欲渡遼羣臣皆以入遼爲難

上於燭下逐座親問欲渡得自募問于大臣大臣不對以
次問羣臣莫有應者恒福對曰臣年少無病又無父母請
隨駕 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強行再加商量
對曰此非臣今日所辦口頭以塞顧問及出國門誓以效
故妻子兄妹已與永訣此意素定久矣
上嗟歎良久惟李硐洪進李山甫願行羣臣皆願隨東郎
恒福不得已啓請以扈從單父受點而行興源遂列書姓
名以啓 上遂落点擇無病可遠行者從
駕羣臣相謂曰到鴨綠江若不幸渡江則年老有病者勢
難從行云 白沙集
特平李廷臣聞其當從 駕遂不辭去 上又以韓準方判
尹當遂命從行準托以落傷出城去 寄齋

十四日雲山郡守成大業翊贊柳希聃往迎 中殿及世子嬪

俞泓等扈 中殿到德川屢奏言請急向咸興有促迫之言

俞泓中殿教曰 大駕去向尚不的知一踰此嶺之後事有

倉卒必致狼狽遂留五日以此大京未追及之

十五日午 駕次博川是夕平壤失守急報至

中殿自德川乘暮而至 上及內殿遂促駕召世

子奉 廟社主命向山郡 上辭 廟社主痛

哭羣臣皆出失聲哭僕從莫不沾襟

時俞泓自請從世子曰臣已老矣不得渡遼從世子勝復

之後當迎 駕而面 上不答 駕既出泓伏路

遮辭去 上終不答後 上數曰俞泓自行自

止殊無君臣之義寡詞

是日平壤城失守初賊兵分駐江岸依十餘屯結草爲幕屢
日不得渡尹斗壽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爲可乘夜掩襲
抄擇壯士四百餘人使高彥伯等領之從綾羅島潛渡約以三
更乘事候時失期既渡已昧爽矣賊陣驚擾我軍多射
殺之奪賊馬三百餘匹俄而殘屯賊大至我師退還趁船々
上人見賊已迫中流不敢艤船渰死者甚衆餘軍從王城灘在大同江上流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可涉日晚乘衆并渡守灘軍不
戰發一矢皆敗走
時壯士任旭景閔汝虎等退至大同江邊倒執一賊左右亂揮
賊不敢近所擊殺十餘竟溺死命元等在練光亭目見痛惜
之是夕賊於青眼灘白銀灘等處分遣其衆以試欲渡之形守
灘將金億秋許淑李潤德等一時逃潰上下列鎮亦望之而潰

賊旣渡猶疑有備遲回不敢前陣于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覘望
知城空無人明日始入城
尹壽等知事已去遂使城中人先出繼令軍器沉風月池沉
中從事官金信元請暫往安岳等處召募兵民有所措畫尹
壽法曰旣不敢保城又不從 駕落留在海曲亦復何為
遂出普通門向順安命元等皆棄城走信元乘船走城
遂陷
是夕柳成龍來言平壤不可守已而李元翼與遣李好閔
報賊入平壤 駕遂行 中殿踰山越澗一日一時
行幾百六十里而未下轎郡中大擾遂闕膳而行夜已二
雨鼓天路濘時衛將李璀成壽益等相繼散去盡

駕惟內官五六而已一行僚四五十人大臣惟[illegible]任鄭澈從行博川郡內五里樹木茂密天又雨黝黑如漆人心危惧甚於臨津之夕李恒福曰前衛甚疎吾屬兵官不可在后遂与佐郎朴東亮疾馳先導掠御馬而過

上益重之

時朝臣從 駕者纔十餘人朴東亮遂兼館官奮通符又兼春秋館漢學教授內乘等職酬應衆務無不中窾人比之周公瑾時年二十四 再造藩邦志

十六日 駕至嘉山已五鼓也聲息漸急遣咨遼東請內附

夕到定州寄劒

是日世子進次寧边 上命分朝中外扈從官司曰撫軍司便宜從事

兩國既分訛言大播關西人心不可收拾事[illegible][illegible]且目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先見往謁私舍曰倉卒之際誤着一手致懷大執悔恨無
及矣成龍曰我亦當初不能明辨且曰不可而已不能無
決
十七日仍留之州十八日　上到郭山郡摠兵祖承訓到雲興
館（郡北十七里）　上往見之（請下求救天朝）
夕次宣川張指揮賫咨來（僉載作指揮參用且上下）
十九日　駕次車輦館（鐵山郡北二十七里）
二十日次龍川尹斗壽曰今日之行專為赴遼
天朝急程疾行但遼至義州人心尤駭無以收拾況今
賊勢稍緩先使義州等官收拾散民諭以不即渡遼
之意使所恃然後徐緩進往則遠近不至失望矣上

從之
二十一日留龍川元均諜報至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駕至義州東向痛哭西向四拜以牧使所居爲
行宮時城中人民皆散鷄犬空亦鳥雀不飛有似荒山廢寺
從官數十餘人分接行宮近地寄寓
李恒福請收葺廨舍以示久駐意使民果稍稍還集恒福又
言湖嶺三路不知 行在所駐宜急遣使宣諭令起兵
勤王遂遣大司成尹承勳由海路往湖南自是朝命始通 白
沙行狀
超拜李幼澄誠中之子 爲義州牧使以李誠中爲戶曹判書
七月監司宋言愼兵使李潤德迺入山谷反無消息還[illegible]

之以李元翼為監司李薲為兵使 [illegible]
巡察使李元翼盧稷振單弱請分戰士入衛李恒福歸之曰戰卒用以破賊請別抄民丁補禁衛 白沙行狀

全命元李元翼李薲等屯順安以拒賊初賊入平壤至[illegible][illegible]七千招諭亂民作兵守城更不向西路盡回列屯兵分所領不多畏為天兵薄也由是命元等召募散卒及江邊土兵得成軍容與韓應寅進次順安防守登山院縣界自此順安以上列邑吏民還集

平壤西三十里許有釜山峴即西下大路也峴之左開有土石人稱為石將軍壬辰前石將軍出血流至釜山峴而止倭據平壤而終不得踰峴此其驗也人傳秘讖云倭至於釜山止於釜山云 菊圃瑣錄

敵

八月李元翼李薲等將精銳數千人助防將金應瑞別將朴命賢等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沿海諸邑萬餘人列于餘屯以逼平壤之西別將金億秋將水軍據大同江口別將林仲樑領二千兵屯守中和行朝以為平壤賊勢衰我軍足以進取又不可等待唐兵促令進取於是三路俱進薄普通門外遇賊先鋒射殺數十級賊大至我軍四潰死者盈野江邊兵多斫傷元翼敗還順安金應瑞一軍不返元翼等曰應瑞死矣及日暮應瑞斬賊將奪白馬全軍而還元帥馳啓陞拜防禦使 平壤志寄齋

時行長副將有勇力絕人者嘗先登陷陣行長倚重而委任焉府妓桂月香為其所獲極見愛幸欲脫不得請往西門審問親

以一重臣來撫　上遂以鄭澈為都体察使山聽亦
之意欲得 西厓 而朝廷議遣鄭澈深以為不滿而
樂之詞
山隖之還也下辭已教諭而南士庶有云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
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亦動邊地早寒晴
彼長江亦流于東恩敢一念如水滔々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
期日望帳所報園陵之無缺諄意懇惻聞者莫不灑涕閒孝始〇
寄齋芝峯谷梯製進
八月李舜臣捷書至以舜臣為三道統制使詳下
備邊司啓前監司宋言慎兵使李關德以一道之主深入峽中
久無形影洪世恭既承調度之命迭入漣川天兵去來邀不
開開韓準觀承 駕之命托病落後又自言親見 大駕渡

遼遂使人心崩潰獻納李廷臣持平李慶祺注書任就朴昌[illegible]

檢閱趙存世金善餘以待從之臣不辭逃去言膜準罷職閑

將白衣從軍世恭降一次具廷臣以下削職寄命

朝廷以京畿監司權徵遠入江華黃海監司趙仁得避賊[illegible]

逃以沈岱為京畿監司柳永慶為黃海監司上仝

岱臨行謂沈喜壽曰朝廷用人是何道理我則死地去公則得

其時吳喜壽曰是何言也朝廷以公頗慷慨不避艱險陞爵

亦又超資而遣之賊在平壤朝夕當死君臣上下猶不知

死所公何為死此言也岱猶咄歎不已上仝

岱為人慷慨自奮初常憤々奉使出入不避艱險至是竟

死朔寧召集軍兵數千人約與楊州牧使高彥伯[illegible]

復京城召募城中人約為內應賊詗知之潛大衆襲

魏收之岱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捍蔽而
死
官達鼓鳴角而行如平日殊不畏賊遣人召募內應城
中人恐事定以附賊獲罪連名結狀出赴軍前自言
願內應者日千百數往來如織亦有為賊耳目者賊設
間諜
京城人收岱尸埋山中賊發掘斬首懸鍾街五六十日面色
如生 追錄扈聖功臣青原君贈官
且蔭其子大復官縣監
遣宗室湖城監徵兵于兩湖等處發忠義內奴為兵召募者
亦許湖城監收兵得二千人由牙山乘舟還 行在
上久滯龍灣以詩風下曰國事蒼黃日誰能李郭忠去邠存大
計恢復仗諸公慟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尚可更

西東
十月臺諫劾李弘老以一無行之人付身李山海為其爪牙納
交金公諒為其奴隷陰邪鬼蜮之態不可勝言至於変後自在
去就請削職又論任蒙正以待從之臣出都門而先逃請罷職
竝允之
弘老上疏曰今之當路之人渾以去邠一事歸罪李山海以為
誤国之賊是使今之當路之臣在変亂初則果能遏滔天
之賊勢不使有去邠之亂耶如不過其勢亦能甘心
君上就不測之地耶至於置　君上於地盡頭悠々坐談
徒以報復舊怨為事而無耻之輩奔走承顔增長勢燄
国事家朝夕論設之勢了不加請心則其為誤国之賊不
知前後孰為甚乎殿下無失德　宗廟有積慶竊

亂之不發過氣數之使然臣視國事日危不忍愛君之心欲與 殿下同待天命之去就而當路之人不欲臣近在 行宮之下云々

時尹根壽具思孟以洪汝諄柳永吉李弘老皆夜相聚必有覬覦之心欲並與金應南李德馨而逐之咸渾尹承壽李海壽以爲如不得已當去其甚者金應南李德馨去而可罪之名李弘老知不免遂發死心上疏李誠中在公廳厲聲曰君臣上下魚聚絶塞誰所致也而反指吾輩爲誤國之賊疏中之語無非側媚之態吾輩幸日食君祿居言位不能建一言排擯群陰畢竟受此辱者吾輩之過也尚誰咎哉 寄齋雜記

十二月兩司請竄害國三人洪汝諄李弘老宋言慎三人啓曰

此何時而為此詭乎此人豈之罪乎而亦知但努敵虜濟之如
答曰無奴乃設一棧而陷人手鯨戰蝦死此之謂也
好笑再啓
不得不從依允翌日傳教改以頒勑鄭澈以為好笑
因知柳永吉啓曰鄭澈在南中沉酗酒色不為國事尹斗
壽所為終無其宗使主執日派國事日急
上曰鄉之此啓有意見乎柳永吉闔嘿良久對曰只言所
聞別無意見遂退澈所到耽酒留連所受之任不成頭緒
由此大失人望永吉之言雖出乘棧狙擊而其處事實有
以致之寄齋

癸巳正月初八日 天朝都督李如松擊破平壤城
李舜臣把遏海路
初賊兵一路向巨濟慶尚右水使元均令虞候守營馳到白

川寺見我國漁船以爲賊艘蒼黃退露梁虞候聞之潛出城
中老弱死者甚衆一島之師望風比曰潰南海縣令奇孝謹棄
倉庫逃而走均聞賊連陷諸城引舟師向加德見賊船蔽海遂
退還將。諸。言亦稍稍散去均欲登陸避其鋒託聞曰患沉戟船百餘艘及火砲軍兇於海中獨與褊裨奔至昆陽玉浦萬戶李雲龍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
當死於封內此乃兩湖咽喉失此則兩湖危矣今吾衆雖散
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可謂來援託聞曰用其裨將李英男之言求救均遂與雲
龍等退在露梁賊兵跟追而至時全羅左水使李舜臣右
水使李億祺率舟師在全羅左水營前洋雲龍請求救於舜
臣。卽以單舸馳赴曰賊兵已滿於泗川南海之洋一諸鎭匪解
水使均力不能支願乞全師勸其先鋒不然禍且及於湖南
矣舜臣等憮然相顧光陽縣監魚泳潭見其推托不決奮然

人言曰嶺南帥非王士佞非國賊耶嶺帥諸[illegible]
以我境匪茹之賊在其後矣我以一道院師趨視請援坐黯嶺
之敗可乎諸將疾視之僉載曰均遣栗浦萬戶李英男詣舜臣請援諸將多言我守我境且[illegible]
何暇赴他道耶惟鹿島万戶鄭運軍官宋希立[illegible]
以涉泣勸舜臣進擊以為討賊無彼此道先挫賊鋒則本道[illegible]
舜臣沉思不答翌曉聚壯士召泳潭曰光陽之言[illegible]
也但水路深遠無人經識此可憂也泳潭曰此則小將當之
願為公作先鋒舜臣喜曰依光陽之計即以泳潭為水路嚮
導以龜船將申泣良為作候順天府使權俊加里僉使具思
稷為中衛左右將五月初四日与億祺等領戰船八十餘艘
下海說聞曰舜臣率板屋船四十餘億祺合兵而進向露梁与均相會先刃至光州
之洋賊船四五六艘見之退去我軍追之登陸而走遂破其
諸軍卒始生氣翌曉日初五又向嶺洋他作見乃渠見賊船蔽海而來

舟使申浩良已被圍舜臣見海洋阻隘緩々退却諸船以次
而德祺出走桂島之外防踏僉使李純臣大呼曰使道何棄
我二船耶舜臣不答賊見我退師随之至閑山大洋舜臣一
時颭旗回船德祺促櫓繼至諸將俱發天地眩轉銃聲動海
合戰決幾賊船盡沒燒溺死者不計其數收斬百餘級泳潭
仍為先導過顛海津又遇賊船二十五伏兵船二隻合擊勦
之至戌時度已乃。
泳潭咸安人膽略超世夫出身已為呂島万户及登科常為鎮
海諸將幕下海路夷險莫不經且故舟師出入如履家庭以此
不見島追今當之功泳潭為最而論功只陞堂上不預於宣武
勳導人惜之 日月録
初六日元均戰船与宝城船合擊賊大船一艘焚滅之明日賊

自東萊浦浮向日本三道水軍並及于加德前洋[illegible]
諸賊船百餘隻喊聲震海烟火漲天燒溺死者無數又殺斃首
級獲大船設層樓高可三四丈可坐十餘人外垂紅羅帳中有
金銀屏子勢甚堅壯乃賊將所乘船船中得金團扇一柄書曰
六月八日秀吉着署右邊書羽柴筑前守五字左邊書
龜井流々守殿六字疑是秀吉符信之物而所斬者是筑前
守也 朝野記聞 已上並日月錄
時賊退而鄭運中丸而死於是鳴金收軍 朝野僉載
一說初舜臣聞倭連陷釜萊會諸將計事鹿島万戶鄭
運軍官宋希立願為以死自效辭語慷慨舜臣大悅以
五月初四日領水軍下海有戰船八十餘隻每先均約會慶尚
玉浦前洋有賊船三十餘隻四面圍帳竪紅白旗旌

碇住洋中分兵登岸闖燒倉烟焰遍山賊見我師猝至一時
登船舜臣督諸軍焚賊船二十六艘約以明日決戰聞京
城失守各還本鎭捷上　行在百官引領相賀遂進秩嘉
善居無何又見白頭老翁蹩起曰賊來矣舜臣蹶然驚起
促戰艦會釣于露梁屬南海賊果來矣初一交戰焚破一船追
至泗川洋邊見海邊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下有賊船
十二艘時早潮已退水淺不得進舜臣鳴螺佯退以誘之
賊果乘船逐之舜臣令龜船突進焚其船十二方戰賊丸
中舜臣左肩貫徹至背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及戰罷令
人用刀尖挑出一軍始知莫不愕然進至唐浦城屬固城又有賊
船十二艘分泊江岸中有一大船上設層樓外垂紅羅帳
內賊酋一人金冠錦衣指揮諸賊舜臣令諸將促櫓直衝

順川府使朴儼自下仰射正中其首應絃而倒一軍[illegible]
因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舜臣堅臥不起良久使人搖鈴一軍
乃定 名臣錄遺事

湖戰船雖小善於突擊舜臣舟形如龜上蔽蓋板遍排
鐵釘尖銳難犯且甚堅疾兼得涂潭指導能成前後之功
同月錄

先是舜臣大修戰備自以意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龜
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揷刀錐前作龍
頭口為銃穴後爲龜尾尾下有銃穴左右各有銃穴六
戰士櫂夫藏其內四面放砲進退縱橫捷速如飛戰
時覆編茅使錐刀不露賊超登則掐于錐刀掩圍則合
火銃放橫行賊船中我軍無所損而所向靡披

靡

先是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萬々又從西海來未知　大王龍馭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勢而賴此壹戰行長勢孤不得更進國家中興實由於此

日月錄

六月四日舜臣進至唐項前洋億祺領戰船二十五艘來會翌日諸軍出外洋賊陣於唐項前浦舜臣先遣哨船往探形勢哨船纔出海口放砲報變諸軍一時從櫓連亘魚貫而進至所江賊船二十八艘列港中々有一大船上設三層大船帆直追諸軍挾擊乘銳崩之賊酋中箭而死焚船一百餘艘斬賊二百餘級溺水死者甚衆事聞進階資憲

七月六日舜臣與均億祺等會于露梁聞賊船七十餘泊於見

淺深我師至中賊洋見兵盛回船入港々中[illegible]

艘作綜列陣港口淺狹且多隱嶼難以行船舜臣小出兵以誘之

賊果悉衆追之舜臣且戰且退引至閑山洋中回船封逐揮軍

旗鼓譟前砲俱發賊氣挫少掛諸將更懽呼踴躍楚賊

船六十三艘賊四百餘人棄船登陸而走諸軍進至安骨

浦川虜熊前洋又有賊船四十餘艘中有三船上建層樓諸

船以次列泊賊既屢敗懼識我直衝前據淺港負固不敢

出舜臣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霧四塞賊兼夜絕碇而

遁是役也斬二百五十餘級溺水死者不記其數進階正憲

遺事 已上

時舜臣遇賊四百餘艘於巨濟前洋大戰良久舜臣謂諸

將曰彼賊船上建三重樓儲以金碧一賊踞床指揮此必大

將若使二三龜船直衝賊船賊得島此賊餘必自潰遂選壯士百餘人分乘三龜船出入賊船疾如飛旋賊莫敢近遂犯三重樓船賊將被箭至三猶不避箭中腦始仆舜臣等鼓譟直進賊遂崩潰溺死者不可勝紀得器械無筭七月報至陞正憲 寄齋

舜臣遂以四月十五日進陣于閑山島領三道舟師遮遏海路八月朝廷以舜臣兼三道統制使 名臣錄

五月全羅監司李洸使兵使崔遠守本道自領兵四萬 一作二萬 以羅州牧使李慶福爲中衛將助防將李之詩爲先鋒自龍安渡江由林川路防禦使郭嶸領兵二萬以光州牧使權慄爲中衛將助防將白光彦爲先鋒由礪山路渡錦江慶尚右監司金睟率手下兵數百 官 一作只率軍三十餘人

時分慶尚道置左右巡察使以李聖任爲左巡察賊兵充斥
左右號令不通故也
忠淸監司尹國馨防禦使李沃兵使申益悉兵數萬相約
勤王刻日齊進衆號十萬
初洸於變初無赴難之意前光州牧使丁允祐往見洸力言
勤王之義不從及至徵兵命下洸始倉皇調聚師期太迫
兼以縣潦列邑守令恐被後期之譴驅迫無程至有自
縊者而不敢怨旣至公州聞 上西狩令軍令曰
大駕西出不知存沒已無可遂退還全州道內人心憤惋
不平先産見洸曰 君父播越則臣子固當挺身赴
難公乎握重兵退縮有何意乎遂拔劍瞋目洸驚惧失
措謝曰吾未深思耳此後惟公指揮乃以先産爲助防將而

已聞 行在無恙而義兵四起始不自安更發勤王兵海

藩邦志 紫海筆談

洸調發列邑兵求檄文於高敬命且使通意於金千鎰諸人敬命草檄復書且陳水陸并進之策及漕運西海從達大同江云云 日月錄

時有旨到湖南使之塞通于慶尚右道掃境悉援而半庀洸得細書總僅成樣見者莫不揮淚金睟自南原到金州洸以睟為敗將拒不納一行兵馬稍稍逃散睟見洸約束登程 日月錄

傳昌王果之軍厥起遠征推尹大元道仁為盟主據蘆嶺作亂回兵本郡焚卿杜堂洸使崔遠進軍討捕飢之潭陽南原求禮順天之兵在道皆潰散光羅之兵到亦一時潰散守等在道

指進而不能脅會洪亦在近因留在原立之意
二十六日三道勤王之師大會於振威坪凡十三萬旗旄蔽日
覘運百餘里畿湖避亂之人謂恃之或有還集者以六月初
三日移屯于水原之禿城水原之賊聞大軍猝至遁去合
于龍仁洸使光彥覘賊于龍仁時賊陣于縣北文小山[illegible]
似孤弱光彥易之還告曰零賊也急擊無失洲慓力言曰
京城不遠大賊當前今出掃境入援国家存亡在一擧
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可爭鋒於小敵當直渡祖江
塞臨津洸不聽以之詩及先鋒守令等付光彥以[illegible]
虜在目中內薄挑戰從卯至巳賊不出午時賊[illegible]
草伏膝行後殺入軍中左右斬斫之詩光彥及[illegible]
古阜郡守李允仁咸悅縣監鄭淵等皆被害初

五日

一說郭嶸先遣光彥往視道路還言道狹樹密不可[illegible]

洸挾前憾以違令重杖幾危光彥憤曰寧為賊所殺遂[illegible]

而起興之詩搏戰而死 再造藩邦志

時之詩光彥各領精兵一千意甚輕賊權慄戒之曰愼勿[illegible]

進俟中衛軍至乃戰慄未至光彥等徑進賊死

初六日洸等進兵陣光教山令軍朝食賊騎突至先來五[illegible]有

金假面騎白馬持白旂揮劒直前申益以先鋒在前先潰十

萬壯士一時皆散蹂如山崩賊數騎追趕十餘里而去洸等

敎書印符旗纛軍器兵粮委棄塞路賊悉焚之

洸還全州国馨還公州晬還慶尚右道獨權慄及同福縣監

黃進全軍而還

時忠慶二道俱被殘敗獨全羅一方物力全盛兵甲輜重彌漫
四五十里遠近聞之莫不雀躍朝廷亦指日待捷時於喪敗之
餘僅率軍官百餘名付於洸洸所領精勇自時以下無不淩
轢受侮洸又庸怯不知兵行師如驅羊散亂無統首尾
不相知光彥之詩謂洸曰我兵雖衆皆列郡烏合之軍勿
論多寡俱使本邑守令將之某邑作先鋒某邑作中軍
勿聚一處分屯十餘一陣雖敗傍陣繼入鱗次相救則勝必
全捷敗亦不至大衄洸不從至是進陣龍仁縣南十里光
彥之詩直到賊壘斬賊之樵汲十餘級諸軍輕賊有驕色
夜分使光彥等斫賊營踰柵直入揮刃亂斫斬首十餘
適大霧四塞咫尺莫辨留營之賊盡已登山乘霧放
放銃自後掩至光彥等俱死天曙霧開賊衆四五千相対

一營二三里地賊銃一発大軍遂潰洗等変着白衣相継而
適八萬之衆須臾散盡敗報至　行在上下面々相看長
着吁短歎而已　寄斎
時留京倭將各乗銀轎盛列兵威着紅衣婦女騎馬作隻
而出連日不止來藏廣州欲俟我軍到陽川自南襲迫逐入
于江水而我軍以為賊聞軍至自退也已而聞我軍敗潰而
止　日月録

北道之陥　鄭永孚収復

初清正自安城驛分路擒安城民使之嚮導從谷山踰老里
峴出鉄嶺北月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兵使韓克誠率兵
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行乃左右迭進且馳
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日已西軍士欲少休矣賊出明日復

戰亟克誠不聽麾其軍圍之賊出倉穀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
其内多介鳥銃我軍櫛比而立中必貫穿一丸斃三四人軍遂
潰克誠収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朝大霧賊潛行襲我軍
散伏草間忽一聲砲響四面大呼突起我軍驚散委陷泥澤中
賊追之芟刈殆盡克誠欲逃入鏡境遂被禽
臨海順和兩王子聞賊兵在後 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疾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
馳踰摩天嶺七月到會寧留數月縱豪悍奴僕侵擾民
閭逼責守令大失人心府使鞠景仁叛縛二王子及全
貴榮黃廷彧黃赫南兵使李瑛 一作會寧府使文夢軒 併其婦女婢僕
拘繫之穩城府使李銖等數十人馳牒送款于賊 廷彧八歲孫兒裂死於眼
前清正單騎入城解縛厚遇之且責景仁等曰汝輩忍
爲此事當誅不可賞兩王子諸宰留置陣中使景仁

守會寧鞠世衡守鏡城留兵吉州還屯安邊一作咸興
日月錄 芝峰類說
世衡鏡城府吏景仁叔父也與明川吏鄭末守木男連
謀相黨并受賊所署官各據州城北關大捷碑○朝野僉載曰景民冀命
仁全州流配人以謫徒素怨
遂因此首倡謀叛
監司柳永立退入山峽出兵引賊兵襲執之以為文官防
禦精解兼間脫走還　行在僉載
南兵李渾奔甲山叛民偵逐匿田間出窟竟與亂民相戰而
死送首于賊甲山人又執府使而降
癸巳朝廷遣府使林恂以討捕叛者二十餘人然后始定
獨尹卓然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李墍留江原道得免
初駕在平壤以咸鏡監司柳永立不能措事遂以卓然代之

為判刑使制北路兵使 時文學爲賊身中開閉轉

居爲巫女僕隷文學說身行乞於富寧扶龍城巫人家巫

熱視曰豈許事公耶文學曰我乃居商遭

亂不得敢主人何忘書耶巫心知之引入亭遇秋巫祭其祖

以家傳先進取文學曰吾神殘人假令生存有吉在國不

得先當其食文學右爲吉達源等鏡城欲起兵討世弼聞

州狀招巫人夫妻亭報云 僞造

文學在民間陰請之文學不信有難色達源等陳其誠文學

始肯從到南村召募壯士文佑等僅二百餘人見龍城倉督

山中至遂建旗設入鍾城世弼倉卒出迎 世弼方稱權信陷病自若擇間兵至

閉門拒之知不獻 文學入據館以文佑等自衛城中皆賊黨

開門迎入納印

文佑等以恐含吉州賊四十餘過邏將至城中驛樓文佑亭

敢士死二千餘騎開門突出賊驚走文佑遂至求康驛

盡聽之夜三更文佑持賊首數十級大呼開門文學大喜

出迎士氣始振遂斬世弼以徇 活虜訖聞

文孚遂傳檄南北州使合兵三千人吉州人許珍金國信許
大成亦聚兵爲鮮戶擒斬僞職碩郞正吉
會寧校生吳允迪等陽從文孚復據城恐家屬被誅密謀誅
景仁事泄景仁使其黨李彥祐田彥國等捕允迪將斬之各
犯夜收反接之將待曉斬之以威衆校生等欲死中求生遂潛
都訓導申世後爲謀主世後興復心善千人聚公館門前夜
呼吹角鼓噪以令城中城中不知所以世後拔白刃大呼曰
吾鄕負國多矣今聞義兵已起誅亂賊我輩若不殺賊必族
滅敢違者斬衆莫敢枝梧遂使力士拘景仁撲殺之幷彥
祐彥國等朝廷論其功拜世後僉樞
時清正令備將擬吉州身率大軍屯南關十一月文孚遣
賊于加坡將戰部署諸將見龍爲中衛將屯白塔進台見已

忠恕爲伏兵將分屯石城毛會韓仁濟盧俟爲左衛將屯大湖
柳榮天爲右衛將屯理河金國信許珍爲左右斥候將分屯
臨溟方時賊狃勝不甚備擁擊敗之殺其將五人斬獲無數
達近鄉皆應衆至七千餘人賊取入吉州城北關大捷碑
執津賊大掠于臨溟文學率輕騎襲之草山設伏伺其還
夾擊大破之又斬數百人邊剖其腸腹暴之大路十二月又
戰于雙浦津吉州號戰之明年正月又戰于瑞川三戰三勝
還屯吉州林士機聞淸正遣大兵迎還吉州留屯賊文學
尾擊至白塔南漆木下朋壽射殪賊應弦而倒鵬
壽附提出文多馬前忽中丸死許大成李希唐
亦死
遭[illegible]亂閒行奏捷時　上御承錄引見流涕

聞儀壽監舜臣獻天賜秩朝徵帛一疋文學加資再任吉州
牧使 北關碑 僉輯合編
初文學壽諱起兵人或謂或不應為視望計適自朝廷遣一
將文有八道義兵皆率處々討賊又兵十萬不日到平壤
一半諭諱字獲之語人心頗服文學壽遂起於明吉之境端川
郡守姜燦又起兵聲勢相援朝廷擢文學折衝仍兼評事
進姜燦判校以甲山府使成允文為北兵使利城縣監崔
東為南兵使寄啣
鄭文學字 彥慤之孫

廷安之捷 李廷馣 壬辰九月

臨津之敗黃海一道無人抗義衛冠州縣棄掠并為賊窟
唯延安未受賊鋒招討使李廷馣避兵至延安府使李叔、城

等義薪會技城外大烈風急賊兵皆自亂相蹂死者不知其數餘黨奔還追斬甚多（日月錄 紫海筆談）

時賊將甲斐豐臣長政等以延安城守不盈發意殄滅乎合諸屯兵大氣而來城中色沮多言招討非受命守城宜避此銳鋒以爲後圖廷馣延諭同僉以經幄老臣不能執羈靮從行令承 旣受招討之命死宜矣一陣效死安忍苟活且誘民入城賊至而棄之吾豈忍爲也下令曰不欲同死者任其出去遂諭遣其奴之士徒學官爲從民出去爭明約束誓一心力抗屛寧中外備齊呼曰大將判死命我輩何用生爲賊遂圍城有一將頭白旗乘白馬環城周視樵急爲風可射武士張應祺一矢洞貫斃之廷馣指示左右曰此賊敗兆已盡夜進攻鳥銃數十處放炮烟焰籠塞丸下如雨至夜達曉益

隙令步限者矢無輕發俟賊攀城乃必中殺撤門扉樓櫓

續積草為烟列鼎煮湯令老幼兒婦伺賊登城注以沸湯

賊以草裝塡塹以上則擲烟以焚之無不殞斃賊起飛樓于

南山穴板壁備梘放丸城中隨起土墻一作板屋四面對起賊乘夜

霧潛上南城以烟燒殺甲十餘人賊亦死盡唯叫噪而已城中

乘勝歡呼金鼓震地賊乃聚賊積尺焚之而退師出兵追

擊斬級鹵獲甚多

賊既退城中人曰賊衆分運而戰有休息之時我輩晝夜若

戰目不交睫氣力乘盡少遲一晝夜安得抵當非令公忠

義所感我輩已為丸下鬼寄伺

初趙鳳貽書遞安倅申恪曰明年必有擾亂宜速浚壕增陴

羽城外飛鳳山溪水鑿池隱溝入城中各[illegible]之及是被圍

以城中有水得以固守 重峰行狀

廷馣馘捷但言某日圍城某日解去無他語 朝廷称其不伐特授嘉善同樞張應祺趙宗男趙希龍奉克臣等賞職有次

自此賊趾白川一日程更不踰延安之境由江華渡延安西達 行在南通兩湖也皆延安保障之力也 寔爲

廷馣字懿薰慶州人十八進士 壬子 一登明經科 上再幸以廷馣之弟廷馦前守開城有遺惠命留鎮廷馦乞與兄同守及臨津師潰廷馣將至母延安金德誠趙庭堅等來會傳檄遠近招集義族 世子聞之以便宜拜招討使遂建大將旗書屬忠討賊卒全孤城追 録宣武功 贈右贊成月川君諡忠穆

進士趙廷堅白川人倡義起兵字延安 上特除掌樂正
教曰白面書生身先武士功成欲以科第進辭勳[illegible]以江
東縣監擢文壯官至吏議 贈吏判與朱之蕃生同年月日
時之蕃書庭堅靈署曰靈莊 號稼隱 白川趙譜

晉州之捷 金時敏 壬辰十月

初賊兵揚言向晉州牧使李璥判官金時敏入智異山避
兵金誠一聞之馳到本州境內一空時敏先出待璥
璥疾誠一傳令致之璥疽[illegible]背[illegible]死誠一令時敏整軍守城
[illegible]營錄

晉州嶺南巨邑也時敏以武人攝州事修軍器繕城池募士
卒同甘苦為教免計聞泗川之賊將犯本州與曺大坤領
精兵千餘進戰遇賊于水橋斬殺甚多賊宵遁 [illegible] 泗川縣監

隣入守陴者皆驚潰前萬戶崔德良軍官李□男息復冒死
拒戰老弱男女亦爲之下雇石投火城中無石□□□□欲
明賊勢少歇而時無中丸左額不省事光岳代守奮勇戰射
捷佐將劉復已賊始退逃死者不知其幾賊恥爲所焚敗斬級
之賊僅三十餘而賊退之後燒骨處々積累將傳之丙龍以
擄去萬井而反被其主五而適時敵既中丸將士力竭不能
追擊人以爲恨
倭將羽紫元□吉之從侄與力微弱敗退昌原合陣而歸
云
時圍城十六將僅獨苦遣善領兵來援城中將士聞之喜躍□
倡義使與其援鄭仁弘遣假將金俊民鄭邦俊等率精兵五
百餘兵來救俊民中道與賊鏖戰斬獲數十級進屯川嶺貝

過逞翫術不道演教無人見在　行在絶遠拜聞未及至於延

安之事學尚比之亦非定論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六目錄

宣祖朝故事本末

求救天朝收復京城

無復收拾雖有智者亦不知為國計昔以孔明之智猶且用乎吳
守請救於孫權卒成赤壁之捷今以我國之力無復可為者
且奏天朝請兵來援以冀萬一廷臣皆以為迂闊或云之[illegible]
肯出兵尹斗壽曰我軍方守臨津足以防衛三南北道其不足
當集自當有為請遣天朝檄令來救當出遼廣兵馬遼廣之人
其撻子無異必能憑凌橫暴此策決不可行也恒福建二日事
之後其李德馨極陳利害諸臣稍稍相同卽具咨禀上
卿允之白沙集

十九日進聖節使柳夢井閔夢龍等當去卯日方物盡皆[illegible]
兼獨持表文而來朝廷以為雖無方物趣節赴京為可遂遣之
寄齋雜記

六月初一日尹斗壽曰既已請兵於天朝凡接濟之策不可不

先為講究遂以沈喜壽為接待使先往義州又以洪宗祿洪恭
世恭為江界府使 為可用召拜承旨 沈友勝為三路調使分管糧餉 同上
初八日遼東巡按史遣鎮撫林世祿崔世臣來 上接見于大
同羅鎮撫登鍊光亭望見賊騎擴馳曰是固倭也遂不留而還
遣尹根壽偕行
時遼東聞倭犯境未久車駕已至平壤甚疑之或言朝鮮為
假王向導以來使都司鎮撫托以探審賊情願見國王相[illegible]
接見于大同館 日月錄
世臣等之來尹斗壽戲謂李恒福曰此乃令公客也令公可往
接待 白沙集
又鎮撫張奇功副總楊五典來義州探事情而回 日月錄 十
一日駕次肅川遣李德馨詣遼東告急德馨星夜疾馳到遼

東巡撫都御史郝杰立庭慟哭辭氣忼慨杰為之改容便宜調發本鎮兵馬三千都摠兵祖承訓領之游擊史儒為前鋒將郭夢徵王守臣戴朝弁等從焉

承訓到義州儒及夢徵朝弁各領一枝兵(一作千)騎先到林畔館(宣川北十五里)二十八日　上到郭山　聞承訓等領兵到雲興館(郭北十七里)遂具法服往見之見儒等再拜謝曰一國存亡係在大人唯指揮是俟儒等言俺等來及救平壤祖摠兵將至會當相議用力

時　上歷言我國前後事情從官等列伏上前復言所見語極先闊夢徵曰貴國君臣一處閔亂有同聚訟殆無禮也(寄齋雜記)

摠兵以下知平壤已失守遂還(一作退屯義州)

是日夕　駕次宣川遼東巡撫御史李時孳進指揮使來國

臣移咨有司備國圖為不軌又曰八道觀察何無一言〻〻八
道郡縣何無一言之倡大義何日陷某鎮何日陷某州某人死
於鄧某人附於賊〻將幾人軍宼萬至於嫡以長即中國夷
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何在而以第二子為世子乎迹一且繇
以報天朝自有閑山大砲大將軍砲神光標槍猛將精兵霧
列星馳倭〻兵百萬不足數也况文武有勇之士足以灼見奸謀
達権剄蒴云〻　上對差官覽咨嫌䟽曰此盖疑我與通謀而
為此恐動之以誠也謂指揮曰當委遣陪臣回報也國臣出謂
譯曰䞓按以我曾從黃天使出来親見國王故使之来見真偽
耳咨中所言特假設之辭〻國勿怕也寄衛
初度遼之議已決尹斗壽力争一日五啓不從移咨遼鎮請
率妃嬪子女内附於上國寬奠劍堡揔兵佟養正報遼東巡

撫部本〻據此上本曰朝鮮素稱大國世作東藩一遇倭賊望
風而逃儻被國社稷失守突爾來奔見在師臣拒之則棲依
無所非服失仰賴之心納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專擅之義倭
奴譎詐異常華人多爲鄉導若扶部闌入貽害非常則作
何處置兵部尚書石星覆奏畧曰令宜駐劄險阨以待天兵
之援號召勤王之師以爲恢復舊疆之策萬一危急圖請來奔
情難盡拒宜勅令容納亦復量名數毋過百人奉皇旨朝
鮮國王既迫於賊顧乞内附朕念恤小之仁義不可拒着寬
奠堡先盖房屋幷從十員名即於渡江之日迎接留下一
口其就撥田錢豬羊各二口糧飯等物務使豐足毋得缺乏
其從官及人役共通百名婦人二十名只許從渡勿令混
撥致慢

時皇旨特下而遼鎮猶未 釋疑遣來國臣來驗国臣故報的是
眞王非假王也
初申點奉使赴京在玉河館聞倭兵入國東駕西巡卽訴于石
星時皇朝議論不同其一云夷狄相攻中國不必救當守鴨綠
而此勁兵渡江耀兵其一云堅守鴨綠以覩其変惟石星力言
不可不救且請先賜軍器火藥衛賊之具科道官言軍器火藥
禁賜外國乃高皇帝法不可違也星力爭曰所謂外國羈縻
荒遠其成敗不關於中國者朝鮮事同內服如使倭盤居朝
鮮侵犯遼東以及山海則京師震動此乃腹心之憂豈可以
常例論 紫海筆談 西厓集
於是皇上命會集文武大臣九卿科道等官雜議 議不一竟
依石星議兵部乃先差將侍張將功賚犒軍銀二萬兩解赴我

國貿芻糧一作賜行糧附 點 又遣參將駱尚志領南兵三千留屯義
州江上副總查大受領標軍三千先到鴨綠江衛護行宮又以
大紅紵絲二表裡慰勞國王 攷事撮要
駕至義州遣奏請使知敦寧鄭崑壽請援於天朝上面諭曰
國之存亡在此一擧卿其勉之
時申點還自天朝言衆議皆言朝鮮詐稱被倭侵至於表國嚮
竄必有自取之殃至於伊國情形俱未諳知不可驚動邊軍擬議
事外夷猾石星亟請發兵救之星召洪純彥謂曰你國之事我
獨盡力而衆議如此此時爾國使臣來則擔當爲之力矣皇上
亦隣爾國而寧夏方用兵以此恐力分爾何至今不請兵乎於
是遣鄭崑壽沈友勝星夜前往 上酌親以送語多悲惋崑
壽出謂人曰朝廷謂我爲異己使之遠赴此何此事也李誠中

此日義吉承訓信之遂進薄平壤適大雨棄兩攻七星門賊伏
城內突出鳥銃亂發史儒先登城中丸即死戴朝弁張世爵
皆陷沒死承訓僅以自免收餘兵恐賊追躡一夜馳二百里過
奏稱時曰不幸使游擊傷死天又雨當添兵更進仍遷還遼東
西厓集 日月錄

初李恒福言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果敗 白沙行狀

時朝廷請救遼東冠蓋相望自七月初寬奠副總兵佟養正致
檄見于順安甚我軍同進退連日斬賊至十餘級養正聞報然
撫衍行遊道承訓領七千兵馬以來蓋輕之也承訓直到順
安卿戚龍金命元等以為天雨路滑不宜急攻承訓曰我嘗以
三千騎盡十萬韃子視倭賊如蟻蚊耳固要進兵待我軍作
俟持順天郡守黃璞馳報命元曰倭賊[illegible]

被擄女人於城上屢呼官軍係此機攻城可得成攻承訓以然

喜曰古昔言十六日城可破正眞此報相符遂進兵據城下六

門不開城上亦無一賊防守者平明大軍由普通門入哨軍已

到大同館前呼喚移時無一賊出應大軍遂驅進賊於左右旁

屋簷壁穴一時放銃銃聲震天地史儒中丸死承訓遂策馬先遁

大軍潰亂還者僅三千人承訓一日馳三百里成龍邀謂曰

已矣猶不念七千衆命手牽留此收拾散卒從容回軍承訓不

聽而還 寄翁

於是賊氣益驕移書我軍有群羊攻一虎之語揚言朝夕將西

犯義州人心洶洶 西崖集

承訓既歸恐獲罪揭報撫按鎮三衙門謂其方攻城策見

之際朝鮮一營投倭助戰矢石如雨是以見敗廣寧守將遼東

總兵楊紹勳領兵到九連城探虛實移咨詰責山海關主事張
棟亦致疑不已 上遣尹斗壽極陳無理之狀辭甚剴
石星為遣指揮黄應暘來覘 九月應暘初頗疑我請見倭書
尹根壽以賊在洞 上所遺書示之 應暘不信李恒福在坐 曰
已慮及此自賫辛卯倭酋慢書以來及是以是示應暘數大釋
叩膺大慟曰朝鮮替天朝受兵而義聲不彰反被惡名天下
寧有是耶故以實報東援之議遂決 白沙集
時應暘言當入賊營諦觀形勢雖得一大臣偕行 上親見
于龍灣館 應暘曰貴國雖小素稱富强一朝播遷至此是何
故俺之來實為察貴國情狀 上痛哭頒示倭酋書且曰
微誠未白致有不忍聞之說當死鴨江以表此心上下皆落淚
大哭應暘執 上手撫臂哭曰今聞此言是乃心肝誠實之言

也天朝若不救則使東韓忠義之一方未免爲賊盃之鬼我何以
親往說之耶日昇遂逐日到兵部見石尚書輒痛哭極陳可
救狀星亦垂涕云 寄齋

時譯官韓允輔以事赴遼東巡按御史李時發問曰你国將官
接倭使天兵撕犢至於軍還之日不沒軍糧馬豆拏致倒斃
是何道理對曰小邦人此脆胭不能作惡雖或見糟苟從不過
畢死身豈有從賊作逆者乎天日在上萬無此理至於失敗
之後大軍日馳三百里人馬安得不死傷乎此小邦無狀之致
而其間曲折百口不能說時譯使白派說是時以潤輔爲舌
應變 寄齋雜記

八月鄭崑壽詣石星前痛哭哀籲悲不自勝星亦感動泣
下沾襟曰秦庭七日之痛蔑以加矣時諸將猶多出異議惟

星州主撥兵至請身自東征 鄭西平行狀

九月皇朝遊擊將軍沈惟敬從倭營 上往見於龍灣館

曰天威赫伊酋一別毒種當聞壁言欲手自避乎惟敬曰天朝

事體但要尋常弟觀之俺當以計繫其手足終使恒威而

還勿慮也三日夜馳赴順安

惟敬浙人或言福州人其父行商於日本惟敬隨其父往來嘉靖中

在浙直胡宗憲幕下備諸倭情上書兵部請往諭倭奴或

用兵或羈縻以身任之石星奇之薦于朝許便宜從事二十五

日到順安登乾伏山望見平壤即寫帖付家人沈嘉旺入倭

中話來由行長令浙江被擄人張大膳來請相會又致書嘉

靖年間天朝行人蔣舟者誘我日本約和通貢而設伏害我無

遺今日天朝來者無乃用蔣舟故事耶惟敬曰天朝聽爾屬

國南若華心解兵則天朝一時同仁誼容行詐乎行長乃信之
且親列五營於山下惟敬入營中與行長調信義智玄蘇
等相見惟敬厲言天朝以百萬兵來壓境上且責玄蘇曰上
天好生爾既剃髮爲僧何爲從逆夷剿我屬國耶玄蘇即
頓首中國有中峰祖師四代孫曰四明禪師嘉靖十八年我師
入朝拜四明師爲弟子天子嘉其遠來欽賜袈裟一襲[illegible]卷
觀音經僧傳衣鉢非無向順之誠豈敢助逆爲虐乎本
國久絶於天朝欲假道朝鮮以求封貢庶集兵罷我數有今日
豈佛門僧之罪惟敬曰爾既悉誠則天朝何惜貢封行長
壽都唯唯解寶刀銀瓶爲贐惟敬收納行長曰我當於五十日
往返以究貢封爾等亦一切勿出擄掠俟我回來行長應諾惟
敬於平壤十里立木標榜倭人無出標外朝鮮人無出標外日

錄寄衛曰賊酋於未到釜
山旣十里豎一木以爲限
僉惟敬謂行長等曰此乃天朝地方爾等可退屯以待天朝之命
行長柔以朝鮮地圖曰此明是朝鮮地方惟敬曰當時迎詔彼
此故有許多宮室雖是朝鮮地乃上國界不可留此行長請
待更報
時沿道士民處處聚馬首千百爲群歔曰今日吾生矣願老爺
終始其惠村民奮彼爭覩倘然男子做如此事業還到義州
　上曰八道諸將方欲同師決戰失今不滅延至深冬則軍情
懈散終難收拾惟敬笑曰倭之糜賊不過悉首國不能滅此賊
也屈能自靖其邦城則俺何必出入賊中天朝亦要有東顧之
不必恨俺之故乃大事也卽過江去 寄兪
時倭變俘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入其營惟敬獨使家丁一

是日衣色衣騎一馬背負而馳由普通門入聖台書門朝鮮
有行謝曰日本日本緣何擅與師議行長見其書而艱求
面將行將軍惟敬將往入皆謂之多勸止者惟敬答曰彼言書
我已單車從丁三四人去行長着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餘
里外乾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光如雪惟
敬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騎馬還
倭將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送書問執且言大人白刃中容色
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可也惟敬復曰係不聞唐朝郭令公單
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遂與倭約五十日而
去我國人莫測倭果斂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
之舒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人益懼矣
賊遣行人薛藩降勅慰諭畧曰爾國世守康藩素敦恭順

衣冠文物號稱樂土邇聞倭奴倡亂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
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爾
萬民心惻然念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讎國臣民
合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臣二員統率
遼陽各鎮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
期勦滅兇賊復勅東南邊海諸鎮並宣諭暹羅琉球等
國集兵十餘萬同征日本直擣巢穴
凡是諸本勅來頒 上出迎于義順館道一作迎于江上勅中至有堅
守臣節自當補處之語蓋恐其折入於倭也 上大辨痛哭臣
僚皆僕無不失哭藩亦掩淚移時 上問陳晉皇朝發兵之狀
藩曰貴國忠順之誠天朝亦已同知不遠當有傳書之語放心
勿憂等爾

六月接伴使李德馨館伴使李誠中俱呈文請兵止詞
經略一旦還朝以書先報畧曰臣之所深憂者不在朝鮮而在
中國之[illegible]不止遼陽而恐內地之震動也請料其必至之勢
[illegible]之人遼鎮京師之臂而朝鮮者遼鎮之藩籬也永平
[illegible]關之下地而天津又京師之門庭也二百年來閩浙常遭倭
患而遼天津不聞有倭寇者豈不以朝鮮為藩蔽乎鴨綠一
江雖有三道然近西二道水淺江狹馬可飛渡其一道東西相
去不滿二舍之路直抵廣寧為防守若使倭奴據有朝鮮則遼陽
不得一日安枕矣風迅一便揚帆而西永平天津首受其禍京
師震驚臣差人至平壤哨探皆云倭寇各占人家婦女配為室
家結治舍廣蓄糧草為久住之計添造軍器搜括舟艾為
征戰之用此其志不在小也聞其辭言觀兵鴨綠朝鮮臣民彷

賞爲上傳示行長行長喜曰若無此牌文大事必不成俺當
四五日内决厮殺矣寄論

十一月初六日惟敬再至復入平壤宣聖旨諭倭誠欵通貢
宜必撤道朝鮮令還城郭土地王子陪臣後許納欵撤兵否當
以百萬兵往討之敎日月石崖集曰時惟敬約誓而去所言不聞
惟敬伺以小帽子數萬頂偏賜倭卒黑知其遂告于李如松用
兵稍數如倍時平壤屯賊可万數斗我民爲兵以張軍勢提督詐以三倍數傳之云
十二月天朝大興兵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畧都督寧夏
伏事李如松爲提督軍務平南兵官兆四萬三千餘人救本國副
總兵楊元爲左協大將副總兵王有翼王維貞參將李如梅李
如梧楊紹先及先鋒副總兵查大受孫受廉參將李寧游擊傅
廷立葛逢夏等咸統之副總兵李如栢爲中協大將副總兵任

副摠兵李芳春遊擊高策錢世禎戚金周弘謨方時輝高
昇王問葛成統之副摠兵張世爵爲右脇大將祖承訓以平壤之敗充
[illegible]副摠兵吳惟忠王必迪參將趙之牧張應种駱尚志陳
邦哲遊擊谷燧梁心葛成統之參將朴時春爲中軍□□韓宗
[illegible]爲贈鼓官兵部員外郎劉黃裳兵部主事袁黃
爲贊畫戶部主事艾惟新督餉特命倍道馳□□星旨差
遊擊張奇功等發銀糴買錫糧搬到義州轉運沿路以濟軍
餉[illegible]
如松來至通遠堡留屯不進應昌黃裳往遼東節制諸將上
遣統義李好閔以賊謀叵測事機急迫白遞懇乞速進如松許以
正月進兵猶不肯前又遣吏判李山甫馳詣亟請濟師辭氣
懇切涕隨言發如松頗感動乃渡江

二十二日錢世禎率南兵三千先過江二十四日李如松渡江
江旌旗十里金鼓相聞我國人民莫不懽忭如松穿紅錦袍乘
紅明轎會 上于義順館 上曰以寡人守國無狀貽憂皇上
致諸大人遠從事征伐雖剖心腹安得報此天地罔極之恩如松
笑曰皇上天威國君洪祚此賊自當殲盡何謝爲 上曰小邦
一縷之命惟在大人如松拱手謝曰既承皇上之命何所辭死
且俺先世本貴國之人來時俺父亦戒之俺何敢不力於貴國
乎如松爲長身軀偉禮容閑熟風采俊發言語洪暢盡敬於
上極其恭順上歷見三摠兵而退其餘將官四十餘員上皆欲
歷見都承旨柳根以爲許多將官豈能盡見只見大將及尹
斗壽優言其不可不見上以氣力疲甚不從諸將官皆是提督
旂牌之上晚聞其言欲見之翌曉 如松起行遂未過前節

遇江日白虹貫日、有右揖如松召諸軍官示之大喜上同
如松率師城父寧遠伯成梁總兵寧遠東鐵嶺衛人其祖居本
國理山地先曾江因事殺人夫妻逃入鐵嶺衛其父得遼功為
將軍成梁蔭指揮以伴多獲起為險山堡參將許穎陽之來
也進至江上因試軍吞馬許公將勳之成梁乞及譯官郭之元
居間緩急不數年立功為總兵拓地千里立五堡勳封伯子婿
為官者十餘人捍蔽東陽殆四十年富貴榮寵近代無比也
元徐往來北京成梁待之甚厚以是致富云
如松之如栢如樟如梅如梧如楨俱官總兵門戶煊赫世比
郭汾陽如松母宿氏亦女中裴郭也如松時以十萬兵蕩滅
寧夏賊劉東暘哱承恩等未及班師而又有東征之命 再造
藩邦
忘

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南將駱尤勇力善鬪軍中號爲駱千斤

人言駱寶王後裔寶寶待我人特厚（西厓集）〇寄齋曰駱曾見我國人十二台還大將軍箭一座不能動遂扶之左腋如擧一束薪還置五里地畧不以爲勞

兵至安州柳成龍迎于清川江邊軍下營之處預備整肅如神

如松出坐東軒成龍袖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甚審如松傾聽背以朱筆誌其処且云倭但特鳥銃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試何可當耶成龍既退如松提詩寄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盃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西厓集）

癸巳正月初吉李如松使查大受往順安紿倭曰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

州同一家喜氣還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使其小酋
平好領二十餘倭迎洗帷徹于順安大設留飲酒伏起縱手擒
平好官所隨從倭衆盡三人逸去賊兵始到兵知大潰 西崖集
初行長募得我國奸民四十餘名分運遞出使之哨探於順
安三縣謀傳以及安州義州無遠不到其以軍情形勢往報
者多給細布或與以牛馬故無知之民見其厚利莫不奔走
為用幸而一人見捉於安州斬頭徇示然後其類始為解散
不敢恣意出入而天兵到肅川平壤之賊未能聞知擒平好官
翼日大兵進圍城下如疾雷未及掩耳 西崖集
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順安戳之報至如松挽
弓鳴弦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初六日 早朝進圍
平壤都元帥合謀傳兵從其後 同上

蜂窠從火中亂發也天兵多傷如松慮窮寇致死收軍擬求
購得投降浙人張大膳使大膳往諭曰以我兵力足以殲滅而
不忍人命開爾生路可速令諸酋來聽約束行長答曰俺等當
退請於我後路如松許之令吾官報我國撤一路伏兵夜半行
長率餘衆遁去中華黃州聯營之賊先已遁去日月錄
如松留李寧祖承訓等埋伏要路邀斬三百五十餘級生
擒二賊
先是柳成龍密報黃海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要其敗路
戒之曰兩軍公道設伏毋當前俟賊過躡其後時言即至中
和敬老辭以他事成龍又遣軍官催督之敬老不得已與時言
軍合黃海監司柳永慶引還以自衛行長義智玄蘇調信等
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繭跛躄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

城外夜賊逃去明朝始覺之如松怒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乃
不知李鎰非將才李蕡可合其任如松移怒言於上遣尹斗壽
至平壤聞鎰罪將行軍法良久釋之以蕡代領其軍選三
千騎使提督而南
黃州判官鄭曄截行長之後斬九十餘級中路又斬三十
餘級
李如松駐平壤八月令查大受張世爵等邀賊又令我體察
使柳成龍接伴使李德馨急往前路措辦糧料造浮橋
責諭本國書畧曰朝鮮首臣柳成龍尹斗壽等亦以漸聽為心
非惟〻䪨慢天朝抑且使國　王悖礼蔑威官軍得克平壤可
謂有國無國而有國無家而有家若以貴倘過失蹤跡當守
則使有國者復至無國有家者因悲無家本部試示悉貞守

丹心盡去不以小過介心（日月錄）

時文晦[illegible][illegible]餉以糧運不及期決杖檢金使應南戶曹參判

閔汝慶兵曹牧使黃璡所過收衆

先鋒到開城青石谷賊望見遁走追斬三十餘級大軍入開城

遂渡臨津至大受其我國高彥白壽哨探於慕華館而還先鋒

直到碧蹄（日月錄）

正月二十四日沿路列屯之賊皆會於京城賊疑我民為之內

應且憤平壤之敗盡殺城中民焚燒公私廬舍殆盡唯南山

下一帶猶入所接處頗得全（西崖集）

清正尚在北方聞平壤之敗即捲二十餘陣之兵晝夜退來

所過赤地天將杖皆我國令聚各道官軍義兵並力王城（日月錄）

李如松由德津下營于延山賊數百出陣于彌勒院前查大受
伊斬一百三十級（西崖集大受領兵數百先行遇賊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之）馳稟曰賊
已奪氣速速進兵如松與麾下精勇數十鞭馬出三協大將亦
其家丁數十相繼馳赴如松踰惠陰嶺忽馬蹶墜地傷面換
乘以進賊列旗幟於礪峴如松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
羸兵誘之陽北引入泥淖中唐兵汰進陷于泥濘山後賊万餘
猝至時如松所領皆北騎無大砲只持短劒賊用步卒刃皆三
四尺精利無比揮劒剸截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如松見
勢危急徵後軍未至如松標下李有升等勇士八十餘人俱
被所死賊出左右奇兵截之如松僅免人馬相蹂踐而已大
軍齊至賊收兵而走（亂中雜錄曰賊伏四起斷殺如松所乘馬誤陷泥中賊奮長刀爭進有升等以身翼蔽而死部下勇士殆盡如松為殿而退）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明日欲退

軍東坡柳成龍俞泓金命元李薲等請觀勢更進如松亦矣
草有曰賊兵二十餘萬在王城衆寡不敵且言臣病甚請以他
人代任張世爵尤勸退兵怒至以蹴李薲而叱退云 日月錄

西崖集

或傳如松行到礪石峴以爲延曙陵谷錯雜兵家所忌將欲引
嘲

退夜賊已徙彰義門隱伏松林間一時奔救致有此敗先鋒查
大受領馬軍二三百後路已斷故駐於延曙左平野賊衆勢合
圍大受把三枝鎗爲士卒先鳴鼓退師以鎗刺倭擲空後軍
相次接擲望之如風葉賊兵捨死爭進而終不敢阻遏逃免

軍從錄 日月

將金命元等疑其輕進居後且前但聞有倭戰之忽聞有敗報
我軍奔潰走退高陽無數唐兵或折支體或傷面目紛紛退

歸更無行伍云 上同

二十八日還渡臨津陣于東坡時大雨連日軍中馬疫數日間死者殆將萬匹於是諸營悉退開城府獨留查大受毋承宣等軍數百守臨津成龍等更請進兵如松曰天晴路乾則當進會有西報謗言清正將自北道襲平壤如松因此辭言平壤根本不可不求遂回軍留王必迪守開城且令我諸將皆退臨津遂還平壤 日月錄西厓集

天子發內庫銀三千兩賜本國以賞有功死事之人 日月錄

三月經略宋應昌渡江駐安州又請軍餉益發內金二十萬兩以佐軍興

如松聞權慄幸州之捷 在二月詳下 頓回悔軍之還使張世爵同李從秦興到開城蓄糧而待之

初金千鎰軍中有李蓋忠者自請入京探賊情遂見二王子及
黃廷彧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旣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言和千
鎰送其言於柳成龍成龍以示查大受大受馳報平壤於是如
松使沈惟敬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平壤見敗必有不吾意何
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以至於何顧我耶
四月經略遣沈惟敬與胡澤沈思賢等會淸正行長於龍山船
上各請和惟敬曰天朝爾等輒以不於期限退軍以示天威爾等
若遵前約誠心歸順天朝豈欲窮兵今二積蓋統兵四十萬
一抵鳥嶺截爾歸路一抵漢江阻爾糧道經略提督親統三十
萬衆皆將至矣爾等還王子陪臣斂兵南去則封事可成而兩
國無戰爭之禍豈不俱便行長等猶欲圍住惟敬固守王京變
封貢秀家三成等俱以爲不可而與諸營將三十七人來謝約

於十九日收兵田去許留京師米城糧二萬石到釜山解還兩
王子云
如松聞之復提兵至開城府
四月十九日賊已盡殺降民撤兵渡漢江南下湖西李如松自松
都入陣京城京畿忠清江原諸賊一時撤退 亂中雜錄
時京民之愚蠢者未及避匿者謂賊不殺稍稍聚集至列市
肆賊將退下密議盡殺結縛成列于南門外若干倭奴自上
斫下我民受刃至盡無一圖脫 同上
兩湖體察鄭澈京畿江原體察俞泓入京城收掃 陵寢焚
蕩之餘平時舊物一無存極目丘墟金命元歷景福宮基址
詩曰蒲芽初嫩柳眉分太液傷春帶夕曛却羨當時杜陵老江
頭猶得鎖千門 日月錄

諸郡以遏奔衝
七月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慄遣都伏兵將羅州判官
李福男與義兵將黃璞金堤郡守鄭湛等衝之據險迎待守
洸遣兵防戰福男陣中峰璞守其上湛守其下初八日黎明賊
數千塵銅盔犯鼓先如雨福男等捨死先登軍皆殊死戰賊少
稍卻日出賊大至彌漫山谷内薄登覘分運迭鬪福男等又屢
戰一陣而不敵而退璞軍力竭潰入羅州陣賊乘勢上嶺羅州
陣亦潰湛自初力戰死於紅旗下白馬戰將賊披靡而卻望
見孤軍被圍將佐權湛退陣湛曰寧加救一賊而死不可退一
步而止使賊長軀也竪立射賊賊皆應弦而倒遂與之肉戰而
死從事官李封亦死之福男等退屯于安德院賊知有備不敢
踰嶺而止

之最矣
時中稱朝鮮三大捷而梨峙爲最論者謂微是捷賊必遍蹂
湖南矣
八月以陞拜羅州牧使權慄聞陞全羅監司進陞益山郡守又
遂以前助防將福男陞堂上俯守八雲峯良新城
九月時右議政尹斗壽言光州牧使權慄有氣骨曉暢將
略謂全羅監司非此人不可遂以慄爲監司 寄齋雜記
時賊入全州下營屯兵于城外洸遁走金溝衆兵一時潰散賊見我
至上疑兵襲後卽夜遁還燕沐錦山
際迎拜除命于陣中稽首西向而哭哀動一軍令防禦使代守
慄旣到全州一新號令召諸將誓曰今平壤以南皆爲賊巢
京城爲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發兵二萬北上

全羅監司權慄領軍二萬勤 王各官守及僧將處英等
從之
十月體察使鄭澈泊舟牙山慄匿路進見澈欲與同封條體慄
不聽進屯于水原之禿城 上解劍馳賜曰諸將不用命者以
此從事時京賊聞湖南兵又到出兵數万分道來侵慄堅壁不
動賊列三寨于烏山等處日來挑戰而時出奇兵斬賊甚衆賊
還入京城方賊之侵慄慄日報體察使徵援鄭澈馳報全羅
都事尋遣大進兵救水城之急都事崔鐵堅遣士貞任壽進
等義英馳援
十二月都將啓體察使鄭澈命臣防湖南之盜勤 王則命
將上去而臣乃自將至于水原軍情以體察之言爲喜還去
者十居八而云 上震怒柳永吉啓曰鄭澈留連醞酒延國

機務而主勢孤弱公論不行尹斗壽才非貶復而不能至公無
私徹焉然故無實云云 日月錄
癸巳二月自水原進屯高陽之幸州山城分軍以四千八付兵
使宣居怡軍于衿川使爲聲援自領兵萬餘渡楊川江屯幸
州倡義使金千鎰自江華出陣海岸忠清監司許頊陣通津忠
清水使丁傑亦爲應援犄西北之賊皆聚京城勢益熾聞全
羅兵復遮分道以出數不可計賊將平秀家見兵少有輕矣賜
胡之計十二日黎明候吏報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而來慓今
諸軍無[illegible][illegible]臺而望去本營五里賊已彌滿矣因與諸將謀
曰賊實[illegible]人危遭賊鋒勢不相敵若不一死無以報國諭諸
將嚴束兵伍持滿以待賊先鋒百餘騎先到[illegible][illegible]賊而大軍
六萬蔽野而來圍抱本營分兵為三休兵迭進喊聲震地砲

叙軍臨津與李賓合守坡州山城捷聞加慄資憲趙儆爲之
備禦及折衝諸將士賞職有差 同上
慄嘗曰世以幸州爲功而梨 梨峙本作熊峙而恐梨字誤 峙之戰實爲最大
州次之蓋梨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騎方銳我軍單弱且無援
卒軍情恟恟雖以爲將乃能出死力血戰以下能蕭千之騎卒
當千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是時
兩道但地本道潰散或雖有功而無人褒奬幸州之役在我立
功之後名位已重士心已附湖南精猛盡屬手下而兵過數
千地利形險賊數雖倍其氣已衰此易與爲功而數當天兵
壓境諸處勤王兵碁布畿甸而我之城得適先於諸鎭此其
功之易顯云 白沙集
以權慄中軍將夜渡江先視地形得一高丘可駐兵卽幸州

士皆謂天兵大至賊必不敢出不必設柵徼以為孤軍近大賊
不可無城柵慄不聽會體察使在楊州招慄議事徼令諸軍
作柵指敎兩日而成慄還亦善設柵之三日賊大至力戰過午
賊巧取長木高轎如樓其臺狀數百衙以上〻載銳手持射
陣中徹令取地字砲係大刀二於砲前後賊轎放之所過如
雷震轎皆破碎十轎上賊支體分裂飛墜賊不復敢進退也
賊死者殆半慄及諸將皆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蓋謂其
設柵也 豊壤君 趙儆碑

標權 永嘉府院君 贈領議政

權慄字彥慎故相澈之子年四十六中壬午明經己亥卒壽
六十三
辛卯九月義州牧使朝廷擧公拔自戶正郎除超拜時

論慄之壬辰春有言赴京譯官爲飛語於上國震驚遼左
皆下吏鞫問辭連公 亦詔獄四月變起 上曰權慄有可用
之材今在何處拜兩南臣鎭以試之即拜光州牧使時公壻李
恒福直政院慄就甚之別恒福曰何行之遽慄曰國家事
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效兒女子悲啼狀時
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鮮視西南爲死地公辭慷慨人皆語
嘖嘖李洸爲中衛將爲先鋒公以文人置諸前行人或訝之公
笑曰是吾職分也 白沙所撰遺事
宋應昌移咨本國畧曰自倭奴摧陷 王國可謂無人獨權
某扼守孤懸招集衆廢屢出奇時抗大敵近復囊沙爲粮
誘倭來搶而劫殺之此正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段絹
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爲忠勇之權 上同

太閒大小文武每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李州奏捷者耶往育
西日都元帥起居錄日月
稱上朝使臣曰爾國群臣若得如權某者數人吾何憂哉
遺事

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托於天將公屢移本州促之
械送州官怵天將不敢乙未公巡到斬之無何國相視師南方
武官之家搆公竟坐免笑曰為大將三年斬一逃兵至於解
官耶遺事

丙申賊久不退朝廷方議拜元帥 上問曰誰可為元帥者左
右對以他人 上曰何不以權慄為之仍特拜都元帥公即拜
辭特賜内廐馬

天將分四路進兵也劉綎麻貴皆要得權元帥協隨事宜

不已 上竟以公屬之劉綎 上同

己亥秋病免歸江華村舍疾篤乘舟入京七月六日卒于寓

舍年六十三特贈左贊成

公爲人御人辦物无餘和愛見誠不尊嚴敎故能得其洗服

緩急以賴 日月錄

公當朝獨立遇事雷動出無入有稼變無窮而不失於正則

有太師之遺風望之儼然卽之溫如和以接人推心置腹則

有陽村之美行峩冠大帶風儀整峻捨事負固確而不奇

則有議政之局量兼是三者而功烈過之

許筠撰公誄文有曰元公贈爵先人之賤台吉昌府封龍城文忠

之脉士李恒福極加歎賞 識小錄

二陵之變

壬辰九月陷没　宣靖兩陵癸巳四月初九日體察使柳成龍
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啓得見京畿都事沈克明移監
司成泳狀而來　宣靖陵賊禍至於此極臣子所不忍聞臣等
痛心切骨即立於提督門外相與涕泣號慟提督驚歎取見
文書臣等退來滿月臺前南望號慟此賊凶逆極天罔極之
禍上及陵寢不能殲滅至今與俱賊生臣等之罪萬死猶
輕
十六日柳成龍等狀啓今臣軍官奇門將李弘國募率兵
奇奴朴璘等十名由坡州盤蹄嶺過楊州十二日到禿音棄
小船泛江流至下三更到稍子島入　靖陵則隧道極處深布
第十五尺許廣七尺許弘國等坎中夜暗不能相見以手探審
則隧康似若移在於玄宮外梗土壙中別無他物隧內尾碟

積置陵近處衣服尼〻腐朽銅手鏡碑一〻収拾埋置處者
以憑後考又奉審 宣陵則 大王隧道前掘取處深七尺
許廣五尺許坎中則無他物等灰外鉄磚板瓦盡火燒餘存
數尼 王后陵隧道前掘取處深六尺許廣四尺許板子亦
為大燒灰隔則仍存兩位陵則元不犯 孝宮云〻 獻陵則
夜已犄賊陣至近未及奉審而來云禍變至此匪予所
不忍言臣與金脩元權憬相議或言以為奉 安於外禪宮
以土塞穴徐待事定為便或言竊負以出從艇路移安於
水上楊根等地稍遠賊禍為冝臣等反覆商量賊並時方留
在以平及奉恩寺等處或奉還之際短夜亦明中路遇賊則
其為變故尤不可言故謹令權憬營中略備精潔新衿油芚
等物斂栗夜入送但賊陣距陵所至近必得勇銳之士忠敢之

則人馬顛仆而死者不計其數臭穢滿路人不可近云

十五日 宣靖陵變報至 上在永柔行宮出闕庭率

百官望哭二十九日卯時出闕廷服緦麻就位率百官行四

拜盡哀又四拜百官以白衣黑笠黑帶行公 上臨御日衣

[illegible]

當日奉審時大臣以下欲拜哭成渾曰時未辨眞贋而先為拜

哭則是君上也先行奉審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從之

[illegible]

後六月 日試都監僉諸宰奉審摠護使崔興源書啓松山

奉審則面上肥肉消盡髮膚脫落臭裸破缺兩眼俱陷兩唇

皆無胸膛高厚肥大高聳不露以手按之則柔不堅硬背後

肥膚兩手兩脚堅固胷下腹上横畫有三似是釼痕右身邊臂上有一大破穴肩甲下左邊有二破穴一大一小腰下臂上有破穴身長以布帛尺三尺二寸餘云

沈守慶啓臣未曾覲天顏固不敢容議但見其皮膚枯槁容顏毁変而已累度入侍之人皆以為不能識認云更無真偽可驗之端矣竊以事理惟知内外梓宮俱燒而玉體尚存似無其理抽出玉體而焚其梓宮還置玉體於壙中以眩視聽容或有之而 宣兩陵則皆無玉體 靖陵獨有之為可疑三陵灰大槩一様若以宣陵之灰為玉體之灰則獨於 靖陵之灰為非玉體之灰乎

柳成龍啓奉審玉體則頭面上毛髮皆脱皮肉粘枯自頸以下胷盡骨在大槩顯是非久之體而胸膛及背則皮厚而

堅凝不見骨節腦上甚高背後左邊肩甲有三穴痕一大一小相距一分許所見惟此耳伏念此乃變中之極變下則小

蓋圓事不忍言發以陵上形止羌搜索近陵處古塚破毀其首多骸訪求云云

俞涵啓遠事　先朝之人先書其體中人之最長者紫髯不多頭上有黑子比菉豆差小不肥不瘦龍顏長準頭高云乘審則黑子雖審準頭彷彿體　似圓不見其圓上髯似有小痕下髯則無腦上肥似高似非不瘦不肥之體無憑驗之端不無可擬云云

金應南李憲國大槩與諸宰之見無異

崇[illegible]癸卯為檢閱入侍時龍似長紫髯不多隆準方頤曰表同陽今來奉審則氣色之潤已隔四紀玉體乾枯似欠天

容貌處亦多無憑無徵怳然一妄想而已云

李德馨亦同而下曰以手指點頻覺有肉氣此爲可疑云

崔滉白惟咸李增李碅李弇閔皆無別見

權徵啓於尸肉已乾水已竭則只有皮骨可也而此尸則不然

胸膛及背肥肉甚肥無骨節之稜稜處雖似久遠實非六十年

之久也雖凶賊行術叵測俟其火冷納金井則不可持以爲王

髑髏以他物亂其眞則骨骸之燒亦安知其非王灰也反覆思

亦莫知其樣被擄在賊境者其數千万而王子亦在其中構

求其端則必竟有可知之路且爲人謀忠如許儀後者豈無

其人况我國人容有希着者諭榜論賞免罪之旨亦令

於中一策云云

李瓘啓似非年近六十之人且疑非年久厚葬之尸腹上有

五六刃痕臣未及侍 先王但以內人進德陽夫人諺書所錄
容儀推之恐或不同
於安都正碩壽永原守德壽啓疑非年久之尸
成渾啓三處板掘焚燒之狀大槩如一玉體經火未灰者骨
節分明可認玉灰色白頗異於草木之灰其重又倍於當灰者
兩三處皆同灰其骸雖未知真出於先陵遺體而亦不可
以為非真則 靖陵又有玉體在壙中何哉竊觀凶賊所為
非出於士卒收寶貨之計乃賊將所為深讎我國者也何
獨於 靖陵好全玉體乎且 靖陵發掘之穴狹而且深壙底
只容梓宮更無餘地於焚燒梓宮之際必須移出玉體於外
以俟火熄然後還置壙中此賊最凶之心何至甚如此乎當
未可測也松山奉審前逮事 先朝宗戚及女侍相想像得見

[illegible]然後奉審非徒年遠枯槁無可指認者似屬其
其犹言龍顔長闊骨長而此則似是方面　先王猶後平而
削而狀看豊而此則似是有骨　先王耳裹此瘦而此則肥
厚平潤似是平日肥大之人云云　牛溪行長日奉審後復命于遊行在　关甲錄日京

中設改葬都監
監司命得之矣

丙申四月初五日參贊李好閔啓曰頃日雷震之變極為非
常臣竊有過慮不敢終默　宣靖陵奉審時小臣以母喪
在信川略因吊者聞其大槩因奉審殯宣屢日而時方夏
日非唯絶無虫蛆略無臭氣此誠為異年久還葬之家
言冬日所化之尸則雖年久不爛敗云盖水氣已去而皮肉因
寒氣不敗遂為枯槁則雖久不變小臣嘗聞　中廟玉體
腫患受鍼之痕而頓有臟光早如采膏商議可疑之際有

有一宰臣閔指牛 大言其不可其疑遂寢云如此大事豈有不
心體驗而徒以大言止之哉當時以體察使軍官爲說取他
尸以冒功者以爲取瘠埋僵尸則方夏豈有不腐爛之理
若以爲掘取古塚亦豈有不敗淨枯之尸而認掘之乎此甚可
疑 上曰鉢痕之說予曾未聞當時奉審不啓何也趙正立
曰如此事雖有疑慮而不可輕易爲之也好閔曰其時何
處之 上曰棄之矣好閔曰雖善奕而不善之使木氣相透則必
有變化之患而失今則愈久難追其時鋪相必錚知曲折乞
問于大臣處之 上曰此說聞於何處耶好閔曰聞於其時
參事宰臣矣 上曰然則其宰臣何不言耶好閔曰事未結
末其宰隨天將南下必以此未及啓達而其後則論議已定不
可輕易爲之論 上曰其時大臣已爲奉審是乎否今聞此

此言極爲驚駭聞于大臣柳成龍金應南崔興源等回啓之辭
大要與當時奉審時啓意不異而成龍則以無由千其眞僞
臣擬之而不敢質欲遍尋難惟古塚之有無以定之臣翼日遂
下南方其後處置何如而臣等常以爲議定後當依 上教辱
奏云云他相壽曰宿書王體眞今日所見不同所謂受針之
穴只見兩處有穴患腫受針其否不能明知故當初只有以
穴書啓 行在賓廳會議定奪云云 癸甲雜錄

昭

宣祖初隆慶中有題詩于洛川亭曰曾見先朝種李辰花
開一十二回春詩題華表千年桂淚洒青山一掬塵風岸晚
曉鐘神勒寺烟沈晚笛廣陵津渭秋鼓柚驪江去樓上何
人識洞賓好事者以爲眞仙之作壬辰倭發一西陵青山一
掬塵之言驗矣 芝峯類說

時　康陵亦㧞破又半而止　順懷世子德嬪尹氏未爽而亂
作未知去處謏聞瑣錄
壬辰義兵
僉
時三道帥臣皆失衆心猜疑兵糧人皆怯視遇賊皆潰散道
内臣族名入與儒生等承朝命倡義召之聞者激動遠近應
募雖不得大有克獲人心國命賴而猶持嶺南儒生郭再祐
前掌令鄭仁弘湖南僉樞高敬命前府使金千鎰湖西前提
督官趙憲首先起兵
初金誠一拿到稷山命赦爲右道招諭使、之起兵討賊誠一
從湖南到南原聞京城失守北望慟哭仍向嶺南遇金睟
謂一日封疆之臣當死封彊何爲至此金失一道而不能救
驕逸校其可濟乎誠一到嶺南發檄書通諭内朝廷以又崇

川人金玏爲安集使賚傳旨至本道往之邊衙拯之延高義之士
後[illegible]貫鎭一擢拜左監司將護江右道士人達道請留誠一曰
既有舒[illegible]之江居開江右士子討賊之策之論功甚協衆情
不久誠一遷拜右監司從使川進士朴而文等請留之疏也

郭倚再祐 景先起兵起日承旨 之子 拔位日監司趙

壬辰四月起兵討賊再祐越之子也起兵時哭辭父墓曰使父
親若在豈使倭奴猖獗耶
再祐身素縷玄風人居宜寧寧四十餘兼子業急覽自誤
至是聞諸城連陷會里中人謂曰賊已迫吾父母妻子將為
得賊矣吾中火耳可戰者不下數百若齊心據鼎津以為守
可保鄕曲惡可束以手待死遂散家財募士卒解衣以着戰士
脱妻子服衣戰士之妻子拔得勇敢士沈大升等十餘人涕泣

誓同生死集壯元五千餘入從軍尊莫漢食穀又取皮棄船稅
米以餉士人以為憤狂或以為作賊陝川郡守田見龍至以陸
賊報金誠一聞其名激以勸起士卒遂進再祐不聞誠之多寡
直前無畏戰時着紅綃帖裏具當上笠鬚自稱天降紅衣大將
單馳馬掠陣隱見無常賊莫測其端然後盤馬回旋得整徐
行賊不知其多少不敢近逼連設伏望賊到百里之外陣中先
知故常逸而不勞於賊所望山上令人持五枝炬終夜舉之
喊聲相應有若千萬賊從望輒遁去又選滑精銳伏於要害
處賊至輒射殺之賊亦謂之紅衣將軍不敢登峴又約軍中殺
賊而已勿斬級要功非誠心也以故終無首級金晬陣下武士
金敬老等交構再祐再祐亦痛晬所為嫌隙誠一以三嘉之
兵付再祐再祐領二縣兵以尹鐸為代將前府使吳澐為召

募官鄕之饒户出米侍牛輪日餉軍〻聲大振叔復宜寧三
嘉陜川等邑人民作農如平日右道之賊頓撤去再祐陣晁津
以備沿之賊日月錄
寄曰又多得吹角者穿紅衣上山頂羅置四面賊至角聲四起
崖後伏兵亂射
六月倭船十八艘自獲山驛至晁津稱政承安國寺行次再祐
拒却之由靈山昌寧將渡洑江再祐馳到拒之日月錄
寄曰壬辰九月擢拜衛將軍助防將
再祐聞金睟奔遝大痛之欲移軍先侍金誠一陵責之止遂移檄
數睟七罪曰我將斬汝之頭以洩神人之憤時睟駐山陰見檄
駭憤使軍官金景訥答檄目之以賊再祐馳撥晉州依馬而
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初兵使曺大坤

忌再祐成功置疑於啓辭中睟啓亦詆毀再祐亦上疏自明極
言睟過至是三嘉進士尹彥礼通文列邑以明再祐見誣睟又
上疏自訟且慮再祐來仟使誠一及金沔移書和解再祐勉從
之誠一曰朝廷處置未可吾知當救此危命遂反覆陳列彌縫從
此
上特賜温諭故得賴而無事（名臣錄 日月錄）
睟處事躁刻積失人心及變初不能策應避賊湖南大為士
人所機再祐既得志多不循法度睟欲矯之再祐大怒遂移檄
云寄俞
誠一代為監司召睟還再祐又上疏請斬睟 上曰此人欲擅
殺道主非賊而何不除之恐有悔也尹斗壽曰覌其所為一狂
童也至於將兵斬賊能保鄉曲東西赴救不避險難自以為義
士今日上疏亦必以為義氣之所激而實不知自陷於大辟也

干戈蒼皇之日豈可人盡責以禮法乎 上遂不報寄命
再祐質朴無文鄉曲以孝稱行之變初散財募士其妻諫曰
奈何為此浸死許再祐大怒援劍欲斬之
君 有君馬自至取騎臨陣驟馳如飛衆以為神助益特而無恐
再祐獲洛江賊船所載皆 宮之寶 太祖所着靴亦有之即
進 括補便類日月
靈山人孔鸞謙初附賊同令京寄書其家曰吾當為慶州府尹
下不失密陽府使且有犯上之語一日還到其家再祐縛致斬
之人皆快之時奴僕多乘時殺主或恣橫肆貳相逢穢再祐聞
即捕斬之類日月
初玄風昌寧靈山屯賊甚盛連陣以達于星州玄風昌寧之賊
先遁靈山屯賊特強不動再祐與尹鐸率三縣兵仔退之自此昌

穿一路無賊蹤若道悉平惟中路密陽大邱至仁同善山爲賊往來之路矣 巡營日月錄

郭再祐 天性孝友 有學器遠 豪俠好義勇奪三軍史從曹植學植妻以外孫女

郭及賊退曰蒼猶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絕穀或經年不食而身體輕健惟日食松花一小尼而已 芝峯

早有職名且負奇功朝廷密遣中使托以巡撿入其家察其動靜再祐自疑且恐金德齡之死知時事不可爲遂托跡道家 日月錄

癸巳八月陞通政拜星州牧使 日月錄 甲午八月拜晉州牧使丙申冬以判決事拜慶尙防禦使 同上 歷兵使統制使咸鏡監司宮

至左尹 詳下庚子疏 下皆不耗

李好閔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逢撣爲言終戮力循似鄣

汾陽 右臣錄

初入楚〻山蒼松嶽光海朝辭連逆賊得釋而歿能書工畫

爲樓息地偏忘憂來謝烟火 右臣錄 善山人朴守弘詠北海時嘗

因赴擧厓訪再祐曰此時何用赴擧因設酌飲四五盃俄而曰

爲酒所惱氣甚不平命取梟兇來傾耳而瀉之酒從耳孔盡出

右臣錄

丁巳六月天忽大雷雨震其房舍再祐已化異香滿室年七

十六

越有五子再祐居第三病革以章服遺再祐曰世吾業者必汝

也

遺守成之業蓋亦難矣 殿下宜悔悟舊發親賢遠奸以圖中
興臣亦當同心戮力而贊中興而朝廷朋黨有異不兩同比入
者進之出者斥之各私黨與互為是非日以詆訐為得而國勢
之危亡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存亡莫念於心將使 殿下之國
必至於危亡而後已臣請陳其一二而臣之可以退去者與前
能守高麗不亡即墨稀全齊國復興今方專力於舟師而發
兼城守以為廟堂之成算舟師固不可廢然全力舟師使賊不
下陸則臣不信也下陸之後其將何以救此臣之退去者一也
宋室之亡和議誤之令如一言和者即求之秦檜然兵不厭詐
鄭伯牽羊保其句踐臣妾終成霸業權時之廢誠不可
不能備人者匹夫之勇也夫和之名一。以所。而為和者不同時
和而亡固備者言和而盡已者存夫羈縻敵國莫過於和好

憤緩禍莫過於和息敵誤寇休兵息民莫過於和內堅不和
之心外發欲和之心作於欲和之言有何不可於義今聞[illegible]
見因臣恐挑強寇之辱速危難之禍而無一人為 殿下言之
此臣之所以退去者二也良相之於國所關甚大李元翼憂
國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公平廉謹之行根於天性從容就死社
稷之臣也 殿下不能信之親之使不得安於朝廷之上此臣
所以退去者三也臣本庸愚與世絶游不幸遭亂蒙 恩
感激竊趁微圖報消埃愚計敵虛無可為束手以坐賊至而
退臣實耻之無寧退去江湖與遇變急不敢偷生苟活云云
遂棄歸故家 命拿致京獄竄灵岩一年放還自此永絶人
事辟穀導引累拜咸京全羅監司不就日方丈松葉蒼蒼無
辭爾以此終壬寅戊申間累以國事上疏屢召或赴或辭 日月

公入佛師方丈等山十餘年間不食粒米人或強勸則雖嚥下
旋即以耳還吐

高敬命　柳彭老　敬命系出耽羅其後賜貫長澤遂為長興人

六月全羅左道義兵將僉樞高敬命從事官學諭柳彭老等
起兵潭陽
敬命字而順號霽峯又號苔軒籍長興人大諫孟英之子戊午
魁科異將廢居光州田舍間　乘輿西幸京城不守日夜痛哭
及李洸之師至錦江罷散故貽書切責與彭老共圖起兵五月會
于潭陽彭老等推敬命為盟主敬命慨然登壇不以老病辭為
文諭列土庶以五月會于潭陽六月十一日為師期士庶多應募
得兵六千餘人又傳檄諸道又移檄濟州牧使楊大樹募馬
文辭激切國人傳誦

惟敬命為大將學諭柳彭老學官柳彭老為從事正郎李
大胤正字崔尚重楊士衡幼學楊希迪為募粮有司
彭老字君壽玉果也人文科聞京城失守號泣與大僕及希迪
壽往謀于敬命倡起鄉兵敬命欣然從之即日移檄時全羅
倡義彭老壽為首故世稱湖南三倡義
光州正言吳玭以氣義自許常歎高門忠孝乃為從事珍原
人金麟渾（麟卿從亭）有膽略參謀幕下寧城人吳宥初在元帥幕
下募義事從為其副將
其檄文曰頃緣國運中否島夷為猖外始欸逆亮之渝盟終
逞荀吳之薦食棄我不備擣虛長驅謂天可欺肆意直上衷
將賊者緋細汶路累郡印者投竄幽林以賊虜遺君親是可
忍也使至尊蒙塵社稷於汝安乎是何百年休養之字是曾無一

介義氣之男子孤軍深入女眞本不知兵中行未著大[illegible]
無策長江遽失其天塹西歸已追於神京南朝無人之譏誠可
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驛我　聖上以太王去邠之心
爲明皇幸蜀之舉蓋亦出於　宗社之至計兹不憚於[illegible]
輦路鑾洛鸞塵玉色變形於深轍泯泯危機翠華遠於
脩程天生李晟肅清正賴於元老詔草陸贄哀痛天下於
聖朝凡有血氣而含生孰不憤惋而歎息奈何人謀不善[illegible]
斯頻奉天之駕未迴相州之師已潰蠆蒸蜂蠆之魍尚稽
鯢之誅假息城闉回翔何異於幕燕鴟竊據貲輔跳踉有同
於檻猿雖天兵歸蕩之有時而寬逆[illegible]之難期叙何丹心脆
節白首腐儒閒半夜之鷄未堪多難得中流之楫自許孤忠
徒懷天馬靈主之誠不量蚊蚷負山之力茲乃糾合義旅直指

京都倉猝登壇灑泣推言象批熊拉豹之士雷勵風飛超乘
跳閲之徒雲合雨集蓋非迫而後應強之使趨惟臣子忠義之
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各初不係於
戰守師由直壯非所論於脆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而
齊奮我列郡守宰諸路士民忠豈忘君義當死國或藉以器
仗或資以糗糧或躍馬先驅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勇
可及惟義之故有触悍王于窮艱歎賊子僭倖緬惟　行宮
遯矣西土風之美遠自仁賢俎豆之餘士馬之險曾撫隋唐
百萬之兵廟謨行且有定王業夫豈偏安善繼不忘福德方
臨於吳分殷夏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漢家長策匪時不作新亭
之對泣又况僕后何見舊都之田壟云云日月縣公諡狀李
撲地明漢

初月[illegible][illegible]連山傳令方伯使郭嶸約攻錦山留陣之賊李洸請
回兵共守敬命不許追 珍山
初敬命起兵使前佐郞寓日儒生梁山璹面達形勢於 行在山璹
還 上面諭曰故語高敬命金千鎰願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
見爾等面目進拜敬命工曹參議兼招討使是月初九日敬命
與嶸合兵蓋敬命二子從厚仁厚等各募南原金堤臨陂等邑
程兵期會于礪山因進兵湖京以達平壤矣到恩津幕下諸將
聞黃澗來同之賊踰入錦山因請還救本道且聞全州勢急不
得已移兵入珍山與嶸為左右翼進屯錦山十里敬命發精騎
數百侵賊軍官金廷昱馬傷退走我軍稍却至夕敬命使呈人
負三十走入城底土〻城焚城外公私家舍砲震天雷延爇城內
倉庫賊多死傷日暮各斂兵

璞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徙厚告曰今日我軍得利特此勝勢全軍而返秉機更出可也若與賊對壘野宿不無夜擣之患敬命曰爾以父子之情爾憂乎吾爲國一死職耳徙厚不敢再言初十日黎明進兵城下敬命先遣八百餘騎挑戰賊空壁而出先犯軍官前鋒將灵巖郡守金聲憲先走賊知官軍陣脆又遣光州興德兩邑軍防禦陣望風而潰

敬命爲獨當之計令士持滿而待忽有人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因以崩潰敬命嘗曰不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逃敬命曰吾豈苟免者乎麾下扶之上馬旋墜馬〻一麾下儒生安瑛下馬援之徒步以從賊還敬命急時彭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免乎曰未也彭老遽策馬還入乱兵中敬命顧曰不吾必免爾可馳出彭老

曰吾豈忍棄將求活謀人之軍死軍敗死之禮也賊鋒遂及彭
老自以身扞敵敬命遂與彭老瑛壽同死因厚死之從厚出於
潰軍之中乃收其父屍近縣士民聞其死哭聲振野潰軍不知
稍闌及聞不幸皆號泣而散 日月録諡狀集
初從厚斂屍潛瘞錦山之中凡四十餘日始斂畢經暑而神
色如生見者異之葬之翌日風雷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橫跨塋
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踰月不滅人以為忠憤所感 諡狀
諡狀
或云是時我国男女自賊中來言我乃遁還人敬命不以其為
細作悉心撫循是夜賊乘夜暗斫營 奇○ 諡狀曰是夜賊謀犯竊出數次為
辛所覺
敬命之起南中士子洽然從之徒以忠義相勉實不知兵敬命

對人言廟社不守 至尊蒙塵正吾輩致死之秋檄諭諸道
莫不曲踊而起然師行無紀律所到未有營陣之備竟至於
敗衄
山璹至敬命已沒矣乃以 教書宣諭遣軍悍將頑民無不感
泣
事聞 上震悼贈礼判大提學後加贈左贊成因子贈礼議彭
老贈司諫瑛贈掌樂僉正
癸亥以校理發故家食者十九年辛巳金繼輝為奏請使以公
為書狀壬午李珥為遠接使薦公為從事官庚寅陞拜東萊
府使名臣錄
敬命以白首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起忠婦悍夫聞命風走赴
敵旬月之間義旅至數千人人以為義色發於至誠感動人故

二議招討之使之制及所賜 教書皆未及到事聞贈左贊成
李洸因與吳以秀暗行臨軍潰以死証啓李廷龜爲巡察啓其
死事實以乙未夏 命旌閭辛丑因門生朴之孝等疏特 命
建祠光州賜額褒忠遣官致祭 碑尹根壽所撰 諡狀
壬辰春敬命仰見天象語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及
封疆賊寄書女婿朴樀托以家累其所自處素有所定矣月日
賜諡
辛卯秋敬命致書於鄭澈曰敬命一家明年當大有禍父子俱
不免蓋推占之辭也寄
仁祖反正初遣禮官賜祭褒忠祠文曰予紹寶命思積民倫瞻
言高鄭慨不爲臣緬惟南服士之冀北不育敦勸乎何於武
敬命子從厚因辱女爲主人盧尚龍妻丁酉之乱罵賊不屈

死
十二月敵殺長子前縣監今從專等起兵復讎先以文通諭曰
遭時不造家禍罔極而不肖孤病於草土尚與此賊共戴一天
今者洪僉知季男首以大義傳諭諸路期與含寃忍痛之人共
圖討賊復讎之擧人心所同孰不興起趙亞使寫惡之子兒堵
必將扠拾父兵揭獲湖西孤子離無狀親喪既已入土此身死
亦無憾冒衰扶疾欲與本道同志糾募兵械爲北首死敵之計
叅仁琳原長城白守宗三使君亦抱終天之痛而都體察柳公
許令合軍復讎不以文法拘礙嗚呼不獨湖南之人洛下士庶
避賊南來者豈無父子兄弟之讎乎雖幸免於賊鋒亦傷霜
露因致大故則亦不可忘此賊也忘親秋城擧義之時南北諸
君期以同死王事焚香誓天推爲大將因有兄弟之義不幸

功業不徒而諸君豈忍視同路人乎當日麾下武士固以差起
義軍伏願勿以孤子爲不肖而追念秋城盟血再會于光州面
結盟約以定師期云云復讐爲單騎起兵于光州時調發文牒
閭巷無遺丁所募勵數百鄭澈以寺奴因奴屬爲爲措令餘
名蹟南句
以趙守準爲繼援將
癸巳六月死於晉州之戰
父子同御施義晉之下門從夏爲亦文章依馬草檄筆峰驚人
募馬齊州文有曰接袂而起者晉知海外有人龍蛇臨之莫曰
天下無馬語意壯絶一時傳誦有此人才而終於啓拓辛卯
啓避側衣諸之遠而從被臺評 象村彙語
鄭仁弘 孫仁甲 金俊民

陜川前掌令鄭仁弘起兵討賊仁弘素爲鄉郡士民所畏服
與前佐郎金沔前縣監朴惺儒生郭𧺝前縣監郭赾門下河
渾曺應仁文景虎權濤朴而章文弘道等糾鄉兵文得前僉
使孫仁甲爲中衛將金睟以三嘉草溪星州高靈之軍屬焉
巡營錄

僉仁甲武勇絶倫興軍別鎭而稟令於仁弘仁甲先伏茂溪屯
賊敗之燒其屯糧而還

星州玄風之賊沿江設木柵鄭仁弘麾下孫仁甲曰蛟院同安
灘等处可伏兵邀遮射賊數百棄食而奔請援于金沔〻陣
下將士多不肯沔使人止之仁甲不聽　月十七日三百餘賊
自星州流下仁甲約曰待砲聲而發朴應星張浩等違約突
出我軍敗北應星等力戰死應星首先應募勇敢力戰常以

而自許不幸輕死一軍惜之仁甲以浩不援而敗多恨不足之
[illegible]浩言仁甲違衆敗二仁兵甲遂大怒成隙由是金鄭二兵分爲
兩陣 巡營錄
仁甲聞賊流下草溪星夜進兵草溪兵已破賊乃引還未及郡
報草溪又報江賊大至仁甲馳赴且報于仁弘仁弘遲明發行
賊艖十二隻過草溪草溪高靈軍弱不能捕仁甲與之合勢
大戰盡殲之有一賊急遁而汲灘水淺不能急刺仁甲帶勝入
水追之沙軟連人馬陷落衆軍未及極之一陣沮衆無意斬級
大慟而還將軍不習戰將不先登則莫肯赴敵仁甲每戰當先
以至於死村巷聞之亦皆悲泣 仁甲子若海教授 盧蓋邦同死
仁甲之死仁弘請于巡察使金睟以權瀁攝金浚民以代仁
甲

俊民初巨濟縣令變起之初修繕城池爲死守計僉時托以勦
王帶行龍仁之潰尙作時麾下至是許進之
初俊民爲假將領兵二千八百而來有所試星州高靈陜川[illegible]
義軍咸聽仁弘約束仁弘令曰必値大賊然後乃設夜屯[illegible]
大橋大適雨不得已回軍高靈村舍仁弘泣曰吾輩[illegible]
未嘗一戰以致事機蹉跎天又不助此實爲国誠薄之致[illegible]
成拜俊民起拜曰今日之事已無及矣明日若得請則當[illegible]
刀更定約束夜半進軍傍蛇院向安彥之路而藏兵六七處
仁弘陣高阜俯臨指揮翌日賊自茂溪行向星州約四百餘
名牛馬百餘駄多裝旗幟或着金銀假面甲冑或爲鵝羽衣
故砲擧銅人皆膽寒金俊民鄭邦俊率射手千餘馳下山射
之賊亦擇銅面出最前倭將着金假面揮紅柄大刀刀手數

百隨之大呼突至我軍驚却其馬疾行如飛[illegible]
中箭即奔逸倭將落於軍前即奪其馬而斬其將餘賊退走高
靈星州之軍從南北而乘之俊民邦俊殊死混戰伏兵四起天
下如雨賊以鈎鋌爲鼓向星峴而走仁弘揮旗猎之伽川之軍
又不意突出賊盡棄輜重無意抗戰諸軍追殺二十餘里將
令不貴級斬故首級不多所獲卜馱百五十疋所奪倭馬頭
箱肉角長寸餘善走俊民每騎赴戰甚大劒則柳枝釜斧高
也 上同
仁弘聞星州屯賊無援勢孤與金沔約合勢進行金俊民以形
勢不便難之不從進陣星州五里馳突挑戰賊終不出日暮
還陣沔令裴楔設伏扶桑峴以防開寧來援之路楔唯唯而退
語人曰我豈敢聽書生節制爲渠設伏乎遂不往是夜星賊

走開寧告急開寧賊大來我軍不知而方治而攻城之械賊兵
不意猝至城中賊閉門夾擊沔還上馬單遂遁潰仁弘旆不動
將士扶持上馬而出備民在後且戰且退以此軍多獲免高靈
假將孫承義中丸死金誠一拿致陝川軍官責其不稟擧事
而杖之

嶺

金沔　前佐郎　號松菴　贈兵判

沔高靈人聞　大駕西幸即欲奔問鄭仁弘欲同擧兵沔乃
先率家僮七百以倡之遠近爭應聚兵于高靈賊至沔以高
靈殘小遂赴居昌時居昌士民已聚若干兵以屬沔以郭䞭文
緯尹景男朴廷璠柳仲龍爲參謀朴惺爲募軍粮四五日間
聚兵二千餘人分守牛峴馬嶺等處自引軍出陣于高靈聞
賊下江邀擊遂獲二隻船斬首八十餘級賊艇[illegible]

珎寶得一金紙簟子有 先廟御諱条服二領赤舄二部知礼
[illegible]城[illegible]衛半涀沔以居昌不保則十數雜係遂定將守高灵自
[illegible]右昌之兵以懲知禮之賊 巡營錄
[illegible]月初三日金沔討知礼賊燒殺幾盡時湖南女人之有姿色
[illegible]在被擄及時是皆裹歸救生而丟被燒殺我軍死者亦五
[illegible]餘賊遁向星州為星州軍所邀勦滅無遺自是沔在居昌
以懲知礼金山之路鄭仁弘屯星州以當高灵陝川之路郭再
祐在宜寧以衛咸安昌寧灵山渡江之賊右道賴安
時義兵俱不受官軍節制任其行止官家倉廠公然破出戰
勝受大賞敗無小譴官軍之有罪者率投入其中沔曰吾輩以
義起事當受官軍節制戒勿侵掠惟義之故而已不然安在其
義兵也皆語人曰郭再祐素非有識其行事不足深責至於

鄭仁弘人稱賢者猶如此無怍乎哉

十一月以陜川郡守陞通政拜本道義兵都大將遂爲右兵使

金千鎰 梁山璹

月全羅右道義兵將金千鎰起兵討賊

千鎰字士重光州人徙羅二世從李恒學孝道純爲臺諫敢言貌寢若不勝衣時在羅州聞 上西幸慟哭既而憤曰徒哭何爲國有難 君父播越吾世臣不可鳥竄求活乃以書告于高敬命朴光玉崔慶會諸人義士聞風赴集得精銳數百誓衆而西 名臣錄

其義士梁濟民梁山龍梁山璹林懽李光宙徐廷厚等歃血起義士千鎰素羸病至是慨然語人曰今日吾帶鋼跨馬洒然敢輕擧矣 隱峯集

初千鎰痛孝洗之亂屢賴於動　王移書敬命敬先行正罪而
後治兵也上敬命止之
聞諸道兵皆潰軍中氣挫千鎰諭衆曰我師義衆也有進無退
欲去者任其去衆益感憤無潛逃者比至湖西衆可數千其兵
使崔遠進水原千鎰擣禿山百賊搜斬附賊奸民畿內士民皈
附者衆遂襲破金嶺賊 水原地
遣儒生郭玄愷謁梁山璹從海路入關西上表行朝　上親
問南方消息山璹奏言千鎰起義遂合兵到水原高敬命趙憲
亦起兵嶺南亦有金沔鄭仁弘朴惺郭再祐　上曰以予無
狀爾等跋涉千里冒出賊中山璹曰千鎰軍中精勇雖多半是
儒生只仗忠義而起其成敗則天也　上泣曰忠義所激何
事不成玄曰臣素與趙憲爲友及臣起事憲曰近觀天文我國

奉而晉川爲湖南蔽遂入晉川城池器械無可恃者千鎰與崔
慶會高敬進等若以死守無何賊大至隨機應之初秀吉悔諸
將賊皆無功責讓諸將必欲屠一邑報以取當被是役也城久
不下賊死過當而猶不退會久雨城址善崩賊添兵攻急城
遂陷千鎰在矗石樓上長子象乾暮下梁山璹等在側泣且
呼曰將奈何千鎰怡然曰起事之日已吾許吾死矣但爾胄可
脫遂起北向拜先投兵器於水中與象乾相抱赴樓下潭水將
佐從事者不可勝記賊亦力盡不敢復較湖南　上震悼命
贈贊成賜品祭湖南人立祠羅州而丑卉峯下賜額旌烈舍臣錄
天啓丙寅竪碑漢陰集
貽
皇明朝指揮吳宗道素敬服千鎰遣使採文以酹之曰維年
月日兵部參謀軍事武舉指揮使吳宗道謹以柔毛剛鬣之

奠獻祭于朝鮮倡義金將軍之靈夫凡人在天地間有死而猶
生者猶生而有死者生而死者猶死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
生者吾於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焉將軍當海寇猖遑君后草
莽一国八道豈無堅城惟將軍揭竿轉臂一呼豪傑響應
得倡義之士千餘相與死守漢江之滸誓不與賊共生而將軍
之名烜赫中外不優爲於王事之暇而損之識剖爲部卷〻
若故知也時倭奴方以攻諸將甑枕難不平辱敵滅此而後食
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留之而益震故倭奴常秘諱
以琛比令武穆不死和議不成將軍不死貢約不決而倭之
朝名將籌者惟必以殺將軍爲第一矣其以散亡餘卒守晋州
適崔君慶會亦在焉而崔君者亦倭奴風背之忌憚也是倭
奴重兵壓之圍數十里爲營不能度必欲得二公而後已斯

時也不佞從翁來守全羅因霖雨止宿岬山俄然聞天風震怒
混為沙仮未着捉余行之狀不佞冒雨前進信宿南京飛報
晉州以兵盡食竭而城陷若干日矣將軍父子及崔君皆罵賊
而亡不佞始悟岬山之霖乃將軍之淚而大風震雷者其將軍
不平之氣也嗚呼將軍何哭為將軍之名千載不朽將軍其不
死也矣視之諜国不藏而致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使賊邑之
丘墟乃醜然面目而務紳其衣冠坐昌若將軍之死耶嗚呼
昊天不祐方父子云亡鄭義獲成方植我綱常益明倫絶憂森
美瑞良朋來別方既我一觴 東閣雜記
想猶邪旂亦爾公忠魂毅魄凜凜如在
趙憲 僧靈圭 遺應討附
四月二十二日前提督起兵趙憲湖西討賊仍上疏 行在

癸甲錄

初憲自謫蒙恩在沃川村舍朝耕夜讀及聞京城失守慟哭
奔走招集義旅應募者千餘人手草檄文傳下三道 亂中雜錄
其檄文畧曰頑玆島夷之爲寇甚於苗民之不恭殺人若刈草
惡盈一國弑君如獮狐罪通于天甘言詐許初要啗利而闖
人邊跡滑肺終欲越海西爭地
公先墓在金浦辛卯秋公來省墳塋連日慟哭見人必嘘噫長
吁曰明年必有兵難此後相見爲難公族叔趙安贊從容謂
公曰聞君席藁將危人多嗤點令胡妄言驚边鄉人公舊然
曰仰觀天象明年兵乱自東方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顧叔勿
以吾言爲長賴高爲避乱之計 仰慕閑話
憲起之日 遠近皆曰趙憲起矣何患賊不平至如兩西之民雖

無意乎勤 王信頑而童扶韓之議抑忠臣義士之氣未知人
意之所在也先覺見書大不恱憲遂往湖右
七月初四日建旗鼓遂進兵清州
初憲既將主將知不可有為乃與金門生。承業金節等馳往湖
右前縣奉李光輪等四五人募義爭集遂以七月四日建旗鼓
其師凡一千七百人分部地撫定山温陽等地鮮勢控制人心
乃安時賊方據清州而防禦使李沃助防將尹慶祺相繼潰
僧將灵圭獨與賊相持屢日憲聞之急嚮清州八月一日與僧
將灵圭連兵進薄城西門親冒矢石竟日督戰士皆致死賊大
衂入保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皆凛凛
憲歎日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火退是夜賊焚其屍大
三日不滅從北門潛遁自是湖西左諸屯之賊皆避遁賊相語

兵將非巡察防禦比冒死直前其鋒不可當云
殺賊後即裁一疏使門生賫上行在　上聞憲起兵下教嘉賞
拜奉常僉正憲不見 梁山璹郭賢之還　上賜憲教書有悔不用忠言致有今日之語
八月尹先覺狀啓大賊入清州命兵搶殺僧靈圭能聚其徒
皆持鎌子號令甚嚴見賊不避遂進攻清州之賊連日相持雖
未大勝亦不退北賊遂棄城而去皆靈圭之功也遂命陞堂上爲
僉知賜緞衣一襲 靈圭與憲於錦山已齊俞賊衣中道而還
憲部下宋濟民傳檄湖南有曰前都事趙憲爲左義大將以
衛黃澗以下之賊前察訪朴春茂爲右義大將以防錦山江
以上之賊措事未畢纔聞錦山之敗徒馬南還更有招集之
計云云　日月錄
憲聞高敬命敗死曰錦山之賊腹心之疾移書靈圭遂進次其

境寄奇
時憲簡精銳勦　王行至溫陽通政使之擭錦山者頓偈獨
湖延察使先憲討錦賊復募佐不測日令兼賊西上是無兩湖
也憲乃還公州初憲移書責巡察使謀嫌之使列邑尼應
募在憲麾下者因係父母妻子且令官軍不使應援至是憲
兵皆散只有七百義士願從死生八月二十五日領兵向錦溪
有一別將力言賊鋒乙卯湖南之戰亦今之擭錦者精銳數万
奈何以烏合之衆當之憲涕泣曰君父安在主辱臣死吾之
一死而已與灵圭連兵以進且與全羅監司權慄約以二十
七日齊擧夾攻矣慄有書改已未到憲已抵錦山之十里賊
乘未陣分其衆為三迭出薄我憲下令軍中曰今日只有一
死死生進退無愧於義士皆唯命戰良久賊兵三北而我軍

哭盡哭賊遂闌入帳下士挽憲請避憲笑解馬鞍曰此我徇節
地丈夫死耳不可臨亂苟免援桴督戰士卒趨死至張空拳相
搏而不離次竟與同死無一人幸免者憲子完基狀貌魁偉風
度適倫及是故華衣冠欲代憲死賊因爲主將跡其屍賊死者
過當收餘卒還陣哭聲雷震運其尸三日猶不盡遂與共焚之
賊皆遁湖西南賴而得全憲起兵數月未嘗鞭笞而士皆用命
雖被當死者力助而亦多受悅不忍捨去及聞其敗湖右賊
皆食素巷哭相聞
初期以朝日共伃令既布天下雨營未具靈圭曰兵有備無患
作營未畢明日不可戰憲心累良久曰此賊本非我敵敵區區
速戰者徒以忠義之激乘士氣之銳翌曉賊來薄晴靈圭作營
粗完憲軍露立於野短兵相交殺相傷當賊兵益至憲軍

見賊暫退移入靈圭陣賊從後乘之諸軍遂大亂赤手搏戰猶不少挫未幾爲亂兵所殺或謂靈圭曰趙義將死賊亦至不如去之靈圭大呼曰死則死耳豈可偷生鏖戰終日亦死諸軍盡死無敢退生者賊亦於是夜遁向慶尚道自是不敢復犯湖南奇翁

師敗翌日憲弟範入陣所收尸于旗下壯士皆死其側至四日顏色如生怒氣勃勃人不覺其死已久矣日月錄 亂中錄

高麗之季趙天柱當紅巾之亂死事於安州憲即天柱八代孫上同

憲字汝式號重峯白川人贈吏曹判書謚文烈并其子旌表建祠賜額曰表忠年四十九

完基字　仁祖朝贈持平

門人收七百屍作一塚表之爲七百義士塚立石其側曰一軍殉義碑

節激哭之曰吾友從我學孔顔而慕諠原欲死故直而竟死故常呼嘆手淚淚人以爲知言 象村

筮出自覺微力導發窮軀撕養母及師成渾李珥篤行言請每以國事爲憂憤〻如狂前後進言不啻屢千萬知時事之難不欲進在後居沃川慮禍於易占知其有難是年三月省先墓以將亂來辭其妻哀謁墓還沃川聞變起義

撲碑

門人金爺謀立碑見石工李春福欲買石問価曰七十疋問欲何用爺曰先師趙爺殉節於錦山欲立碑記事春福曰然則豈敢言價當即納之自爲治石終始盡力亦不受手工 名臣錄 月汀

公始釋褐爲正字校書入直香室　懿廟有供佛事使公封香
以進公曰此室之香只用宗社及祀典所載佛事之香臣雖方
殞不敢封進中使往復再三終始牢拒拜名由此始振　御製
丙戌病師數發謗上書疏極言邪正之分丁亥又論汝立去時
比之桀紂特使来覲峰朝無轍以作絶爲言慷慨然草疏上
之監司尋鐵中不肯上聞乃徒步詣闕以進又論壽山海謨
国　上怒莫之爲遂退敵居訪處士徐起之大責曰士亭以公
爲進天之鬼祖之師山斗豈意今日直欲爲陳東浩蒼之流
乎輒白壁不語慝曰誠觀我瞋起猙頭曰顧不顧見寃乃自隳
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柰畢起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曰願公此瞋吾衆
將免爲虎狀矣其抑洪水驅猛獸之徒乎
李珥嘗曰汝式無以唐虞之治可得復不知變通一事不合時

裾折檻必至蹶擾僕其無違然後可以大用 月次集 重峯故事

或問今世草野亦有人才乎李之藻曰有趙汝式者安貧樂道愛君憂國吾意可用之人此外無知也或曰趙某之伏節死義人皆知之至論其人才適用則恐不足以當上也之藻曰趙某爲人固非如君輩所能識也他日當知吾言之不誣也 名臣錄

己丑夏持斧伏闕極言群小誤國議論奮發以至鐫不紹至〻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用侵親舊或拒門不見獨沈喜壽往候之且以詩慰之兩司交章竄吉州憲徒步踰嶺凡二千餘里而氣貌容色未嘗小撓

戊子秀吉又遣使求和憲又上疏曰刖人三刖而不懲者以其所抱者玉也張浚在謫十疏而不休者以其所願者忠也云〻

亦自推演以疏語太峻必為當国者所陷把以語書再三切之
自上因榮千會寺疏命放之憲又論通信之擧再請焚微上
之疏曰公既以言事方在謫中况今逆獄大起此疏不惟無益
必將得禍憲曰死汝立公尚畏之生秀吉來則公當如何權不
得已並前疏上達疏下已
辛卯玄蘇又來請假道西犯憲詣闕請斬其使以奏天朝疏入
上謂左右曰趙某累上狂妄之疏至於流竄而猶不知止眞
其狂者也憲待命於政院門外三日而不報因叩首石礎血流
被面觀者如堵咸議其自若憲曰明年竄山谷必思吾言又
以一疏繳進自草奏文及論琉球国對馬島日本遺民等書
斬玄蘇還日與嶺南備倭之策邊將邑宰及忠義可用之
人無不條擧其後變起成功死義者皆出憲之所薦時政

院以為不稱所擬不納遂自知國事之無可奈何退歸田廬仰屋長吁而已 重峯行狀

其竄吉州也羅李夕至遂曰君命不可宿從步夜發而從家人來裝隨之 羅李不免贈遺曰吾亦有人心蓋有而無以立於人類矣及至謫所為設也涕泣不忍去

舊例命配驛必給驛隸皆以奴隸代立其役而又或有全免者 黑藺不然身必自當曰朝廷原欲以此治有罪[illegible]免此是不受君命也故使命之過者多不入嶺[illegible]

辛卯游大屯山一日對食謂其四僧曰明年有變我[illegible]雖令日共此飯者可成同事也 僧唯而僅應曰諾後三僧死同死於錦山而其一名探惟者病未赴 其識人如此云 上同

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巨雷驚曰此天鼓也賊必渡

則帑可破頹察之朝廷奇其言而不能用 寄齋雜記

洪彦秀 洪秀男 一作彦守可考

水原忠義衛洪彦秀起兵以功拜水原判官彦秀[illegible]得子曰秀男勇力絕人善騎射屬禁軍庚寅爲通信使軍官其黃進往還日本知賊情至是隨父起兵累戰皆捷前後斬馘級至百餘近地之賊畏而不出故有是命 日月錄

九月初彦秀與秀男累立其功斬馘甚多以此秀男陞堂上拜京畿助防將至是秀男以事往他陣倭賊突至彦秀出戰敗死賊至是而去秀男急馳還則已兵敗父死即以單騎馳往敵陣大呼曰汝殺吾父吾亦死于汝賊投還其尸因出兵四面圍擁秀男左手抱父尸右手揮劍當賊賊不敢逼還負父尸于陣中追斬數級賊益憚之自後閭里焚蕩之將人歸秀男

焉賊必遁走矣 上同

舉方救父兵等聚於高山俯臨陽安數邑之地屯兵伺賊東西

狀啓

十一月 京畿助防將洪秀男爲復讐移書諜義曰食
土含氣者皆當挽戈嘗膽爲父君復讐而吾不幸遭此鞠凶
荒之下鋒刃父兄俱殞豈忍苟求生活與此賊共一天乎因念
遠近士民同我慘慟者必不啻千百茲欲鳩募爲一隊揭
之以復讐以復父兄之深讐父兄妻子骸骨暴野冤魂無
依以我猶憂然不思所以復讐則泉下有知其曰我子有我
有弟乎 日月錄

晉州城陷天兵撤還 癸巳五月

初經略宋應昌聞賊棄京城始出牌從如松追仔賊去已

數十日應昌恐人議己縱賊不追故作此擧以示人如松
實畏賊遂徐行或留止連日才踰鳥嶺惟敬在倭請罷
兵完事如松還往京城賊亦緩緩而去我軍在沿道者皆
左右屛跡無敢出得
賊旣退分屯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
首尾相連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壕爲久留計一說倭兵太半
敗巢而自鎭海昌原至東萊釜山各浦各島二十八鎭行長
義智等五六酋所管自機張至蔚山十四鎭淸正等四五酋所
領皆首
歹奐　如松乃分部諸將以劉綎屯星州八莒縣吳惟忠
屯善山鳳溪縣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
必迪屯慶州各率兵四千五環四面相持而不敢追攻糧餉
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軍民力大困令稚慣在列鎭
營下操鍊請用又道左相尹斗壽拔楷以總其事遂慢訓[illegible]

吳惟忠各率兵四五千陣于星州大邱王必迪陣尚
州宋大斌查大受駱尚志等下湖南以備倭患
積宋應昌稽追賊劉綎至嶺南不肯進兵應昌頻督甚依違反
如松回見應昌於定州言賊勢大應昌信之反欲講和我國累
請進討不聽遣使謝用梓徐一貫務作天使游賊如松使游擊
周弘謨往賊營自是遣人往來相續
初如松使惟敬誘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郎古耶見
關白惟敬與倭將飛彈守久大夫壽至王京如松謂曰爾
雖請欵朝鮮二王子猶不還何以復命飛彈守即爲手信
往釜山營取回王子六月賊始還臨海順和及金貴榮黃廷
彧等癸甲錄
秀吉聞行長等敗於平壤群賊退還大怒新兵出屯于
肥前州之護室及見惟敬聞結和之言便懷羈縻誤我之計

許還兩君大臣壽且遣使小西飛彈守與惟敬還奉表天朝一
面進兵晉州辨名復前年戰敗之〻一憤
初行長饒惟敬曰閔伯以前年見捷於晉州之故今諸將悉力
攻愛其城我止之而清正不聽日本兵必向晉城可空城勿犯〻
以活人命惟敬至善山爲本国諸將言之
時都元帥金命元巡邊使李蘋領諸道將士追賊命元陣善
山蘋陣宜寧全羅兵使宣居怡忠清兵使黃進全羅防禦
使李福男各以其兵會監司權慄領新兵踰雲峯皆列
昌寧宜寧善邑官義兵皆聚慄欲渡歧江前進郭再祐高
彦伯賊日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前頭又無粮餉不可輕進〻依
違未決蘋從事官成好善柿舊嘗責諸將逗遛與慄遊遏
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食無復鬪心

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象武言當守咸安武言退守鼎津
紛紜未定已而賊聞砲響人皆惱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
退到鼎津諸將各自散去
晉州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應將支供差員在尚州聞賊
向本州蒼黃而還纔數日矣
六月十五日賊將清正等合三十餘万兵由金海昌原水陸並
進翌日焼陣至咸安時李薲權慄宣居怡領兵屯咸安一時
潰走未及避者蹂躪而死賊逐至咸安薲到宜寧謀曰
此賊必陷晉州而後已然則孤軍難以保守加送義兵以添辟
守郭再祐倡義之首權者能用兵智者善料敵今賊兵盛銳
有天下莫能當之勢三里孤城何以能守況諸軍盡入城中則
大勢內外應援之勢再祐當在外為援不敢入城右監司

金玏怒曰將軍不從大將之令軍於律何再祐亦怒曰一身死生固不足惜百戰軍卒何忍棄之脩乃以再祐把守鼎嵓津金千鎰抬晉州牧使徐禮元許撥倉穀幾至數十万石於是諸將大喜曰城高而險糧周械足此正今日效死之地也卽日分隊金千鎰崔慶會為都節制黃進為巡城將諸官義兵將立隊現旗待變

十八日賊兵自咸安直到鼎津再祐欲不相敵左次而退權慄李蘋李福男等退向山陰轉向全羅道入豆亘阜變隅

十九日進向晉州漫山塞野砲聲震動天地分送斥候賊向丹城三嘉或指溫陽四川以阻機路宣居怡洪季男領兵到晉城言曰衆寡相懸不如退保千鎰怒責不從居怡等引軍還出與蘋等退向咸陽一說退向雲峯

二十一日先鋒數百到馬嶺耀兵馳突明日賊大至大至勢甚
盛又遂圍城累日賊勢日熾蟻援不通賊吹角相應一時放砲
亂落城中聲如轟雷及朝視之我軍死者相枕一月慶會千鎰
登樓望曰援兵大至矣衆皆大喜鳴大鼓爭望則遠近百里皆
賊兵矣千鎰慨然曰天若助順吾等濟事朝天則賀蘭之一向
可會矣共會人食矣

固城義將崔堈李達赴援晉州賊勢非上年比不然下手還
向固城咸安避亂之人從堈者三百餘人圍賊為逼我得脫
堈棄馬馳突竟夕鏖戰士民賴而得全望之者指為千古寡
將

李如松令駱尚志宋大斌等由湖南進援晉州又令嶺南留將
劉綎吳惟忠合力往援軍勢不敵皆不用命

宋應昌移文行長營責使還入啓曰日本因居嵗於晉州被殺甚多且責國兵士累殺日本剿草之倭閔伯令攻晉州必破城池以洩前忿耳蓋清正主此舉必陷晉州而後已故劉綎責之不聽日月錄

時晉兵六萬守之形勢比前十倍人皆以為可守有老妓獨憂之千鎰聞其說對曰前者兵雖小將卒相愛號令出一故勝今軍無統所所將不知兵兵不習將是以憂之千鎰以為妖言斬之數日而城陷浯溪記聞

二十九日賊陷晉州倡義使千鎰與其子象乾慶尚右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以上三人建忠祠于晉陽三全羅復讎大將高從厚右義兵副將高得賚左義兵副將張潤敵愾義兵副將李潛灵光義兵將沈友信泰仁義兵將閔汝雲海南義兵

籌一夜而畢乃放其孚砲中破賊廬賊徒改又造是日三進
三退又四戰四退
二十六日賊作木櫃累以生皮各自負戴以放火矢來數于
城〻中以大石滚下射矢如雨賊又退賊又連大木於通東門
外上設板屋放火於城內草屋一時延爇火亂无果閣顛倒中
城以鬮為檄燬將大雨弓矢皆解兵力已困賊以書投城中
曰大國之兵亦且救隋甫国敢為抗拒乎城中答曰我国死
戰而已況天兵三十万今方追汝汝等盡剿無遺賊畏懼叩之
曰唐兵已盡退矣是日三戰三退夜又四戰四退
二十七日籌五阜於東西門之外結以為棚俯臨城中放火
不止城中死者三百餘人又作大櫃四輪車賊數十人各穿鐵
甲推櫃而進以鐵椎鑿城宗仁積功官于軍中連殪五賊餘

皆遁走城中遂東灌田而投之賊 皆燒死而賊更犯新北門宗
仁力戰稍退
二十八日黎明宗仁還到所守城堞則礼元不謹警[illegible]
城將顧宗仁大賊怒責之進迫城下城中殊死戰賊死甚衆賊
酋一人中丸而死群賊曳尸以去 進俯視城下曰令日[illegible]賊
死者甚至千餘有一賊伏城下仰放丸橫中木板 丸跳而中進
左額遂死時進潤最稱力戰為諸將首一城依以為中進中丸
而沒城中恟懼
二十九日以礼元代進為巡城將礼元表挏脫笠騎馬涕泣而
行屢會以驚動軍心將斬而止以潤代之未幾潤亦中丸死
未時東門介城因為頹落賊衆蟻附以上宗仁與親兵捨其弓
矢直用槍刀相搏賊死者 堆積如山賊退去又犯西北門其

拚突進倡義軍潰散皆聚於矗石樓賊乃登城揮釼踴躍上元先走諸軍一時潰散崇仁中丸死左右扶千鎰使退避千鎰堅立不起曰我當死此遂投江而死賊屠丕城死者六萬餘人金玏使察訪驗視城中之尸僅千餘自矗石樓至南江北岸積尸相枕自菁川江至武峯五里之間死者塞江而下 甘汝所撰傳 日月錄

李僧金浚民壽方矢已盡直以竹槍相對搏戰賊不能近乃力詘而死 乱中雜錄 朝野記聞曰軍民死者六萬

一說賊連日屠戮不能盡詐曰避入司倉大庫者免死愚民被追竟入倉中賊遂燒火盡殺之 乱中錄

一說崇仁戰鬪至南江左右挾兩賊大呼曰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

倭氏獨馳馬巷戰左右突擊賊衆披靡終日追逐弓矢皆不中
竟不知死處
進士文弘獻正字吳玭參奉高敬兄弟皆從死
義中軍民死者六七萬壯士得脫者數三人鄭麒壽數人從南
江游出生還
千鎰慶會及進三人皆贈贊成宗仁贈兵判倭氏贈刑判
初惟敬入釜山得閑伯僞表二道表文措語既非日本文字也
指揮李英春又偕小西飛彈守入朝天朝疑何長壽詐爲辭
表且惟敬纔至而晉州見陷綱毅之意不誠留小西飛彼還
東久不報
時李德馨爲如松接伴天將聽賊詐和未免遲疑致誤機事
一日如松出示赤壁圖德馨作詩曰勝敗分明一局棋兵家

最忌是疑遲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斫案時語有規
諷天將領之芝峯類說
遞都金元帥、命元以權慄為都元帥諸道都巡察時慄自咸
陽退在南原聞命還向嶺南李薲率宣居怡等諸將來自
咸陽相遇留雲峯待變
查大受領兵自京到南原聞駱宋二將以其不援晉州馳來
自南原進屯求禮
七月初五日賊犯全羅道古阜郡守王景祚前判官盧從吟
等潰走駱宋二將退還南原賊更來襲城池湖南之民前
未嘗倭以為殘民淺猶可避兵至是盡被屠戮
是夜南原守城軍人一時踰城潰散
初七賊兵數千向星宿嶺李薲洪季男之軍皆潰來大戰

伏于頭背峯自領千餘兵拒退駱尚志查大受等(?)逐賊
遂渡鵝于江焚谷城村落大抵其諸軍還守南原
八月宋應昌如松與倭約和因奏曰倭奴已盡渡海只留一
二陣留在釜山以待封王之命經乱之邦士馬难久留請盡撤
還(?)留以待緩急詔班師留劉綎兵萬餘屯守本國加綎都
督
劉黄裳使侯天將于境上劉黄裳回帖曰三道雖復留守之兵不
可二萬背依故心寧常爲王國守之釜山上有二子雖來国人
亦甚不喜且國無一兵可用能保倭兵之不犯乎
王復欲西走猶恐　王席不暇久煖也中夜焚香黙坐自測其
將何自存及此不爲終無可爲之時矣亟募八道四十以下
二十以上强壯男子每道萬人送與劉綎複其衣甲編入隊

仕日〻操鍊積穀整暇以待倭至不爾其敗亡可立而待也
一部眠食都廢不爲 王喜切爲 王憂云〻 上曰觀賊
員外面帖雖日倨傲其憂我國則 至矣大臣等所憂若如諸
唐官之憂則我國何患不振 錄日月
皇朝布衣齊答上疏極言來應昌等欺君撤兵之罪及倭賊
國也之事奏未入而遇害云
倭酋又以脅媾割地封王蟒衣等七事要中朝
來應昌既還我國進黃璡奏賊應昌欄止之不得達
十月進金睟奏賊情悉陳大明將相欺瞞之狀將相爲持道
所彈數惡於我曰君臣狡詐以惡報德人心之險一至於此
又日吾怕爾國殺我云〻
如松年三十餘初來時顏鬚甚韶還自嶺南鬚猶有白者謂

我人曰爲你國班白如此

褒 上命建祠平壤祀石星尊孝如松而以孝如栢張世爵

楊元配號額曰武烈

嶺南義兵

權應銖前訓鍊奉事起兵新寧一永川作應銖初以水營軍官棄守

弟奴僕斬上道土賊入伏兵要跡斬零賊募聚丁壯邀待

尾待未嘗畏縮累避掩襲賴馬健獲全招諭使以爲義

兵大將

九月永川賊自稱封庫御史向新寧安東義兵將權應銖與

鄭大任鄭世雅曹誠申海壽遇於朴淵斬馘甚多時永川土

民國珍本郡吏撓之賊請機于應銖等乃進躡兵于秋坪賊

閉門不出軍士畏賊不敢進應銖有膽勇即斬數人挺身而

出為士卒先諸軍合勢進圍攻破城門鼓躁以進賊走入
官舍因風縱火燒殺殆盡或投水死斬數百餘級屍臭擁
道人不敢近（齊會日應銖募兵千餘人〻將一束蒭藁夜進攻永川）安東以下屯賊撤
向尙州數十邑獲全左道
兵使朴進馳啓應銖陞通政（齊會日權為折衝助防將）大任醴泉郡守誠
善嘗職有差
後錄宣武功二等二人封花山君
鄭大任
鄭世雅永川進士時年六十七賊方據本城世雅與首柳瑞
生曺希益善若集散軍補頗多全城之捷皆世雅等
首事之力也巡營錄
曺誠

申海河陽訓鍊奉事募兵討賊
咸安人前縣監趙宗道與直長李魯等在京聞變即還本道
約曰當倡義兵如不克濟當與同志溺水死義不可辱遂畏
通文于列邑募兵有曰死雖可悲綱天地而死遁生從敵衛者
大丞而忍活寧莫死也寧死於義敢望生乎捨生於仁云云
後丁酉宗道死於黃石山城人以為不負其言日月[illegible]
李魯通文有曰百尺之木已伏回生氣於寸根丸何之山將
成勳大功於一簣
柳宗介　人　校書正字
時慶尚左道山僻十餘邑稍遠兵禍間有慷慨之士激勸鄉人
諭以討賊則士民以朝夕安保為幸及聞言兵之人宗介慨然
首義得鄉兵數百結陣于山中聞江原之賊横肆將踰廣

化村縣掌令尹欽信尹欽道等領兵前進賊先辨變服潛
行亦候者不覺伏兵皆散宗介等倉卒遇賊鼓戰不退力
窮無援遂為所害賊遂焚以燎去

金垓禮安前翰林

宗介之死人皆以義兵為我招諭使檄文責以忘恩激以赴義
安集金玏亦出通文於是榮川豐基士子及前翰林金垓生員
琴應勳進士任屹等諸人皆響應魚鱗以起兵至万餘咸
聽垓節制垓素有人望人以為依 日月錄
左道義兵會盟于一直縣推垓為大將後聞金沔為
右道大將送義精渡江沔閱視皆以儒生編伍乃曰此豈義
兵也癸巳垓隨天兵在慶州病死事聞 贈修撰 日月錄
高靈人朴廷琬募兵從倅金沔傾財饋餉自辦弓矢戰頻有

可使東漢之捷廷璣宣力居多而功不與焉人皆惜之 巡營錄

[illegible]學諭朴思齊兄弟奉事盧欽儒生員權濆之丹城人

[illegible]學權濟等聚兵助討 上同

金山幼學呂大老及權應星等聚軍助討應星爲倡義兵

金沔惕侍知禮金山之賊其後爲賊所襲力戰死 巡營錄

昌寧正自甲辛邦楫忠義成天信正字成安意幼學郭[illegible]

陜人曺晩孝等聚兵助討天義等領兵千餘圍昌寧之賊終日

交戰射賊之稱本邑守者三日賊焚柵遁去 巡營錄

慶州金虎起兵討賊招諭使以虎爲都大將前縣監朴[illegible]

亮爲召募將進士崔臣隣爲召募有司虎等益自奮勵

月初二日賊五百餘騎自彥陽向奴谷虎等領軍一千四百[illegible]

戰虎中槍而戰逾力賊奔回本州大陣追捉賊五十餘級[illegible]

州前後之捷無出其右

固城奉事崔㶅文聰中武舉有膽畧耻爲武夫干進之行性剛直不能曲意循人至是起兵々雖不多能得其心臨戰以身先之與鄭起龍安信甲齊名御衆之才過之

又入晉州城殉下

尚州進士金覺正字李浚倡義傳檄

禮安進士李叔樑等作檄傳諭列邑

仁同鄉兵將張士珍驍勇有膽畧毅然討賊其名[illegible]死奮爲別將領軍守要一日賊數百擇至士珍只率[illegible]數十挺身逆戰先射錦衣銀冑之賊斬首[illegible]遁走士珍乘勝追逐後十日賊悉衆復至士珍以十餘[illegible]士珍又突倂射之賊應弦而倒遂乘銳追殺賊伏[illegible]

戰猶大呼刀戰矢盡日暮一賊突前侍斷士琢一臂士琢以一
臂奮俘不已遂墮馬死事聞贈通政太使
士琢軍威稜生起兵本縣殺賊甚多賊畏之稱爲張將軍而
不敢入其界

裵德文

裵稷德文之子也
星州先生案有所謂諸名者此爲圓城常漢国壬辰乱倂起
侍賊所向無前與郡守祐光稱而拜名且出其上朝廷除授
本州牧使未久身死功名不大顯云且聞當交鋒對壘之際
見氣軒軒鬚髯皆上指如蝟毛之磔賊而畏之如虎云集
集

義兵將高敬命已死金千鎰赴京畿左義兵陣中士子募
聚散卒八百名推前府使和順崔慶會為盟主七月二十六
日建旗鼓于光州以鶻字為標由右道收兵向南原作檄通
諭
十一月圍晉州之賊分兵四掠慶會駐軍丹城賊兵猝至
將卒驚潰
十一月陞通政癸巳二月拜右兵使六月死於晉州之戰
七月寶城任啓英與同志諸人傳檄募兵為守備計圖發本
郡由樂安順天亦向南原行收兵得千餘人稱左義兵將以
虎字為標 初卽西虎後以虎字
南原前參奉邊士貞募聚散卒數旬之內得二千餘人號
赤幟義兵將晉州之戰遣副將李脊城陷死之

從義將為八道義兵都大將賜印及御刀
忠州忠義衛趙雄鱠作勇敢絶於馬上立馳運槊募兵五百起
義穀賊無策一日雄栗大霧行軍賊掩其不備襲其後雄潰
圍而出中丸墜馬為賊所獲斬其手足罵不絶口遂肢解
之
士人朴春茂忠州士人趙德恭清州武士李逢皆起兵討賊
前牧使金弘敏起兵湖西討賊

京畿義兵

京畿前正　鄭叔夏水原崔沁士人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
士人金琢前正郎俞大進忠義李軼士人王玉等皆起兵討
賊可而無紀之蹟
前司果禹性傳起兵於江華仁川等處軍勢頗盛以義字為號

朝廷陞大司成勉令討賊十一月性傳壽寧〻無聞
上召使領兵渡江直至平安道與金命元合兵而性傳病不得
行 上怒曰惟傳擁兵自衛觀望不全千鎰壽安坐談笑有
何益于国家尹斗壽曰千鎰孤軍不能業可為之橡惟傳素有
重病人所共知豈有觀望之理乎
元均甫進士元延起兵討賊
前府使金績起兵翊寧上疏 行朝請傳禅曰天命人心已
絶于 殿下且請成渾為將云〻
成渾承世子召命將入赴 世子[illegible]命往視金績軍
高陽進士李魯起義兵
華山禪有機智多用詐領賊京一日中賊秋掠城外四賊剎淨
土寺山禪約僧輩使之出迎四倭皎然引入法堂作飯以進

老僧一人對食、畢呼茶僧熾火沸湯極熱四僧以大瓢滿斟倭各持飯鉢仰視水受諸僧以湯水急灑其面賊背仆地諸僧以木椎殺之此雖小智其機變類此

海西義兵

黃州黃河水尹耕鳳山金萬鎰起兵

海州生員趙光庭 懶庵 倡義延安大捷 贈戶佐 入延安顯忠祠

鳳山武士金萬壽與其弟千壽九壽百壽及進士崔浚李蒋壽倡義詣京百壽與刘克良同死於坡州時本郡失守巡察使李謐以萬壽爲郡守 上命爲義兵將其子光鎭亦率兵來會累戰有功死贈參判 祠鳳山忠烈 邑誌

関西義兵

中和金進義林仲良平壤士人楊德祿楊德直李德巖起兵
討賊
江東趙居曹好益召至平壤拜兼府都事召募官未及召
募　車駕已離平壤江灘守將亦潰散好益還向　行在路
遇柳武龍語及　王室涕下如雨武龍曰食祿王臣反不如
草野之忠誠且謂好益曰勤　王不如討賊子更留召募以
圖興復好益即馳還其門徒盡誠號諭應募者五百餘人參
輔一作參至萃士卒望　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四出
陣中知釋策間擬倭賊多有斬獲軍聲漸盛
好益字士友號芝山昌寧人乙巳生
好益居昌原往來退溪之門名聲日著乙亥都事崔滉以籍
軍到付以爲檢督之任當用一鄉名重之人定於公公服未除

而病且重不能趨走案任況大怒督納閑丁五十名公盡出家僮無以充其數府主以下爭言不可以賤任責之於此人況益肆暴怒只加刑杖又以土豪啓聞配于江東距昌原二十餘里有來唁者但曰有命存焉夷然就道關西之人自古不知學問聞公之風遠近來集立學規以教蔚然有西河之風戊子公發由故首先登路過京城況聞之就訪握手而言曰聞君自居江東無一語怨我云眞知命之君子我悲以陷君之故酷發天殃其後入侍啓曰曾好益以臣譖妄之啓久謫中請治臣罪亟召用之未得蒙旨時居謫已十七年矣 上西將柳成龍更進其冤特放因拜幕府都事命爲召募官曰聞爾久在關西人多敬愛爾其召募公與門人尹理朴大[illegible]等盡誠誘諭應募者甚多軍勢最強時中和人林仲良

亦起兵討賊賊爲假像二加刃於其上爾爲曹某乎爾爲林仲
辛其爲所憚如此歷星州安州咸川等官卒而於己酉 贈
吏參永川儒生就其寓居之旁立祠俎豆之名 名臣錄
必先謹於祭祀凡百器用別所藏家豪執事者皆令前期沐
浴以巾掩其口鼻然然滌器具饌果實有皮者去其皮膜
然後以淨洗井泉之水以爲陶淨不使他人混漑醋醬米亦
皆別器不爲常用皆可爲後生法 上同

僧休靜 惟政 澤堂集休靜碑

香山老僧休靜號西山大師又稱清虛禅師行高律嚴掩
晦釋典又能詞翰其高足徧一国至是糾率門徒數千人上
謁 上教曰國難如此爾未可弘濟耶休靜泣拜曰国内緇
徒之老病者已令所在處焚修以祈神助其外臣皆召募

以衆敎赴軍前臣等雖非人類生於国內荷 聖上恩育何
惜一死願效忠赤 上喜悅賜一國都大師八道禅敎都摠
樹普濟登堦尊者之號以弟子義嚴爲摠攝乃率其衆
于順安法興寺爲元帥幷援傳檄八路寺刹健兎勇衲燕
赴其高弟処英起湖南 性赴權慄幕下 惟政起関東
嘗書偈詩爲叢林所聞其游金剛山詩曰舜日曜仙
文檜陽林 一辞攡己丑獄以名僧逮係 上特命
釋賜御製詩及衣物還山至是召至使之統領僧徒協
討賊芝峯
政號松雲又稱四溟山人容貌魁傑留髯不去惟度恆曠
與是時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兵入山中寺僧皆走惟
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動 王敎書及休靜

檄文至惟政展佛上卓呼曰諸僧讀之泣下悉起山中僧人西
赴檄文四方起兵僧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屯城東不敢接戰而
善警倫勤力後不先潰散諸道賴之
俾于嶺南淸正倭將要與相見惟政入倭營賊衆列立數里
槍劒如束如惟政無怖色見淸正從容談笑淸謂惟政曰貴
國有寶乎惟政答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万戶非寶而何
淸正大笑或曰是時兵衛甚盛惟政僅一見而退不敢出言
疑是誇傳也後十年以通和入日本倭奴尊待送之[illegible]

壬辰諸將

朴晉

朴晉

晉於變初以密陽府使有戰功李珏之誅遂陞晉爲左兵

九月進攻永川爲賊所襲僅以身免奇命○寧陽黃山之戰已見上

食晉拜兵使收拾餘兵分遣諸將進退勦截聲勢稍張 行朝

嘉諜相繼 上甚重之曰予恐晉輕戰而死之嘗欲召晉西來

爲副帥以圖平壤以廷議稱其不便而止

十月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其不備晉

奔還安康縣更募敢死士千餘人潛伏城下仍飛仍震天

雷入城內墮於陣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爛撲

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二十餘

一陣眩倒莫不驚懼不測其由以爲神明日遂棄城遁故

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城得餘穀万餘石事聞陞嘉善

晉前後從軍只有黃山慶州之敗別無摧鋒陷陣之事而諸

將之論每以晉爲稱首莫敢與之高下者蓋晉以密陽府使

戚當賊路門下臨乱不逐卒勵兵士以一府之卒當大勢之賊遏賊黃山親冒鋒刃血戰而退其所摧敗亦足示於諸將及賊勢滔天一路大小將官抱頭風靡而盡終始一節百折不回將卒孤軍勉以忠義東西出沒在在勤仔雖累危殆而不避艱險一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朝廷賴以探知者惟有晉之馳報而已若晉死則嶺南聲息幾乎滅矣 上嘉歎曰觀晉所爲眞恐不免晉若死則国事去矣觀勢進退可也晉能爲不量此而輕進耶其愛惜之意溢於言辭將能收拾道內將士漸成陣形使一道氣脉既絶而復蘇人知賊之可仔者晉之攻也 白沙集

六月慶尚左兵使朴晉會諸將安康以軍官權應銖判官朴毅長爲前鋒率十六邑兵万餘夜行四十餘里平明薄城卅寡將士

焚城外廬舍煙焰連天咫尺不分大及軍圍而攻之賊兵自州
東十餘里不意突進襲我軍後蓋前一日彥陽之賊來藏
谷中偵候我軍諸將不察大軍驚潰壯士秉甲投兵而走
賊乘勝追殺橫尸相枕西川盡赤奮義之士皆死 日月鄭
朴晉駐安康收集散卒令朴毅長馳突擢兵賊空城胥遁
毅長入城盡倉穀四百餘石道路得通

黃進

黃進字明甫翼成公喜五代孫長水人庚戌生年五十七歲
科官至忠清兵使贈左贊成旌閭享彰烈祠
君為人嚴重尚氣節長身美鬚髯膂力絕力趫捷如飛與
李宗仁齊名相友善約同生死
君為同福縣監每衙罷輒環甲馳馬以習勇明年倭寇至從

浣察勤 王至龍仁師潰設伏水原孫金所部而敗
嘉報浣之捷體察使鄭澈檄召公權守益山兼助防將事閔爲
具從兵使宣居怡北屯水原邊賊力戰奪其馬陞折衝尚忠
清防將癸巳仍拜兵使六月會于二十八日中丸而殯
進於龍仁之潰以領兵設伏于水原孫金所部而敗破賊于安
德院又捷于禦浣官至忠清兵使癸巳六月攝賊至尙州
赤岩戰連捷將赴晉州郭再祐止進曰孤晉州城不可守且
公達忠清節使晉而使死非賊也進曰業已諾彰義矣雖死
不可食言郭遂飲酒而別會于晉州進言諸軍俱感入一城被
圍而無外援則城必危矣故自引一軍壁城外表裡相應十縊
賊之遂同入城為死守計 贈左贊成推恩復其家遣官致祭
建三忠祠于州賜額彰烈與金崔同享 谿谷集

高彥伯 宣武三等第四人濟興君

高彥伯喬桐鄉吏登武科從軍伻判閱有名從都元帥爲將領有斬級功至是七月壬辰自請還楊州聚兵圖賊上特加堂上拜楊州牧使保護 陵寢彥伯募壯士聚據山頂險要時出擊零賊賊以大衆搜索則彥伯善伺機避匿賊終不能害彥伯常伏兵諸 陵時有射殺賊嘗犯 泰陵彥伯逐之諸 陵獲全 上嘉其功陞秩以獎之

元豪 斗杓之祖 字仲英原州人

元豪以前水使憂居起爲江原道助防將豪自江原道復來驪州招集州兵襲賊龜尾浦斬五十餘級餘賊自去是賊不入驪州路啓聞獻馘稱旨特陞爲驪州牧兼京畿江原兩道防禦時賊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城豪又與利川

云有此物耶遂杖其買納之奴奪其環而去之

車駕還京

癸巳正月平壤捷報至 大駕自義州進向平壤將行登門樓既諭州民盡減徭役且賜田租西向皇都行望闕禮而發

十八日還御定州 世子自成川奉 廟社主赴 行在

二月 上進肅川又移 御永柔 時大臣諸宰連請 上進內地督運糧餉維係民望 上持疑不從大臣以為事機甚急連請不已 上答以予意経略在後差官絡繹接應為緊倭賊尚屯北路西犯可虞且移此一步則號令難通搬運唐粮亦多滯礙故不得決從無已則欲令 世子中留仍留定州予若率從官單騎赴平壤從大軍之後號令諸軍可乎於

以大臣等啓曰此正臣等所願欲也惟望速决而已 上從之
輦由肅川以直路供御有艱移住來柔
內殿東宮追至
四月帝勅賜山東粮十萬石漕運濟餉 時不通海路已三百年遣武官吳定邦邦在旅順領賞以來 又賜內庫銀三千兩須及國內有功及死事員役
遣鄭澈柳根奉表謝三京収復
二十二日 七月李如松撤兵廻 上自江西如黃州迎送仍自黃州
進 次海州 內殿世子自江西來臨海頃和兩王子亦來
上將還都過臨津戰場即命行厨諸陣忌之士
十月初四日 車駕還京內城 仍留海州須告中外進香祝祭
各道名山大川 教諸道民人書有曰都潰裂始誠出蒼黃
之餘臣馬飄零初豈有朝夕之慮 五廟鐘簴久府日出之

衣冠十代園陵來西寒食之麥飯城郭猶向山河而惨目感
儀復覩對父老而傷心天將啓泰而先否盍圖濟乎艱難于
事必涉危而後安冀勉副於終始蜀中之駕雖返會稽之
膽猶嘗云云
以貞陵洞月山大君舊宅今明禮宮為行天將有以營建宮室為
言 上曰深離來復何以家為
擇日哭 宗廟墟
貞陵洞行宮賊即凶屯據之所其腥膻汚穢不宜人君寢
處只無所寄遇姑為臨御嘗下 教曰此室决不忍久処
舊宮城西雖略構草家數為移寓昔衛君茇舍于漕雖草
屋何妨此何等時敢大厦處乎月沙集
時荊棘滿城百司依墻壁重饑饉盜賊京城孤危柳成龍請

並八路哨官訓習三手技法分道御史試閱
大內王闕根據以貞陵洞鑄川都正家桂林君家為大內前陽
[illegible]泥洞義謙坊為 東宮故贈相沈連源家為 宗廟又以
[illegible]進大小家為闕內各司乙未丙申年間乾路之東西遐建
闕門木條作欄楯而為之名時街所李恒福為兵判始築長
墻為宮闕樣丙午修昌德宮 詳宮闕與政 己酉設位而尚於
年急未即毀御 甲申獲辦
[illegible]即八月時御所有掖石甃墻之変 命退築宮墻補退司
路騎回御所權設於闕閭今已十年其間潰頹尚且難以盡
審莊 聖上之心卧薪嘗膽之不暇而群下之情大豈一刻自
安乎但今日退築宮墻之役穀之救修葺景福宮旧城則役

有回功而用力不多此為無益而其後浩大不特事務為然
則省回闕亦是不可已之事略設房屋如衙丈舍之茇舍于僧
院不為宜乎曾聞天朝人倫說則亦多以禪擇地而定處
云矣 上命停退等宮墻之役

世子分朝撫軍

世子初自平壤辭 大駕痛哭分路率領相崔興源等分行
進又移定卅從黃海道仍向江原道駐伊川又自伊川幸
成幸江東向成川自成川還入寧邊其 教諸道義兵書有
曰龍灣何所覓闕三旬須江無人誰抗一葦遼距孱亂之
餘備龍顏於千里收拾散亡之 保漢儀於一城況今秋
氣之漸冽奈北西土之早寒雖所居[illegible]詎救凍餒之患何以
呈藏未擇安吉之資 黃慎所製 日月錄

初世子自寧邊將向江界沈忠謙等以爲江界路窮之地來不
可往江原道多高山峻嶺爲之限隔達春川等地其嶺南相通
處可肖爲世子巡次于熙川寧遠之境草宿四五日從官所徹
惹不得而由陽德到伊川又聞春川難達之狀不知所向朝廷
始聞之大驚以爲何物膽大者敢挾至尊深入至危之地耶未
久還次成川寄侖
世子向江界侍宮僚趙楨起居傳川 上援以一封書特世子
方駐開平驛 楨不知傳徑到翔寧家屬所寓處七月 世
子駐伊川相去一日程猶不自往使人上其書世子與大臣折
稟乃承訣之辭撫其悲苦畧曰予豈能爲三國之君死將爲異
域之鬼父子相離更無可見之日惟望世子達與舊物上慰祖
宗之靈下迎父母之還悵惜涕下不知其所言上下莫不失聲

朴東賢奮然而起請拿鞫削職人皆快之 右臣錄
協陜令金致輝 字景協 號東軒 請伊川光海御東軒 廟社主權
安于正廳而柳自新處西軒致輝論其無礼欲之於王鳳借
殺自新借陽遊舍 溪谷集
六月十七日鄭澈柳成龍李文誠鄭崑壽欲請 上儐世
子監国之任遂入對 上問曰卿等有何所言澈成龍曰言
國事如此已無奈何遂退出澈曰世子已攬監国之任澈等
之意歟 上傳位喁喁不能發也 叶時 慣次定。寄齋
十月 似是 金遺 者上疏言 殿下既積失人心致有今日何不早傳
位世子使一国人心有一分慰悅則賊或可平又有南以頃
者上疏專功 上身仍請斬李山海等又言世子請速同駐
雖不明言傳位而語意微而著 上一日諭群臣曰得罪

社墻越至此表亂之餘又失精神百病來嬰癒…
之速退矛罪人而輔世子也（群臣諫止所宜而壽命亦上聞三日始乞）
須諸傳禪疏（八京畿義兵下）
癸巳十一月世子下湖西撫軍三道體察尹斗壽及諸…
行宋應題朝鮮世子青年英發識国臣民盡傾皆服宜令居
全慶等處會劉綎守已奉 聖旨云故有此舉措二十二日
次全州明日謁聖設科甲午二月自全州還公州

司憲宣勅

先時朝廷憂我不振恐為賊所乘論議甚多給事中魏學曾
上本處置我國至有分割易置等語事兵部石星持不可
於是遣行人司憲奉勅宣諭且察我国事時尹根壽以同僚
陪臣在遼東經略門下一日宋應昌出示李曾題本曰朝議

知此汝国将何以自謀耶此事吾已力保之然汝啟告汝国王善為謀根壽回自遼東先叔啓其事 上引見領相柳成龍以示魏本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令果然矣盖其本之醜詆我國之意有曰朝鮮不能禦倭賊中国之憂當分其国為二三視其能禦倭賊者而赴之使之錯置為中国藩蔽成龍視畢啓曰此乃無理妄說皇朝既為此論而擁額勿駭盖盡吾之所當為之君中国之憂 西厓集

癸巳閏十一月司憲臺勒旨略曰 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顧野暴骨廟社為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数或言王偷玩細娛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務以致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嘗有言者前車之覆後車豈不戒哉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故見黍離之故宮燒之殘丘

謂甚衣服郊迎之王象嗟賭疾首何以爲心改絃易轍何以爲
詩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介之
役令日之事只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国非王之所當爲
於朕也大崇已撤自今王其還国而治之尺寸之地朕無所利
其可更以越国救援爲常事爾国恃之而不設備則他日無
行復自及既有他變朕不能爲王謀也是庸循由上古哉以古
人臥薪嘗膽之義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国容時無
瘡痍招流散遠作撫綏城隍繕甲兵實倉廩無湛於酒
色毋荒盤遊毋偏信偏任以開下情無濫刑苛役以叢民怨
尤黨可鑒大難可雪自今存亡治亂之數在王臣不服其戒之
愼之
上受勅畢與恩相見夜　上還宮即引見柳成龍曰久矣

肯此恨不早避明日見詔使當請禪位與卿相見只此一日
微雖夜深欲面訣君之矣成龍曰天朝屢我国具奏勅書之
意所以震動之耳何遽出此言　上賜酒令飲曰以此相訣
耳成龍起拜曰明日之事千万不可敢以死請翌日　上與
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不能任国事欲傳位世子之狀
詔使手書答曰傳位事自唐肅宗後事王既有是心當與
奉上請一行人何敢主張
初成龍迎慰于碧蹄驛都承旨沈喜壽同往慰曰聽等
判書當有辭擧措矣是夜成游侍要成龍相見屏左右書
六七条其中一条国王傳位當早成龍傷曰此非陪臣所忍
聞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处置失宜只見
其亡也成曰是〻即以其紙焼焚之明日成龍率百官呈

光手詔僅是々藏之語成龍語使意已大迴無慮矣 西厓行狀
司憲府大臣及主兵宰相柳成龍金命元尹根壽李恒福同進
司書曰天朝諸將官攫屠把方信等承龍曰今日諸將各
遵約束禁職留去豈有攫屠事又書曰吾聞朝鮮人言倭
賊梳天子兵篦子信等對曰小攫屠豈能盡無盡無至
於篦子之說必中間造言者爲之云云 西厓行狀
上方以傳位事屢教朝臣朝臣極力懇陳其不可而猶不得
止大臣率百官呈文於天使歷陳本国遭變以後事狀皆因於
不從倭賊把頭之謀以致狼狽不悔及 主上即位以來至
誠事大擾勤勵精舊屢數千百言天朝頗信納其說
時司憲稱中廟所令世子協同户兵部等官信劄往兩南
總理事務催督啓程我国以户判韓準兵判李恒福協

同前進之意回奏

甲午正月進尹根壽請丹封世子不許禮部尚書范謙等題

曰朝鮮請立世子以係人心未為不可或賜專補一道稍假便

宜俾得一意節制使權不分俟彼国寧謚果有戡乱奇勲

不妨另意區處其封典不宜輕畀